汉姆莱特

莎士比亚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汉　姆　莱　特

〔英〕莎士比亚著

曹　未　风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汉姆莱特是一个年轻的丹麦王子，他从国外回到丹麦后，得知他的叔父克劳地扼士暗害了他的父亲，同他的母亲结了婚，做了丹麦国王。汉姆莱特非常气愤，要为父亲报仇，同时他又看到了社会上许多罪恶现象，认为必须改变那个充满罪恶、不平、谎言和虚伪的世界。然而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他因此而犹豫、抑郁、痛苦。他的爱人欧菲丽婀是总管大臣波劳涅士的女儿。汉姆莱特把躲藏在帷幕后面的波劳涅士误当作国王克劳地扼士杀死了。欧菲丽婀大为震惊，悲痛欲绝，失去理智，堕入河中溺死。她的哥哥莱阿提士要报父妹之仇，在决斗时用毒剑刺伤了汉姆莱特，汉姆莱特夺过剑，把莱阿提士和国王都刺伤，与敌人同归于尽。就悲剧中所提出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就思想的丰富性、描写的细致性和深刻性来说，«汉姆莱特»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　物

克勞地厄士　丹麥王。

漢姆萊特　老王的兒子，新王的姪子。

波勞湼士　總管大臣。

赫拉修　漢姆萊特的朋友。

萊阿提士　波勞湼士的兒子。

勿爾蒂芒
孔尼列士
羅森克蘭茲 } 廷臣。
基爾敦司登
奧司力克

一貴紳

一僧侶

馬西勒士 } 官長。
勃爾納多

法蘭西司考　兵士。

雷納爾多　波勞湼士的僕人。

演員多人

兩小丑　挖墳的。

芳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船長一人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英國使臣數人

葛特魯德　丹麥王后，漢姆萊特的母親。

歐菲麗婭　波勞涅士的女兒。

大臣，貴婦，官長，兵士，水手，信差，及侍從各多人。

漢姆萊特的父親，老王的陰魂。

景

丹麥。



第　一　幕

第一場　埃爾辛爾諾。宮堡前面的一座高臺。

〔法蘭西司考站在崗位上。勃爾納多向他走過去。

勃爾納多　是誰?

法蘭西司考　喂,站住:說,你是個什麼人。

勃爾納多　吾王萬歲!

法蘭西司考　勃爾納多?

勃爾納多　是他。

法蘭西司考　你來的時候眞準。

勃爾納多　已經打過十二點了;你去睡覺吧,法蘭西司考。

法蘭西司考　眞謝謝你來接替我:冷得要命,
　我心裏又害怕。

勃爾納多　你這一崗安靜嗎?

法蘭西司考　　　　　　　　一點動靜都沒有。

勃爾納多　好吧,明天見。
　你若是碰見赫拉修同馬西勒士,
　陪我站崗的那兩個人,叫他們趕快。

法蘭西司考　我好像聽見他們來了。站住,喂!什麼人?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上。

赫拉修　是這地方的朋友。

馬西勒士　　　　　　　　還是丹麥王的順民呢。

法蘭西司考　你們晚上好。

馬西勒士　　　　　　　　啊，你也好，老實的軍人：

是誰接替了你的？

法蘭西司考　　　　　　是勃爾納多來接我的。

祝你們晚安。

馬西勒士　　　　　喂！勃爾納多！

勃爾納多　　　　　　　　　　　哈，

誰啊，是赫拉修嗎？

赫拉修　　　　　　　　有一點是他。

勃爾納多　歡迎，赫拉修；歡迎，好馬西勒士。

馬西勒士　怎麼樣，這個東西今天晚上又出現了嗎？

勃爾納多　我還沒有看見什麼。

馬西勒士　赫拉修說這個祇是我們的幻想，

對於這個可怕的景像，我們雖已見過兩次，

他還是堅決地不肯聽進去，不肯相信。

所以我才特地請他來同我們

一起守望今晚的這個時辰，

以便如果這個怪物再行出現，

他可以證實我們的眼睛，而且還可以問個究竟。

赫拉修　胡說，胡說，它不會出現的。

勃爾納多　　　　　　　　　　　　你先坐一會；

讓我們再來向你敘述一遍，你的耳朵

堵得眞是嚴實，竟完全不肯聽取
我們連連看見兩晚的事實。

赫拉修　　　　　　　　好，我們就來坐下，
讓我們再來聽勃爾納多談談這個。

勃爾納多　就是昨天晚上，
當那一顆大星，從極星向西方
緩緩移動，照耀着那一片天空的時候，
正像現在這樣，馬西勒士同我，
那時候大鐘正敲一下，——

〔陰魂上，全身披掛。

馬西勒士　住聲，停住；看，它又出來了！

勃爾納多　同死去的老王，一模一樣。

馬西勒士　你是個唸書的；同它說句話，赫拉修。

勃爾納多　是不是跟老王一模一樣？你看，赫拉修。

赫拉修　眞是像：它眞是叫我毛骨悚然又驚又怕。

勃爾納多　它像是在等着人同它說話。

馬西勒士　　　　　　　　你去問問他，赫拉修。

赫拉修　你是個什麼東西，竟敢強佔這種夜晚的時分，
還裝出了我們那已經埋葬了的丹麥老王的
不時表現的英勇而又威武的雄姿？
老天在上，我命令你，說！

馬西勒士　他生氣了。

勃爾納多　　　　　你看，他走了！

赫拉修　站住！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魂下。

馬西勒士　它走了，不肯回答。

勃爾納多　怎麽回事，赫拉修！你在發抖，臉色青白：

這件事是不是不僅是幻想？

有什麽意見？

赫拉修　我的上帝在上，如果我不是

親眼看見，眞實可靠，我眞是

無法相信。

馬西勒士　　是不是很像老王？

赫拉修　就跟你像你自己一樣：

在他同那狂妄的挪威王比武的時候

他穿戴的正是這一副盔甲；

當他在一次激動的談判當中，把乘雪橇的

波蘭人打敗在冰雪上的時候，他的怒容也正是這副模樣。

眞是希奇。

馬西勒士　以前已經有過兩次，正正地在這死寂的深夜，

他大踏着威武的步伐從我們的崗位走過。

赫拉修　我不知道應該多向哪一方面去想；

但是，據我所能猜到的大致輪廓，

這個恐怕預兆着我們的國家要有些奇災異禍。

馬西勒士　好啊，請來坐下，你們誰知道，就告訴我，

爲什麽要有這樣嚴緊與周密的守夜

像這樣在每天晚上使全國的軍民不得安寧，

爲什麽每天都在加緊地趕鑄銅砲，

還到國外的市場上去購備戰爭的工具；

爲什麼這樣強徵造船的工匠，他們的苦工
都分不出禮拜同非禮拜的日子；
到底是爲了什麼，叫這種汗臭的匆忙
把黑夜都變成了白日的勞動的伙伴：
你們誰能告訴我？

赫拉修 這個我能；
至少，謠傳是如此。我們的老王，
他的形狀剛才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你們知道，他曾經被那個一直到那時候
都充斥着爭強的高傲的挪威王芳丁布拉斯
挑戰去比武；那一場，我們勇敢的漢姆萊特——
我們這一個世界是如此尊敬他的——
把那個芳丁布拉斯打死了；而他在事先
曾簽立了一個在各種手續上都合法的文件，
說他如果送了命，他就把他生前所有的
全部土地與財產都奉送給打敗他的人：
爲了這個，我們的老王也押下了
相等的一份；如果芳丁布拉斯比武得勝，
他的這一份也便世世代代地由挪威王的
子孫去承受；因此，根據這個契約，
根據那裏逐一寫明的辦法及條文，
他的就輸給了漢姆萊特。現在，先生，小芳丁布拉斯，
一身是不長進的火熾的狂妄，
在挪威的邊境上各處
嘯聚起來一批無法無天的亡命之徒，

為了衣食，什麽壞事，
都肯去賣命投機：這不是為了別的——
從我們國家看來至為顯明——
祇是為了要用強暴的手段與強迫的條件，
向我們收回他父親所喪失的上面說過的
那些土地罷了：這個，在我看來，
就是我們一切準備工作的主要動機，
也就是我們要在半夜裏站崗，在全國範圍以內
匆匆忙忙，按戶搜索徵發的最重要的原因。

勃爾納多　我想大概也沒有別的緣故，就是這個：
這一種英勇的樣子，又那樣逼似老王，
偏偏在這個時候出現，全副武裝地從這裏走過，
看來是並非無因了，他本來就是這些新舊糾紛的中心
　　人物。

赫拉修　這乃是眼裏的一粒沙塵，叫人家心思不定。
在古羅馬帝國勢力最旺盛的時候，
在威力無比的凱撒大帝殞歿以前不久，
所有的墳墓都大敞開，蒙着白布的殭屍
的確曾在羅馬的街道上嗥叫跳躍；

。　　。　　。　　。

像太陽碰到了災禍，彗星拖着火紅的尾巴，
洒着鮮血似的雨露；而那潮潤的月亮呢，
海神的王國都是靠着她的勢力支配，
這時也幾乎晦蝕慘淡得像到了天地的末日：
現在又出現了同樣的凶禍的預兆，

就像命運逆轉以前永遠有暗示一樣
它乃是卽來的災禍出現以前的序幕，
現在上天與大地合力來指點了
我們的國家及人民。

〔陰魂又上。

但是輕些，看！你們看，它又來了！
我要去截住它，害死我也不管。站住，鬼！
如果你有聲音，會說話，
告訴我：
如果有什麽好事我可以做，
可以使你安心，使我得福，
告訴我：
如果你能夠預知你國家的大運，
也許，預知了就可以避免，
啊，你說！
或者如果你在生前埋藏了
什麽不義之財在地底下，
據人說，爲了這個，你們做了鬼都不得安寧，
你也說出來：站住，你說！（雞叫）攔住他，馬西勒士。

馬西勒士　我可以用長矛打它嗎？

赫拉修　打，不站住就打。

勃爾納多　　　　　　　　在這兒！

赫拉修　　　　　　　　　　　　　　在這兒！

馬西勒士　不見了！

〔陰魂下。

我們對它太魯莽了，它那樣尊嚴，
我們竟對它舉止無禮；
因爲它同空氣一樣，是碰不傷的。
我們亂打一場祇是惡意地嘲弄着自己罷了。

勃爾納多　它才要說話，雞就叫了。

赫拉修　然後它就一驚，像犯罪的人聽到了
可怕的傳喚一樣。我聽人說
雄雞，乃是清晨的號角，
牠每天用那高亢與響亮的喉嚨
來喚醒白日的大神，一聽見這個聲音，
無論在海上還是在火裏，在地上還是在天空，
所有那些橫行無忌的和犯罪的鬼魂
都急急忙忙地奔回到它們的陰界：
剛才這件事正證明了那傳說的眞實。

馬西勒士　它一聽見雞叫就不見了。
有人說每當慶祝我們
救主底生日底時辰到來的時候，
司晨的雄雞就徹夜地叫個不停：
這樣，據他們說，就沒有鬼魂敢出來走動，
祇有這些夜晚才是清淨的，這時候流星不撞，
精靈無爲，妖巫也不能施展法術，
這個時辰才眞的是聖潔與莊嚴無比。

赫拉修　我也聽人這樣說過而且相信一部分。
但是看哪，清晨已經穿着玫瑰色的衣裳，
從東方露珠瀅瀅的山頂上過來了：

我們的聚會散了吧；照我的意見，
我們去把今天夜裏所見到的事
據實地告訴給小漢姆萊特；因爲，我以性命担保，
這個陰魂，對我們啞口無言，却一定會跟他交談：
你們是不是同意去把這件事告訴他，
這個，旣爲忠誠所需，又是理所當然？

馬西勒士　好吧，我們就去；我知道今天早晨
在哪裏最容易找到他。

〔同下。

第二場　王宮的議事大廳裏

〔出場樂。國王，王后，漢姆萊特，波勞涅士，萊阿提士，勿爾蒂芒，孔尼列士，大臣多人及侍從多人同上。

國王　雖然我親愛的先兄漢姆萊特謝世不久
那音容還淸新如昨，而且我也正應該把我的心
充滿了悲苦，該把我的舉國大計
全化成爲滿面的戚容，
但是謹愼却與天性做了一場鬥爭，
我雖然應當時刻地記憶着他，
但同時也該不忘記我自己。
所以我從前的嫂嫂，現在是我的愛后，
她乃是這一個英雄王國的共同統治者，
我才似乎帶有一種失敗中的歡喜，——
一隻眼是快樂，另一隻是苦惱，

好像是葬禮當中的愉快，婚禮當中的輓歌，
在天秤的兩邊，歡樂與悲哀佔有相等的分量，——
娶了她為妻：但是，這樣辦事，我並沒有
拒絕各位賢卿的高見，而且你們也都
充分地贊許了這件事。為了這一切，我都深深感謝。
現在再接下去說，你們知道，小芳丁布拉斯，
有點輕視我們的實力，
也許以為我的先兄去世不久
我的國家便一切失調，機紐都不靈活，
他自以為佔優勢的夢想更助長了他，
他曾不斷地用無理的要求來麻煩我，
向我要求歸還他的父親
從前輸給我那最勇敢的先兄的全部土地，
雖然當初的取得完全合法。談他就到這裏了。
現在談談我們自己，同這一次會議的目的：
這一次會議是為了這個：我這裏寫了一封信
給小芳丁布拉斯的叔父，挪威王，——
他是個無能又衰老多病的人，還不知道
他姪兒的輕舉妄動，——我要他立刻制止
他姪兒的繼續進行；因為所有的征斂，
一切的兵役及全部準備都是要由
他的人民負担：我現在特地差遣
你，我的好孔尼列士，還有你，勿爾蒂芒，
去給老挪威王送這封信，
你們與挪威王談話時，除了

在這嚴厲指責的條款範圍之外
你們個人沒有別的權力。
去吧,叫你們的迅速來見證你們的忠誠。

孔尼列士及勿爾蒂芒　在這件及其他一切的工作上我們都忠誠不渝。

國王　我倒也不懷疑:眞心地說聲再見了。

〔勿爾蒂芒及孔尼列士同下。

現在,萊阿提士,你有什麽新鮮事?
你告訴我說有些請求;什麽事,萊阿提士?
祇要你說的話有理,丹麥王
是不會不答應的:你要求什麽,萊阿提士,
有什麽是不經你請求我就不答應的呢?
我丹麥王對於你的父親
眞是都賽過感情的對於思想的指引,
動作對於言語的服從。
你要什麽,萊阿提士?

萊阿提士　　　　我敬畏的大人,
請你批准與照顧我回到法蘭西去,
我雖然是甘心情願地從那裏回到丹麥來,
親自參加你的加冕典禮來表示我的爲臣的責任,
但是現在,我也必需承認,責任盡了,
我的思想與願望就又趨向於法蘭西了,
這一切都請求你的恩典原諒。

國王　你的父親答應你了嗎?波勞涅士的意見呢?

波勞涅士　我的大人,他不斷地苦苦逼我

已經使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最後
勉強同意了他的要求：
我請求你大人，答應他去吧。

國王　你自己去挑個好日子吧，萊阿提士；
你可以自己安排，一切由你作主！
現在還有，我的姪兒漢姆萊特，我的孩子，——

漢姆萊特　（自語）比親戚親一點，說親人却說不上。

國王　怎麽回事，還是滿臉陰沉沉的？

漢姆萊特　不是的，我的大人；我是被陽光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漢姆萊特，把你那黑夜似的臉色丟掉吧，
叫你的眼睛拿丹麥王當一位朋友看待。
不要永遠深垂着你的眼皮
去瞑想你那已經被埋葬在土裏的高貴的父親了：
你知道這本來是平常的事；活着的人都得死，
經過這個塵世而走向永恆。

漢姆萊特　是啊，夫人，本來是平常的事。

王后　　　　　　　　　　　　　　　既然如此，
爲什麽，對於你又似乎那麽特別呢？

漢姆萊特　似乎，夫人！不，就是特別；我不知道什麽叫"似乎"。
我的好媽媽，我告訴你吧，所有我陰沉的臉色，
按着風俗習慣我所應當穿戴的深黑色的孝服，
以及那感到壓迫的呼吸，長短的嘆息，
不祇這些，還有，那淌不盡的淚水的長流，
與在那音容上所流露出來的沮喪神氣

以及悲哀的一切形式，情緒，及外表，
都無法傳達出來我的眞情：這些才眞是所謂"似乎"，
因爲這些乃是一個人可能表現的行爲：
但是在我心裏所有的，却完全超出了這種表現的能力
　　之外；
這些外表祇不過是悲痛的裝飾與外套罷了。

國王　漢姆萊特，對於你的父親表示出如此多的哀思，
正是你的天性孝順與可愛的地方。
但是，你必須知道，你的父親也死過一個父親，
那個父親呢，也死過父親，後死的人自然應該
爲了盡他人子的責任，在適當的期間內，
執行哀悼的儀式：但是如果要倔強地
堅持毫無節制的哀痛，那樣做便是
一種不虔敬的頑固了；也不是男人的氣概：
對於天，這乃是最不正當的任性；
是危險的感情，是不講理的理智，
是一種頭腦簡單沒有教養的表現：
因爲我們既然知道那是無可避免的事：
對於我們就應該同一切最平常的事一樣平常，
既是如此我們又爲什麽一定要固執地反抗，
把它牢記在心裏呢？算了！對於天這是錯誤，
對於死者錯誤，對於人性也是錯誤，
對於理性，簡直是荒謬，因爲它的法則
本來就是做父親的應該先死，從古到今，
從第一個死的到今天才死的，都在說，

"理當如此"。我請你，把這種不正常的苦惱
拋在地上，看待我同看待你的
父親一樣：因爲，叫所有的人都聽淸楚，
你乃是我王位的最親近的承繼人，
我所給你的愛，絕不少於
那最慈祥的父親所給他親生兒子的
高貴的愛情，至於你打算
回到魏丁堡大學裏去讀書，
這個，乃是最不符合於我的心願的：
所以，我請求你，我打算勸你委屈點
留在這裏，在我的歡喜與安慰之中，
做我的第一位重臣，我的姪兒，我的兒子。

王后 不要叫你的母親禱告失靈，漢姆萊特：
我求你，同我們在一起；不要到魏丁堡去了。

漢姆萊特 我將努力聽你的吩咐，夫人。

國王 好啊，這才是一句可愛的與恰當的回答：
在丹麥不要感到拘束。夫人，來吧；
漢姆萊特的這種溫和與自然的同意
叫我心裏非常痛快：爲了慶祝這個，
今天我丹麥王每乾一杯歡喜的酒
都要衝着天上的白雲放一響砲，
我國王一飲而盡的豪舉，地上要響雷，
天上也要有回聲。來吧。

〔退場樂。除漢姆萊特外均同下。

漢姆萊特 唉，但願這骯髒汚濁的肉體能夠溶解，

消化，化成一滴朝露！
否則，就但願那永恆的神不要立下
禁止自殺的戒律！啊上帝！上帝！
這人間的一切事物怎麽都叫我感覺到有
說不出的厭倦，腐朽，乏味與無聊！
該死的事！眞是該死！這一座花園多年無人整理，
什麽東西都隨便地生長；到處都充斥着
天生下賤的東西。竟墮落到這個地步！
才死了兩個月！不，還沒有這樣久，還不到兩個月：
那樣一位了不起的國王；比起這個來，
簡直是太陽神比妖怪：他那樣愛我的母親，
他簡直都不容許天上的風太粗暴地
吹在她的臉上。老天與大地啊！
我一定要想着嗎？當然，她緊緊地偎靠着他，
好像是食慾因爲對了它的胃口
就更爲增加一樣：但是，不到一個月——
我還是不要想吧——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短短的一個月，那一雙鞋還沒有穿舊呢。
她穿着它，走在我可憐的父親的屍首後面
哭得淚人兒似的，像一座濆水的石像：——而她，就是
　　她，——
唉，上帝！就是一個毫無理性的禽獸
都會悲哀得更長久一些，——而她竟嫁給我的叔叔，
我父親的兄弟，但是他比起我的父親來
比我比起那赫克列斯大神還不如：不到一個月；

在那最不正當的眼淚裏的鹹味
還沒有完全乾在她那哭腫了的眼皮底下的時候，
她就又嫁人了，啊，眞是最可恥的迅速，
簡直是迫不及待地，就跑到亂倫的牀上去了！
不是好事，更絕不會有好的結果：
但是我的心啊，你碎吧，因爲不許我再說了！

〔赫拉修，馬西勒士，及勃爾納多同上。

赫拉修 大人你好啊！

漢姆萊特 我眞高興看見你健壯如常：
赫拉修，——不然我就是太疏忽我自己了。

赫拉修 是我，大人，永遠是你卑微的臣僕。

漢姆萊特 先生，我的好朋友；我但願同你交換這種稱呼：
你從魏丁堡到這裏來幹什麼，赫拉修？
是馬西勒士嗎？

馬西勒士 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我眞高興看見你。（對勃爾納多）你好，先生。
但是，說老實話，你爲什麼離開魏丁堡？

赫拉修 打算逃學啊，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我不願意聽你的敵人說這種話，
你也不用打算糟蹋我的耳朵
叫它相信你這種自己污衊你
自己的話：我知道你不是個逃學的人。
你究竟到埃爾辛諾爾來是爲了什麼事？
在你回去以前一定要教你爛醉上幾回。

赫拉修 我的大人，我是來參加你父親的葬禮的。

漢姆萊特　我求求你，不要開我的玩笑了，老同學；
我想你是來看我母親的婚禮的。
赫拉修　倒也是的，我的大人，兩次典禮眞是緊接着。
漢姆萊特　省錢哪，省錢哪，赫拉修！送喪用的肉餅
送到結婚席上吃，倒也不太冷呢。
我寧願到天堂上的時候碰見我最大的死仇，
也都不願意過那樣一天，赫拉修！
我的父親！——我想我看見了我的父親。
赫拉修　啊，在哪兒，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在我心裏，赫拉修。
赫拉修　我從前見過他一次；眞是位了不起的國王。
漢姆萊特　把他的一切一切總起來說，他可算得是一位人物，
我以後再也不會看見他這樣的人物了。
赫拉修　我的大人，我想我昨天晚上還看見他的。
漢姆萊特　看見？誰？
赫拉修　我的大人，老王，你的父親。
漢姆萊特　　　　　　　　　　老王，我的父親！
赫拉修　把你的驚訝暫且控制一下，
你且用心聽我把這一件
驚人的事告訴給你，有這兩位
在場作證。
漢姆萊特　　　爲了上帝的愛，趕快告訴我。
赫拉修　已經連着有兩天晚上，這兩位，
馬西勒士同勃爾納多，在他們守夜的時候，

在廣大無邊死寂沉沉的半夜時分，
碰見過這樣的事。有一個人，像是你的父親，
全身披褂，從頭頂到脚踵，一式一樣的，
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用一種威嚴的步伐
在他們身邊緩慢而嚴肅地走過：在他們
不敢逼近去看的，驚怖的眼前走了三遍，
離開不過槍桿這般遠；他們兩個，嚇得
魂靈飛上了九天，一動都不敢動，
站在那裏目瞪口呆，不敢開口。這件事
他們偷偷地告訴了我，還嚇得不敢大聲；
而我就在第三天晚上同他們一起去守夜：
在那裏，跟他們說的一般時間與模樣，
那個鬼影果然又出現了，證明他們的話
眞是一字也不差：我見過你的父王；
這兩隻手都不能更爲相像了。

漢姆萊特 在哪裏？

馬西勒士 我的大人，就在我們守夜的高台上。

漢姆萊特 你們沒有同他說話嗎？

赫拉修 我說過，我的大人，
但是它不回答：不過我覺得好像有一次
它抬起了頭，打算用力使它動，
看起來好像是要想說話：
可是正在這時候，晨雞響亮地叫了，
一聽見這聲音，它馬上就急忙地逃走，
我們就一下子看不見了。

漢姆萊特　　　　　　　　　　眞奇怪。

赫拉修　我可敬的大人，像我現在活着一樣，是眞事，

　　我們認爲這是我們當盡的責任，

　　把這件事報告給你。

漢姆萊特　不錯，不錯，各位，但是這個我却不懂。

　　你們今天晚上還守夜嗎？

馬西勒士及勃爾納多　　　　　是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全身披掛，你們說？

馬西勒士及勃爾納多　　　　　是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從頭頂到脚踵？

馬西勒士及勃爾納多　是從頭頂到脚踵，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麼你們沒有看見他的臉了？

赫拉修　哦，看見的，我的大人；他是把面盔推了上去的。

漢姆萊特　怎麼，他是不是發怒的樣子？

赫拉修　那臉色倒不像發怒，倒像是發愁。

漢姆萊特　慘白，還是發紅？

赫拉修　嗯，非常的慘白。

漢姆萊特　　　　　　　　是不住眼地望着你們嗎？

赫拉修　一直不斷地。

漢姆萊特　　　　　　我但願我也在場。

赫拉修　那會使你非常驚訝的。

漢姆萊特　也許會的，也許會的。他待得很久嗎？

赫拉修　大約與我們用平常的速度數到一百的模樣。

馬西勒士及勃爾納多　還要長久些，還要長久些。

赫拉修　我看見它的那次也不過這樣。

漢姆萊特　　　　　　　　　　他的鬍子是灰的?是不是?

赫拉修　是的,同我在他生前見過的一樣,

　　是銀灰色的。

漢姆萊特　　　　　我今晚也去守夜;

　　也許它還會出來的。

赫拉修　　　　　　　　　我担保它一定出現。

漢姆萊特　如果它眞是我高貴的父王的陰魂,

　　卽使地獄都張大了口叫我不許作聲,

　　我也要同它講話,我請求你們三位

　　如果你們到現在爲止還不曾洩露過這件事

　　便請你們依然保持着緘默,

　　在今天晚上不管有什麼事發生,

　　也都請你們祇須用心體會,無須宣揚:

　　我一定報答你們的友情。好,再見。

　　在十一點與十二點之間,在那高臺上

　　我一定來看你們。

全體　　　　　　　　一切遵照大人的吩咐。

漢姆萊特　我愛你們似你們對我一樣:回頭見。(除漢姆萊特外均下)

　　我父王的陰魂,全身披掛!一切定有差錯;

　　我担心有些什麼陰謀:但願黑夜立刻降臨!

　　在那時以前,我的靈魂,你且不要焦灼,卽使

　　整個的世界都在湮沒着它們,骯髒的事終要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下。

第三場　波勞涅士家裏的一間內室

〔萊阿提士同歐菲麗婭同上。

萊阿提士　我的隨身行李已經上船：就要再會了：
但是，妹妹，天風雖然幫忙，
信使縱然方便，我也還是請你暫且不要睡覺，
讓我們來談談。

歐菲麗婭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

萊阿提士　對於漢姆萊特以及他那些瑣碎的殷勤，
你要把它當做隨便玩玩的事，一陣高興，
它是青春的活力最旺盛時候的一朵鮮花，
英挺怒放，可是不能長遠，香而不持久，
它的芳香同誘惑人的力量都是一眨眼的事：
不過如此。

歐菲麗婭　祇不過如此嗎？

萊阿提士　　　　　　　　你要認爲它祇不過是如此：
因爲在生長過程當中的萬物長大的並不僅僅是
肌肉同軀幹；而是，當這肉身一面生長，
它的心與靈的內部機能也隨着
發展生長。也許他現在是愛你；
也許現在的確沒有邪惡同欺詐的念頭玷汚着
他心願的純潔：但是你要當心，
考慮到他高貴的身份，他是不能自己做主的；
因爲他必須服從他的出身的支配：

他不能，像那些毫無身價的人們一樣，
決定他自己的前途，因爲在他的選擇上
寄託着這一個整個國家的安全與富強，
因此，他的選擇就必須受有
他所行將領導的這一個集團的意見
與能否接受的限制。所以如果他說他愛你，
你就應該用你的智慧衡量一下，
按照他的特殊情況，究竟他可以
實行多少，來相信他；而這個多少的範圍
是不能超出全丹麥人的意見之總合的。
然後再考慮一下，你的榮譽受到多大損失，
如果你毫無保留地相信了他迷人的言語，
或是掏出了心，或是把你處女的珍祕
也送給他那不能自已的苦苦的追求。
你要當心，歐菲麗婀，你要戒懼，我親愛的妹妹，
你要永遠比你的愛情落後一步，
脫離開慾念攻打的危險境地。
最純潔的姑娘，卽使對月亮
隨便露出她的美麗，都是過於放肆的行爲：
德行的本身都逃不掉毀謗的玷污：
毒蟲在春天的嫩芽尙未開放的時候
就把它蝕盡了，乃是太平常的事，
在青春的早晨露珠未乾的時候
傳播瘴疫的狂風最是猖獗肆虐。
所以你要當心；最大的安全莫過於戒懼：

即使沒有人來引誘，青春自己都會叛變的。

歐菲麗婭　我要牢記着你的這一篇有益的言語，

做爲看守我心的人。但是，我的好哥哥，

你可不要像那一些不害臊的牧師似的，

叫我走一條崎嶇而充滿了荆棘的升到天堂去的道路，

而他自己，却像一個不顧死活的紈袴子弟，

遊蕩墮落地走着一條尋歡作樂的路途，

完全不管他自己的告誡。

萊阿提士　　　　　　　　啊，不必替我担心。

我躭擱得太久了；我父親又來了。（波勞涅士上）

再度的祝福正是雙重的天恩；

第二次的分手一定會有好運臨頭。

波勞涅士　還沒走，萊阿提士！快上船，快上船，不害羞！

天上的好風已經把你的船篷吹滿，

大家都在等你。喏；我來祝福你！

你注意把這幾句話牢牢地

印在你的腦子裏。心裏的話不要說，

凡是不合適的念頭都不要讓它見諸行動。

你要同人家熟識，但是却不能濫。

你已經有的朋友，他們的品質已經經過證明的，

你就要用鋼箍把他緊緊地縛在你的心裏，

但是不要隨便濫予招待每一個初出茅廬的

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當心

不要隨便同人吵架；但是如果已經吵開了，

就要堅持到底，叫你的對方知道你的厲害。

人人的話都要聽，但是不要隨便出主意：
人家的批評都接受，但是你自己的判斷能力要保留。
你可以儘你的財力所及買穿講究的衣服，
但是不可以華麗爭奇；大方而不庸俗：
因爲衣裳時常表示一個人的人品；
而他們在法蘭西的那些上層人物
對於這一道可說是最大方，而又最精明的。
不要向人家借錢也不要借錢給別人：
因爲借錢給人常常是金錢與朋友兩頭落空，
而向人借錢呢，也會磨鈍了儉省的刀鋒。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就是對於自己要忠實，
然後，緊接着就是，如日夜相繼似的，
你自然就不能用虛僞對待任何別人。
再見：我的祝福，這個你要好好記住！

萊阿提士 我深深地鞠躬向你告辭了，我的大人。

波勞湼士 時間在催促你了：走吧，你的隨從都在等着你。

萊阿提士 再見了，歐菲麗婀，你要牢牢地記住
我對你說的話。

歐菲麗婀 我已經把它鎖緊在記憶裏了，
而它的鑰匙却祇有你來掌管。

萊阿提士 再見了。

〔下。

波勞湼士 歐菲麗婀，他跟你說了一些什麼話？

歐菲麗婀 大人，是關於漢姆萊特大人的一些事。

波勞湼士 好啊，倒想得週到：

有人告訴我，他近來時常
在暗地裏與你相會，而你本人呢，
也毫無顧忌地非常大方地與他相會。
倘若如此——人家告訴我是如此的，
那麼爲了謹愼起見——我一定要跟你講，
你還沒有瞭解得十分清楚，什麼才是
恰合於我的女兒同你的榮譽的分寸。
你倆之間是怎麼回事？把眞情告訴我。

歐菲麗婀　我的大人，他近來有許多次
對我表示他的愛慕。

波勞湼士　愛慕！嗤！你眞是個不知世故的丫頭，
對於這種危險的事簡直什麼都不懂。
你相信他的這種愛慕嗎，你叫它做愛慕？

歐菲麗婀　我不知道我該怎樣想法，我的大人。

波勞湼士　眞的，我來敎給你：你還是個孩子，
你把這種愛慕當做了眞情，而其實
全是些假情假義。把你自己看得更尊貴些，
若不然——我倒也不是故意這樣說來
糟蹋這個字——你便是拿我當傻子了。

歐菲麗婀　我的大人，他不斷地用高貴的方式
向我求愛。

波勞湼士　是啊，你就叫它做高貴的方式吧；算了，算了。

歐菲麗婀　而且，我的大人，他還差不多用天下所有的
神聖的誓語來豐富他的言語。

波勞湼士　是啊，全是捉呆雞的籠子。我知道，

在熱情奔騰的時候，心眼可就慷慨得很哪，
賭個什麼咒都可以：我的女兒，這種火花
祇有光，可沒有熱，而且，一面點着，
甚至一面許着願，就一面光熱全都沒有啦，
你千萬不要拿它當眞火。從今以後
你姑娘的身份要更加矜貴一些；
把你的答應見他這一點看得貴重一些，
不能隨便聽他的吩咐。因爲漢姆萊特大人，
你記住他的這些事，他年紀還輕，
他將來活動的範圍會比你的
遠遠超過：總而言之，歐菲麗婀，
不要相信他起的誓；因爲他們全是些掮客，
完全不是他們衣服上所染的那種顏色，
他們祇是一些懷有不乾淨念頭的嘮叨不停的人，
說起話來像是滿口都是敬神言語的妓女似的，
祇是爲了更能夠騙人。就是這些：
簡單明白地說，我要你，從今以後，
再不要糟蹋你的空閑的時間
去同漢姆萊特大人東拉西扯。
你注意，這是我的命令：走吧。

歐菲麗婀　我一定遵命，我的大人。

〔同下。

第四場　高臺上

〔漢姆萊特，赫拉修，馬西勒士同上。

漢姆萊特　這風吹得眞有勁；倒眞有點冷。

赫拉修　的確是一陣又一陣很冷的風。

漢姆萊特　現在是什麽時候？

赫拉修　　　　　　　　　　我想就要十二點了。

馬西勒士　不，已經敲過了。

赫拉修　眞的？我沒有聽見：那麽就要到

　　那鬼魂慣於出現的時辰了。

〔幕後一陣喇叭聲，禮炮齊放。

　　這是什麽意思，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是國王在今夜通宵歡宴，不停地暢飲，

　　點着明燈蠟燭，在搖搖擺擺地起舞了；

　　當他舉起那萊茵的旨酒一飲而盡的時候，

　　銅鼓與喇叭便立刻齊聲喧奏

　　慶祝他的萬壽。

赫拉修　　　　　　　這是一種風俗嗎？

漢姆萊特　唉，倒是的：

　　但是在我的心裏，我雖然是個本地人

　　生來便習慣於這種風俗，但是我却以爲

　　把它廢除了却遠比遵守它更爲可敬。

　　這種由早到晚的昏頭昏腦的狂飲

　　使我們受盡了別國人民的指責與批評：

他們叫我們做酒鬼，用盡骯髒的名詞
糟蹋我們的名字；而其實也眞是的
卽使在我們的成就最偉大的時候，它也
使我們的貢獻的精華與實質爲之貶低不少。
這個，對於某些個別的人，其實也時常如此，
爲了他們天生下來的一些汚點，
譬如，先天的，——這事他們是無辜的
因爲天性的來源本來自己無法選擇，——
爲了某一種性格的畸形發展，
它常常超越了理智的範圍與界限，
或是有一些什麼習慣過分看輕了
一般世人所稱許的禮節形式，其結果，這些人，——
就烙上了一種缺陷的火印，我是說，
就做了先天的奴隸，或是命運的傀儡，——
他們的其他品德——不管它如何純潔
堅貞不渝到若何永久的程度——
他們還是要爲了那某一種突出的缺陷
受盡世人的指責與汚衊：一點點的罪過
就會把一切高尙的品質都貶低了價値，
變得與它同等地可鄙。

〔陰魂上。

赫拉修　看，我的大人，它來了！

漢姆萊特　衆天使與賜福的神保佑我啊！

不論你是個得救的精靈還是個永劫的魔鬼，
伴隨着你來的是天上和風還是地獄烈火，

不管你的來意是兇惡還是慈悲，
你既然用了這樣一種引人發問的形式出現
我就一定要同你說話：我要叫你做漢姆萊特，
大王，父親，崇高的丹麥王：啊！你回答我！
不要叫我在無知之中毀滅；你要告訴我
爲什麽你那已經好好安葬過了的屍骨，
又撕破了密封的屍布；爲什麽那墓窖，
我們親眼看見你在那裏被安然置放，
又打開了它那龐大而堅實的大理石門
把你送到地面。這是什麽意思，
你，這死屍，又披起了全身的鋼甲，
又這樣在慘淡的月光之下踽踽獨行，
使黑夜益增恐怖；叫我們這些天地之間的蠢才
不住地抖顫，震駭失措，掉魄喪魂，
全沒有能力來思索這種現象的究竟？
說，這是爲什麽？什麽道理？我們該怎樣做？

〔陰魂向漢姆萊特招手。

赫拉修　它在向你招手要你跟它去，
它好像有些什麽重要的消息要向你
單獨宣洩。

馬西勒士　看，它的舉動多麽有禮
它在向你招手要你到個較偏僻的地方去：
但是你不能跟它去。

赫拉修　不能去，絕對不能去。

漢姆萊特　它不肯說話；我就跟它去。

赫拉修　不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為什麽，有什麽可怕！

　　我把自己的生命早已看得一錢不值；

　　至於我的靈魂，它又能把它怎樣，

　　既然靈魂本來是與它同樣地屬於不朽？

　　它又在向我招手：我就跟它去。

赫拉修　它把你引到洪水邊上又怎樣辦，我的大人，

　　或是領你到那山岩的可怕的絕頂

　　高聳入雲地突出在大海之上，

　　然後在那裏變成個什麽駭人的模樣，

　　也許會嚇得你大人立刻喪失了理智

　　把你變成瘋狂？你想想看：

　　祇要在那個地方，無需別的緣故，

　　就會叫人人都把生死當做兒戲，

　　站在那懸臨在大海之上的危崖的頂點，

　　聽波濤在脚底下呼嘯。

漢姆萊特　　　　　　　　　它還在向我招手，

　　走吧；我跟你來。

馬西勒士　你不能去，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放開手。

赫拉修　聽我的話，你不能去。

漢姆萊特　　　　　　　　　　　我的命運在呼喊，

　　它已經使這個身體裏的每一根細微的血管

　　都堅強得像尼米安的雄獅的神經一樣。

　　它還在招喚我：放開我，朋友們；

老天在上，誰不放我，我就把誰變成鬼：
我說，走吧！你走，我跟你來了。

〔陰魂及漢姆萊特同下。

赫拉修　他胡思亂想得瘋了。

馬西勒士　我們跟他去；這樣由他隨便很不妥當。

赫拉修　跟上去。眞不知道這件事會有什麽後果？

馬西勒士　在丹麥境內一定有些腐爛見不得人的事。

赫拉修　上天會保佑它的。

馬西勒士　　　　　　　　好說，我們跟他去。

〔同下。

第五場　高臺上的另一部

〔陰魂及漢姆萊特同上。

漢姆萊特　你帶我到哪兒去？你說：我不再跟你走了。

陰魂　你聽我說。

漢姆萊特　　　　一定。

陰魂　　　　　　　　我的時辰就要到了，
到那時候，我就必需再去忍受煎熬不停的
硫磺火刑。

漢姆萊特　　　　唉，可憐的鬼！

陰魂　不用可憐我，祇請你鄭重地聽取
我就要向你洩露的祕密。

漢姆萊特　　　　　　　　說吧：我一定用心聽。

陰魂　等你聽完了，你一定也要同樣地決心報仇。

漢姆萊特　什麽？

陰魂　我乃是你父親的陰魂；

被判定在夜間的某一個時辰到外面來巡遊，

而在整個的白天，却要被監禁在火牢裏，挨餓，

一直要等到把我在人間所造的骯髒的罪孽

全都被燒燬與清洗爲止。但是我却被禁止

向人間訴說我的牢獄裏的祕密，

我祇要說一點零碎的事，其中最輕微的字句

都會使你的生命枯竭，使你青春的血液凍結，

使你的眼珠，殞星似的，飛出它們的天座，

使你的亂結而粘着的頭髮立刻彼此脫離，

一根根的豎立起來，

像是被激怒了的刺猬身上的毛箭一樣：

但是這種屬於永恆世界的消息却絕對不能

宣洩給血肉的視聽。你聽，聽，唉，聽！

祇要你愛過你親愛的父親——

漢姆萊特　我的天哪！

陰魂　你就要爲他那最卑鄙最傷天害理的謀殺報仇。

漢姆萊特　謀殺！

陰魂　謀殺本是最卑鄙的事，往好處說也僅能是如此；

但是這一次却是最卑鄙，最不可想像，最傷天害理。

漢姆萊特　趕快告訴我，好叫我，鼓動起同思想

或是愛情的相思一樣迅速的翅膀，

撲下去爲你報仇。

陰魂　　　　　　　　　我知道你會的；

如果你聽見了這個還會不受刺激，你眞是個
比那在陰河兩岸蕭閑搖曳的白蘆
還要麻木不仁。唉，漢姆萊特，你聽好：
他們公開宣佈，說我在花園裏午睡的時候，
被毒蛇嚙了一口；就這樣，一個揑造的
關於我逝世的情形就把全丹麥人民
都欺騙了：但是你要知道，高貴的青年人，
咬死你父親的那條毒蛇
現在却戴上王冠了。

漢姆萊特 　　　　　　　啊我預言的靈魂哪！
我的叔叔！

陰魂 　是啊，那個亂倫的，荒淫無恥的禽獸，
用他迷惑人的花言巧語，天生的奸詐，——
唉萬惡的口才與本領，竟然有這麼大的
引誘的力量！——為了滿足他最可恥的性慾
贏得了我那看起來好像是最賢德的王后的心意：
唉，漢姆萊特，這是個多麽大的墮落！
拋開我，我的愛是如此尊嚴可貴
一直是緊緊地遵守着我在結婚時
向她立下的誓語；而墮落到這樣一個
不成材的東西身上，他有什麽天生的才能
能同我的相比！
雖然淫念用天神一般的模樣向他求愛，
但是德行，還是永遠不會動搖的，
同樣的，淫慾卽使同光輝的天使成婚，

它也還是要在天床上感到厭倦
而抓食腐臭。
但是，慢些！我覺得已經嗅到了淸晨的氣息；
我簡單地說吧，當我在花園裏熟睡的時候，
像我每天午後的習慣那樣，
你的叔叔偷偷地乘我沒有提防，
在小瓶裏盛着該詛咒的毒木的漿液，
把那傳佈毒癩的煉汁傾倒在我的
耳腔裏面；它的效力
對於人類的新鮮血脈似有死仇
馬上就同水銀似的流瀉遍了
全身上下的一切血脈與孔道；
然後，猛然一股勁，它就凝結了
固化了那健康與暢流的熱血，就像
把酸質滴在牛奶中一樣：對於我正是這樣；
立刻就有一層垢皮長滿了我的全身各處，
大痲瘋似的，有臭惡而可恥的一層骯髒，
蓋住了我潤滑的身體。
這樣，我就在睡熟的時候，被一個兄弟的手
把生命，王位與王后，一古腦兒結束了：
甚至就在我罪孽重重的時候，切斷了我的生命，
不讓我履行聖潔的典禮，令我毫無準備，不及懺悔。
沒有一點打算，就叫我背着滿身的罪過
去面對我自己的淸算：
啊，可怕！啊，可怕！眞是可怕透了！

如果你還有一點人性，你就不能容忍；
你不能容許高貴的丹麥王君的御床
變成宣淫與萬惡的亂倫行爲的所在。
但是，不管你要怎樣進行這一件事，
你却萬不可以動一點念頭，令你的靈魂深處
有任何不利於你母親的打算：把她交給天，
交給她心裏所有的針刺
去刺她好了。馬上就要離别了！
螢火蟲告訴給我們黎明就要來臨，
牠那無力的光亮已經漸漸慘淡：
再會，再會，再會了！你要記住我。

〔下。

漢姆萊特 唉你天上所有的神哪！啊，大地！還有什麽？
我還要加上地獄嗎？啊，該死的！穩住，穩住，我的心；
還有你，我的筋骨，你不要立刻就變老，
你要把我倔強地支撑起來。記住你！
是啊，你可憐的鬼，祇要記憶還在這
苦絞的頭腦佔一個位置。記住你！
還用說，我要從這記憶的圖表上
塗抹去一切瑣碎而無聊的記錄，
一切青春與觀察的能力在那裏所抄錄下來的
一切典册的名言，一切形狀，一切過去的印象；
在我頭腦的記錄當中，
我要祇單單地留下你的誡令，
絕不摻雜其他庸俗的事物：是啊，蒼天在上！

唉，最最陰險的女人
啊惡棍，惡棍，諂笑的，永劫不復的惡棍！
我的記錄，——我眞應當把它寫下來，
一個人儘管笑，笑，但仍舊是個壞蛋；
至少我相信在丹麥是如此的。（記錄）
好啊，叔叔，你跑不了啦。現在再記下：
就是"再會，再會！記住我。"
我已經起了誓。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　（幕後）我的大人，我的大人！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同上。

馬西勒士　漢姆萊特大人！

赫拉修　上天保佑他！

漢姆萊特　但願如此！

馬西勒士　喂，喂，喂，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喂，喂，喂，孩子，來吧，鳥兒，飛上來吧。

馬西勒士　怎麽回事，我高貴的大人？

赫拉修　有什麽新聞，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啊，好極了！

赫拉修　我的好大人，說說看。

漢姆萊特　不能；你會洩漏的。

赫拉修　我不會，我的大人，老天在上。

馬西勒士　我也不會，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麽，你們看怎樣；人們的心會想到那件事？
可是你們能夠保守祕密嗎？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　能的，老天在上，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在丹麥這裏全國所有的惡棍

沒有一個不是無惡不作的壞東西。

赫拉修　這個，我的大人，倒用不着叫鬼從墳裏爬出來

告訴我們的。

漢姆萊特　　　　　當然，不錯；你們一點也不錯；

所以，完全不必再說什麽其他的理由，

我認爲最好我們還是握一下手散了吧：

你們呢，就去聽從你們的職務及興趣的吩咐；

因爲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職務與興趣，

事實是如此的；至於在我這倒霉的一方面，

我說，我想去禱告。

赫拉修　這些都是些瘋癲而又不着邊際的話，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很抱歉它令你不快，由衷地抱歉；

是的，眞是的，由衷地抱歉。

赫拉修　　　　　　　　　　沒有什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抱歉的，聖帕特利克在上，該抱歉的，赫拉修，

而且是非常地抱歉。至於剛才的那個影子，

它是個老實鬼，這個我可以告訴你們：

至於你們想知道在我與它之間幹了些什麽事，

你們還是把這個念頭打消了吧。現在，好朋友們，

你們既然都是朋友，讀書人，與軍人，

請答應我一個最低的要求。

赫拉修　什麽，我的大人？一定答應。

漢姆萊特　永遠不要說出你們今晚所看見的一切。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　我的大人，我們絕不。

漢姆萊特　　　　　　　　　不夠，還要起誓。

赫拉修　　　　　　　　　　　　　　　眞的。

我的大人，我絕不說。

馬西勒士　　　　　　　我也絕不說，我的大人，絕不。

漢姆萊特　按住我的寶劍。

馬西勒士　　　　　　　我的大人；我們已經起過誓了。

漢姆萊特　不行，按住我的劍。不行。

陰魂　（在地下）起誓。

漢姆萊特　啊，哈，夥計！你也說話了？你在哪兒，老夥計？

來吧：你們聽見地洞裏的這個傢伙了吧：

答應起誓吧。

赫拉修　　　　　你把誓詞唸一下，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永遠不說出去你們所看見的這件事，

按住我的劍起誓。

陰魂（在地下）　　　起誓。

漢姆萊特　到處都有你？那麼我們就搬個地方。

到這邊來，先生們，

把你們的手再放在我的寶劍上：

永遠不說出你們所聽見的這件事，

憑我的劍起誓。

陰魂（在地下）　　　起誓。

漢姆萊特　好說，老田鼠！你在地底下鑽得這樣快？

倒是個好士兵！再搬個地方，好朋友們。

赫拉修　啊！白天同晚上，這事眞是希奇透頂！

漢姆萊特　所以就把它當做一件新鮮的事來接受吧。

赫拉修，在這天地之間，有許多事，
都是你的哲學所夢想不到的。
還是來吧；
在這兒，跟剛才一樣，永遠不要，老天保佑你，
不管我將要多麼古怪，多麼希奇，
因爲我從今以後也許會認爲宜於
裝出一副希奇古怪的態度，
你們，在看見我那樣的時候，絕不要，
把兩隻胳臂這樣一抱，或是這樣搖一下頭，
或是說一些什麼令人猜疑的話來，
好像"嗯，嗯，我們知道"，或是"如果我們願意，就可以說"，
或是"如果我們高興說"，或是"如果他們要的話，就能"，
或是這一類含混吞吐的透露，叫人注意
你們知道我的什麼祕密：不這樣做，
就請慈悲的蒼天在你們最危難的時候祝福你們吧。
起誓。

陰魂 （在地下）起誓。

漢姆萊特 安息，安息吧，不安寧的陰魂！（兩人起誓）好吧，先生們，
我用全心全意的愛向你們致敬了：
凡是像漢姆萊特他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物
所能夠做的事，祇要能夠對你們表示的敬愛與友誼，
祇要上帝允許，絕不會缺少。我們一道走吧；

請你們永遠保持緘默，我請求了。
這時代的一切都脫了節：啊，該詛咒的苦惱，
怎麼竟會生下我來叫我把它糾正！
罷了，來吧，我們一道走。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場　波勞涅士家裏的一間房屋

〔波勞涅士及雷納爾多同上。

波勞涅士　把這錢同這幾封信交給他，雷納爾多。

雷納爾多　是，我的大人。

波勞涅士　你要非常巧妙地行事，好雷納爾多，

在你去看他之前，你要先去打聽

他的品行如何。

雷納爾多　　　　　　我的大人，我是這樣打算的。

波勞涅士　好啊，說得好，說得眞好。你記住，先生，

你先替我問問看在巴黎有些什麼丹麥人，

是什麼情形，叫什麼名字，什麼身份，住在哪裏，

同些什麼人常來往，要多少使費，用這種

曲曲折折的方法，你自然就會引使他們承認

說他們認識我的兒子；這個樣子你可以

比你用直接探問的方法更能夠達到目的：

你這時，應該這樣，要表示略爲知道他這個人，

譬如說，“我認識他的父親同他的朋友，

對於他也略有所聞!”你聽見了嗎,雷納爾多?

雷納爾多　是,全聽見了,我的大人。

波勞涅士　“有點認識他;但是,”你可以說,“不很淸楚:
但是如果我說的那個人就是他的話，他是個很胡鬧的人,
還有一些壞嗜好;”在這時你可以隨便
給他揑造幾種毛病;當然是嘍,不能太過分,
以免玷汚了他的名譽;注意這件事;
祇是,先生,那些荒唐,放肆而常見的過錯,
是一般靑年人不受拘束的天性所常犯的
那些毛病。

雷納爾多　　譬如賭錢,我的大人。

波勞涅士　是啊,或是喝酒,鬥劍,賭咒,吵嘴,
玩女人:你可以說這許多。

雷納爾多　我的大人,這個會玷汚他的名譽的。

波勞涅士　也會,也不會;祇看你怎樣說法。
你當然不可以加給他那樣一個罪名,
把他簡直說成個好色之徒;
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要說得似有似無的樣子
令人看起來是一種不受拘束的人的缺點,
是一種豪爽性格的表現與不拘小節,
是一種未經磨煉的感情上的粗放,
是普通人都有的缺點。

雷納爾多　　　　　但是,我的好大人,——

波勞涅士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霍納爾多　　　　　　　是啊，我的大人，

我正想問這句話。

波勞涅士　　　　　其實，先生，我的用意是在此，

因爲我相信這樣做法才是可靠的證據：

你把這些輕微的過錯加在我兒子的身上，

就像是一件東西在製造過程中沾了點污漬，

你聽好，

同你談話的人，你就可以試探他，

如果他看見過你所暗示的那個青年

犯過上面所說的那些重大的過錯，他一定

就會同意地跟你這樣說；

"好先生，"或類似的稱呼，或"朋友"，或"先生"，

按照那個人同那個地方在稱呼人的時候

所常有的習慣。

霍納爾多　　　　　很對，我的大人。

波勞涅士　然後，先生，他就這樣——他就——我剛才要說

什麽？我的天，我剛才要說些什麽來着：我說到了哪兒？

霍納爾多　說到"就會同意地說"，說"朋友或類似的"，還說

"先生"。

波勞涅士　說到"同意地說"，是的，不錯；

他就會同意地這樣說："我認識這位先生；

我昨天還看見他"，或"有一天看見過他"，

這樣，或是那樣，同這個，或是那個，然後，像你說的，

有一次"賭錢，被人看見他拚命的喝酒，

又有一次在打網球時跟人吵架"：或是也許說，

"我看見他走進一家賣淫的地方,"
就是說,一家窰子,或是等等。
你現在明白了;
你所捏造的魚餌便釣到了眞正的大魚,
似這樣,我們有才能與遠見的人,
使用了迂迴與旁敲側擊,
用間接的手法得到了直接的結果:
這樣,就用我剛才說過的手段與方法,
你去對付我的兒子。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雷納爾多　是,我明白了。

波勞湼士　　　　　　上帝保佑你,再見吧。

雷納爾多　是!

波勞湼士　用你的經驗閱歷去觀察他的行爲。

雷納爾多　我一定,我的大人。

波勞湼士　叫他用功學習音樂。

雷納爾多　　　　　　　　是,我的大人。

波勞湼士　再見!

〔雷納爾多下,歐菲麗婀上。

怎麼樣,歐菲麗婀!出了什麼事?

歐菲麗婀　啊,我的大人,我的大人,嚇死我了!

波勞湼士　爲了什麼事,老天爺?

歐菲麗婀　我的大人,當我在房間裏作針線的時候,
漢姆萊特大人,短衣的鈕子全沒有扣,
頭上也沒有戴帽子,襪子齷齪不堪,
沒有繫襪帶,脚鐐似地堆在脚背上;

臉色白得同他的襯衣一樣，兩膝得得地亂抖，
他的表情簡直有說不出的求人可憐的樣子，
好像他才從地獄裏被釋放出來，特地來
報告駭人的恐怖似的，他這樣到了我的面前。

波勞涅士　爲了愛你而發瘋了嗎？

歐菲麗婀　　　　　　　　　　　我的大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却眞也嚇死了。

波勞涅士　　　　　　　他說些什麽？

歐菲麗婀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抓得我好痛；
然後他就把手臂平直地伸着，
用另外一隻手遮在他的腦門上，
開始把我的臉上下周圍仔細地看，
好像他要把它畫下來似的。這樣他看了好久；
最後，把我的手輕輕地一搖，
把他的頭這樣上下點動了三次。
他長嘆一聲，又是悲哀又是沉痛
好像要把他的身體全都爆炸，就此
結束了他的生命似的：這個完了，他才放手：
把頭扭轉着向背後望，
好像完全不用着眼睛在走路；
因爲一直走到門口外面，他都不用眼睛，
一直到最後，他都把眼睛緊盯在我的身上。

波勞涅士　來，跟我去：我要去見國王。
這正是戀愛的狂熱；
它強烈的性質能夠毀滅它自己，

引導意志去幹拚命的事，
就像人間所有的任何一種熱情都會
毒害我們的天性一樣。我很難過。
可是，你近來是否對他說過什麼難堪的話？

歐菲麗婭　沒有，我的大人，祇是，照你的吩咐那樣，
我拒絕接受他的來信，而且不許
他來看我。

波勞涅士　　　正是這個叫他發了瘋。
我後悔沒有用更多的小心及判斷力
來注意他：我担心他祇是在玩弄你
打算糟蹋你；但是，我的疑心眞該死！
老天在上，我們上了年紀的人好像
在無論出什麼主意的時候都該過分提防
就像那些年紀輕的總是樣樣事
都不夠謹愼一樣。來吧，我們去見國王：
這事一定得告訴他；這個，如果祕密不講，
造成了痛苦也許會比講了挨罵更要遭殃。
走吧。

〔同下。

第二場　城堡裏的一間廣室

〔出場樂，國王，王后，羅森克蘭玆，基爾敦司登，及侍從多人同上。

國王　歡迎，親愛的羅森克蘭玆同基爾敦司登！
除了我的確非常想見到你們之外，

我還有些事情需要你們做也叫我
急急地召喚你們前來。你們大概已經聽到了
漢姆萊特的神情陡變；祇能這樣說，
因爲無論在外表還是在內心裏，這個人
都跟從前完全兩樣。究竟還有些什麼，
除了他父親的死而外，令他如此地
神智錯亂，完全迷失了他的本性，
我做夢也不能想到：我請求你們兩位，
因爲，你們從小就同他一起長大，
你們年紀彷彿又容易瞭解他的心理同行爲，
我希望你們同意在我的宮廷裏
住一些時候：然後由於你們的作伴
你們也許可以漸漸地引逗他從事尋樂，同時你們
也可以乘此機會東摘西取地瞭解一下，
究竟有什麼我所不曉得的事使他如此痛苦，
我曉得了，我也好設法予以補救。

王后　好先生們，他時常談起你們，
我確實知道在這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兩個人
使他如此看重。如果你們同意
對我們表示這樣多的恭敬與好意
同意跟我們在這兒住一些時候，
來滿足與便利我們的希望，
那麼你們的光臨便要受到一種
適合於國王身份的感謝。

羅森克蘭兹　　　　　　你們兩位聖上

很可以運用你們在我們身上所有的威權，
把你們可畏敬的意圖變成命令
而無需乎請求。

基爾敦司登　　　　我們全都遵命，
在這裏交出我們自己的全部，全心全意地
把我們的勞役毫無保留地放在你們的脚下，
聽你們隨時差遣。

國王　多謝，羅森克蘭玆同溫和的基爾敦司登。

王后　多謝，基爾敦司登同溫和的羅森克蘭玆：
現在我就請你們立刻去訪晤我那個
改變了太多的兒子。去吧，你們去幾個人，
陪這兩位大人到漢姆萊特那裏。

基爾敦司登　但願老天爺叫我們的訪問與辦法，
能使他愉快，對他有益！

王后　　　　　　　　是啊，阿們！

〔羅森克蘭玆，基爾敦司登及隨從數人同下。波勞涅士上。

波勞涅士　派到挪威去的使臣們，我的好王上，
已經快樂地回來了。

國王　你永遠是個報告好消息的老頭兒。

波勞涅士　是嗎，我的大人？我敢保證我的好王上，
我注意我的職務同注意我的靈魂一樣，
一面侍奉上帝，一面侍奉我尊貴的君王：
而且我的確相信，若不然我底這個腦袋
便不能似以前那樣，每有所思
就百發百中了，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了

漢姆萊特發瘋的眞正根源。

國王　啊，你說說看；我眞希望知道。

波勞湼士　請你先接見大使們吧；

我的消息可以做爲盛宴將完時的那道水果。

國王　請你自己賞光給他們，領他們進來。

〔波勞湼士下。

國王　我親愛的葛特魯德，他告訴我他已經發現

你兒子失常的全部來歷與原因。

王后　我想除了那主要的便沒有別的緣故了；

就是他父王的死，與我們迫不及待的結婚。

國王　好吧，我們再來詳細地問問他。

〔波勞湼士又上，後隨勿爾蒂芒及孔尼列士。

國王　歡迎啊，好朋友們！

你說，勿爾蒂芒，我的朋友挪威王怎樣說？

勿爾蒂芒　非常美滿的答覆與問候。

經我們提出之後，他馬上就派人去

阻止他姪兒的招兵行動，他起初

以爲這件事是準備對付波蘭人的，

但是更進一步瞭解以後，他才發現

的確是對付你王上的：因此他大爲不歡，

他的疾病，年老與無能竟會這樣

同謀合夥地把他欺騙，他立刻就差人

去把芳丁布拉斯傳來；而他也就服從了，

受到挪威王的一頓申斥，其結果

在他叔父面前指天立誓

從此再也不敢企圖用武力對待王上了。
因此老挪威王，大爲歡喜，
就賞賜給他每年三千個“克朗”
而且還委派他統率他事先召募的
那些兵丁去攻打波蘭人：
他還有一封請求書，這裏說得更清楚，（呈上一張文書）
請求你慨然答應，同意他安全通過
你的國境以便進行那件工作，
至於一切安全與供應的問題
都已經在這裏一一寫明。

國王 我十分高興，
等我更空閑一些的時候我再細看，
考慮與答覆這一件事。
現在我先謝謝你們的辛苦與勤勞：
先去休息吧；晚上我們一起歡宴：
眞是歡迎你們回來！

〔勿爾蒂芒及孔尼列士同下。

波勞湼士 這件事可算是完滿結束。
我的王上，還有王后，如果來討論
國王應該怎樣做，什麽是責任，
爲什麽白天是白天，晚上是晚上，時間是時間，
全都是無聊，祇是浪費白天，晚上和時間。
所以，旣然簡練是口才的要義，
嚕嗦是畫蛇添足，浮華的外表，
我就簡短些。你們高貴的兒子瘋了：

我叫它做瘋；因爲，把眞的瘋下個定義，
除了把它叫做瘋之外是有什麽別的呢？
但是這且不去管它。

王后　　　　　　　　　多講事實，少說廢話。

波勞涅士　王后，我起誓我絕沒有說過廢話。
他瘋了，是眞的：是眞的才眞可憐，
眞可憐是眞的：變成了一個傻子；
但是不說這個了，因爲我不要說廢話。
現在我們就承認他的瘋吧：剩下的事
就是要我們去找出來這個結果的緣故，
或是不如說，這個壞結果的緣故，
因爲這個出現了毛病的結果是有緣故的：
這就是剩下的事，剩下的事就是這個。
你想想。
我有個女兒，——她還沒出嫁就是我的，——
她爲了盡責與服從，請你注意，
就把這個交給了我：你們想一想，猜猜。（朗誦）
"給那天仙似的，我靈魂的偶像，最最美化了的歐非麗婀，"
這是一個醜字眼，壞字眼，"美化了的"是個壞字眼：
但是你們還可以聽下去。這樣的：（朗誦）
"在她潔白絕倫的酥胸裏，這些，"等等。

王后　這是漢姆萊特寫給她的嗎？

波勞涅士　好夫人，不要性急；我一定老老實實地。（朗誦）
"你懷疑天上的星是火；

懷疑太陽的轉動；
懷疑眞實是個騙子；
但是絕不要懷疑我的愛。

啊親愛的歐非麗婀，我不擅長寫這種詩；我沒有本領計算我痛苦的呻吟；但是我最愛你，啊，最最地最，相信我。再會。

最親愛的小姐，祇要這個軀
殼還是屬於他的時候，他就永遠
是你的，漢姆萊特。”

這個，我的女兒為了孝順的緣故，給我看了；
而且還有，把他多少次的追求，
按照時間，辦法及地點的次序，
都告訴給我聽了。

國王 但是她怎樣
對待他的愛呢？

波勞湼士 你看我是個怎樣的人？

國王 是一個忠實可靠的而且有榮譽的人。

波勞湼士 我但願證實是如此。可是你們想我怎樣，
當我看見了這股熱烘烘的愛情振翼而來，——
我一定得告訴你們，我的女兒還沒有告訴我，
我就已經看出來了，——你想我怎樣，
或是我親愛的王后陛下，你想我怎樣，
你們想我是不是裝做一張書桌，或是一本筆記簿子，
或是閉起我心裏的眼睛，裝聾做啞，
或是用一種似昏似暗的眼光去看待這個戀愛；

你們想我怎樣?都沒有,我馬上就開始活動,
對我的年輕小姑娘我就這樣說了:
"漢姆萊特大人是一位王子,你沒有那個命;
這事一定不許幹:"然後我就給她開了方子,
叫她嚴禁她自己不到他的地方去,
不接待他派來送信的人,不受他的禮物。
吩咐完了,她就照着我的意思做了;
而他被拒絕了之後,簡單地說,
就馬上開始傷心,然後就飲食不進,
然後就通宵失眠,然後就日漸消瘦,
然後就精神恍惚,於是似這樣每況愈下
變成了他這種顛三倒四的瘋狂,
令我們全都傷心不已。

國王 你想會是爲了這個嗎?

王后 也許,很像。

波勞湼士 可曾有過那麼一次,我倒很想知道,
當我肯定地說了"是如此的,"
而結果是不如此的嗎?

國王 我倒也想不起來。

波勞湼士 (指着頭與肩)倘若不是爲了這個,就叫它跟它分家:
如果環境給我方便,我就決心
把眞象找出來看看,即使它是被藏在
這地球的核心裏。

國王 那麼,我們該怎樣進行呢?

波勞涅士　你知道，他有時候在這個走廊裏散步，
足足走上四個鐘頭。

王后　　　　　　　　　　　　是的，他倒眞是的。

波勞涅士　在這種時候我可以把我的女兒放給他；
那時候，你同我可以躲在一幅幔帳的後面；
注意觀察他們的相會：如果他不愛她，
不立刻當場就神魂顚倒，迷失本性，
就再不用讓我當這份國家的首宰，
還是叫我去種田養猪吧。

國王　　　　　　　　　　　　我們來試一下。

王后　可是你們看，這可憐的人正苦着臉讀着書來了。

波勞涅士　走開一下，我請你們，都走開一下：
我馬上就來招呼他。

〔國王，王后及侍從等同下。漢姆萊特上，讀着書。

啊，原諒我：我的漢姆萊特大人，你近况可好？

漢姆萊特　好，不敢當。

波勞涅士　你認識我嗎，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認識之至；你是個販魚的。

波勞涅士　不是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麽我就但願你是個那樣的老實人。

波勞涅士　老實，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是啊，先生；老實人，照這個世界的情形看來，在一萬個人裏也不過能挑出一個。

波勞涅士　一點不錯，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因爲如果太陽在一條死狗的身上都能養出蛆來，

眞是一塊會獻殷勤的臭肉——你有個女兒嗎？

波勞涅士 我有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不要叫她在太陽底下走路；懷孕雖然是一件有福氣的事；但是如果你的女兒懷了孕，——朋友，還是當心點好。

波勞涅士 （自語）你看怎樣？還是念念不忘我的女兒：但是他起先又不認識我；他說我是個販魚的：他簡直瘋得不輕，不輕：眞是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受過這種戀愛的罪；跟這個也差不了許多。我再來同他談談，——你在看什麼，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書，書，書。

波勞涅士 裏面都說些什麼，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誰跟誰？

波勞涅士 我是說，你唸的書它說些什麼事，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全是駡人的話，先生：因爲這個挖苦人的流氓在這裏說老頭子都長着灰鬍子，他們的臉上全是皺紋，他們的眼角流着濃厚的樹膠似的臭眼屎，說他們的才智異常貧乏，還有瘦弱不堪的兩條腿：這一切，先生，我雖然十二萬分地相信，但是我認爲把它寫在這裏還是有點缺德；因爲你本人，先生，如果你跟螃蟹一樣地倒着爬，你也會變得同我一般大的年紀。

波勞涅士 （自語）雖然這是瘋話，倒也有些道理，——你要到這外面去走走嗎，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走進我的墳。

波勞涅士 不錯，那倒也是一種外面。（自語）他的回答有時

候多麼含意深長：有時候瘋狂可以觸到一種美妙的靈機，反而是理智與清醒所不能充分發揮的。我且離開他，去設法使他同我的女兒意外相逢。——我可敬的大人，我要以最卑順的心情向你告別了。

漢姆萊特 先生，如果我不同意，你向我要什麼我也不答應：除非你要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

波勞涅士 再會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這些討厭的老混蛋！

〔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波勞涅士 你們去找漢姆萊特大人；他在這兒。

羅森克蘭玆 （向波）謝謝你，大人！

〔波勞涅士下。

基爾敦司登 我可敬的大人！

羅森克蘭玆 我最親愛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的最好的朋友們！你好嗎，基爾敦司登？啊，羅森克蘭玆！好孩子，你們都好嗎？

羅森克蘭玆 祇是這地球上的平平常常的人物罷了。

基爾敦司登 很快樂，祇是因爲並沒有快樂得過頭；
在命運之神的帽頂上我們倒也不是它的帽珠。

漢姆萊特 也不是踩在她脚下的鞋底吧？

羅森克蘭玆 倒也不是，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麼你們便是在她的柳腰周圍了，或是在她私寵當中了？

基爾敦司登 是啊，我們是她私房裏的人呢。

漢姆萊特 在命運女神的私處嗎？啊，一點不錯，她本來就是

個私娼。有什麽消息？

羅森克蘭玆　沒有什麽，我的大人，祇是這個世界變得老實了。

漢姆萊特　那麽這天地的末日也就快到了：不過你們的消息是不可靠的。讓我再來盤問你們一下：我的好朋友們，你們到底做了些什麽好事，叫命運女神特別地偏愛你們，把你們送到這個監獄裏來？

基爾敦司登　監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丹麥就是個監獄。

羅森克蘭玆　那麽整個的世界都是的。

漢姆萊特　是個大的；這裏面有許多囚禁犯人的地方，一間一間的同一格一格的，丹麥乃是最壞的當中之一。

羅森克蘭玆　我們不是這樣看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嗯，那麽對你們就不是了；因爲本來就無所謂善惡，全憑那麽一念之差：對於我它就是監獄。

羅森克蘭玆　不過，那是你的雄心把它變成的；對於你的雄才大略它是太狹隘了。

漢姆萊特　唉上帝，若不是我做了噩夢，即使把我緊緊地關在一枚果殼裏，我都能自以爲是無涯空間的無上之王。

基爾敦司登　這些夢就是野心；因爲野心家的實質祇不過是夢的影子罷了。

漢姆萊特　夢的本身也不過是影子。

羅森克蘭玆　是啊，而且我認爲野心的本質是那樣地虛空，那樣地不可捉摸，它祇不過是影子的影子罷了。

漢姆萊特　那麽我們的叫化子便都成了實在的東西了，我們

的國王們同了不起的英雄們便都成了叫化子的影子了。我們到宮裏去嗎？因爲，我的天，我簡直不能用思想。

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　我們一定侍候你。

漢姆萊特　不要這樣：我並不打算把你們同我的其他奴僕同類看待；因爲，我對你們說句老實人的話，我被人家侍候得簡直可怕。不過，看在老朋友的面上，你們到埃爾辛諾爾來是幹什麽的？

羅森克蘭玆　來看你的，我的大人；沒有别的事。

漢姆萊特　我是個窮叫化子，窮得連道謝的本錢都沒有了：但是我還是謝謝你們：而且，說老實的，親愛的朋友們，我的道謝也許還是太多了點。你們不是被請來的嗎？是你們自己的意思嗎？是一個無計劃的拜訪嗎？說吧，對我公平一些：說吧；不要那樣，說吧。

基爾敦司登　我們怎麽說呢，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當然嘍，什麽都可以，就是要說眞的。你們是被人請來的；在你們的臉上有一種懺悔的表情，你們的老實勁兒還沒有能力把它遮蓋得很好：我知道是那個好國王同王后請你們來的。

羅森克蘭玆　爲了什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這個倒要請你們見教了。但是先讓我嚕囌你們幾句，憑了我們朋友的權利，憑了我們青年時候的融洽，憑了我們長久保持的友愛的責任，還有憑着那個更可貴的更足以打動你們的理由，你們要對我坦白而直爽，你們是不是被人請來的？

羅森克蘭茲　（對基爾敦司登旁語）你看怎樣說？

漢姆萊持　（自語）算了吧，我早就看見了。——如果你們還愛我，就不要瞞我。

基爾敦司登　我的大人，我們是被請來的。

漢姆萊持　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麽緣故；這樣，我先說出來就可以免掉你們洩露祕密的責任，而你們答應國王同王后保持祕密的信用也就不至於發臭長毛了。我近來——但是究竟為了什麽我也不知道——喪失了我的全部歡情，拋棄了一切娛樂；而且眞個的，它如此沉重地壓迫着我的心情，使我認為這一塊好地方，地球，看起來竟像是一片荒涼的海角；這最瑰瑋的華蓋，天空，你們看，如此威嚴而垂照着一切的蒼穹，這氣象萬千的天頂嵌鑲着黃金色的巨火，竟然，對於我它變成了一片骯髒而重濁毒氣的總合。人是怎麽一回事：理想多麽崇高！能力多麽無限！在形狀同行動上多麽敏捷而可羨！在舉動上多麽像天使！在體會上多麽像個神！是世界上的奇蹟！是萬物的精英！但是，對於我，這爛泥揑成的究竟是個什麽？我看見人簡直不能歡喜；不能，看見女人也不能，雖然你們的微笑好像是要說她能似的。

羅森克蘭茲　我的大人，在我的思想裏，並沒有那個意思。

漢姆萊持　那麽你為什麽笑，當我說到了“人不能叫我歡喜”的時候？

羅森克蘭茲　我的大人，我是在想，如果你不喜歡人，那麽那班演戲的會從你那裏受到怎樣的冷淡呢：我們在路上遇見他們；他們正打算到這裏來服侍你。

漢姆萊特　演國王的那個人是要受歡迎的；他陛下至少要受到我的敬禮；冒險的騎士也可以使用他的槍和盾；情人的談情說愛也可以得賞；好吵架的也可以和平相處到底；小丑可以叫喜歡笑的人笑個夠，而且演夫人的也可以毫無拘束地談談她的心事，若不然那種無韻詩可就寫不下去了。他們是些什麼演戲的？

羅森克蘭玆　就是你一直喜歡的那一批，城裏的悲劇演員。

漢姆萊特　他們怎麼會出來旅行的？他們在城裏上演，在名利兩方面，都是合算得多的。

羅森克蘭玆　我想他們的輟演是為了近來的一個新鮮事。

漢姆萊特　他們可是還同我在城裏的時候一樣有良好的評價嗎？依舊受人捧場嗎？

羅森克蘭玆　不是了，眞的，他們已經不如從前了。

漢姆萊特　那是怎麼變的？是不是老得生銹了？

羅森克蘭玆　不，他們倒也跟先前一樣的賣力：但是大人，城裏出現了一羣小孩子—— 一窠小鷹，他們扯直着嗓子喊台詞，台底下拚命給他們捧場：這些都是當前的時髦事，他們把許多普通戲班子都壓倒了——他們這樣說——叫許多動刀動槍的都怕上了耍筆桿的人，他們都不敢去了。

漢姆萊特　怎麼，是些孩子嗎？誰支持他們？誰是他們的後台？他們除了扯着嗓子叫以外還鑽研他們的行業嗎？如果有朝一日，他們長大成人變成了普通演戲的，——如果他們沒有更多的本事，結果自然是這樣，——他們豈不要後悔不及，埋怨他們的作者，害得他們把自己的前

途都毁了嗎？

羅森克蘭玆　是啊，兩方面都糾纏不清，而所有的人也不把製造他們之間的對立和糾紛當做是一種罪過：曾經有過一個短時期，除非寫個什麼叫那些詩人同那些演戲的拚個你死我活的戲，簡直就掙不到錢。

漢姆萊特　可能的嗎？

基爾敦司登　是啊，眞不知道浪費了多少有用的腦筋。

漢姆萊特　是那些孩子們佔了上風嗎？

羅森克蘭玆　是啊，是他們佔了上風，我的大人，把地球戲院整個都抬走了。

漢姆萊特　這倒也並不太希奇；我的叔叔現在做了丹麥王，在我父親活着的時候，那些見了他就皺眉毛裝鬼臉的人們現在都肯花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個"德克特"來買他的一張小畫像。該死的，這裏面一定有些異乎尋常的道理，但願哲學能把它發掘出來。

〔幕後一陣鼓樂聲。

基爾敦司登　是演戲的來了。

漢姆萊特　先生們，歡迎你們到埃爾辛諾爾。請伸出手來，握一下吧：這種歡迎之詞乃是形式與浮禮：讓我這樣先向你們表示一下，否則我對於那些演員們的招待，那個，我先說下，是要在外表上熱烈一番的，也許會使你們有輕重厚薄之感。歡迎你們：但是我的叔叔兼父親同嬸娘兼母親却上了當了。

基爾敦司登　什麼事，我敬愛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的瘋，方向是北北西：至於颳南風的時候，我

老遠就能辨得出是一隻什麼鷹。

〔波勞涅士又上。

波勞涅士　先生們，你們都好！

漢姆萊特　你聽清楚，基爾敦司登；你也用心聽；一隻耳朵不夠用，要兩隻：你看這個大娃娃還沒有脫下他的開襠褲呢？

羅森克蘭茲　也許他已經到了第二度童年；因爲人們都說老頭子就是第二次做孩子。

漢姆萊特　我敢預言他是來報告演員們的消息的；你們聽好。你說的不錯，先生：在星期一早晨；是這樣的，不錯。

波勞涅士　我的大人，我有個消息向你報告。

漢姆萊特　我的大人，我也有個消息向你報告。當羅修斯在羅馬演戲的時候，——

波勞涅士　演戲的人們到這裏來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好說，好說！

波勞涅士　憑我的榮譽，——

漢姆萊特　那麼每個演戲的都是騎着驢來的了，——

波勞涅士　全世界最好的演員，不管是悲劇，喜劇，歷史劇，田園劇，田園喜劇，歷史田園劇，歷史悲劇，歷史田園悲喜劇，按規矩寫的劇，還是不按規矩寫的劇：西奈加不會顯得太沉悶，普老特斯也不會太輕鬆。對於嚴照古人規格寫的以及隨意任興的創作，他們都是獨一無二的。

漢姆萊特　啊，傑夫泰，以色列的大法官啊，看你有多少寶貝！

波勞涅士　他有個什麼寶貝，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當然嘍。

“有一位美麗的女兒，沒有別的，

而他愛她却是迥異乎尋常啊。”

波勞涅士　(自語)還是念念不忘我的女兒。

漢姆萊特　我說的對不對，老傑夫泰？

波勞涅士　如果你把我叫做傑夫泰，我的大人，我的確是有一個女兒而且我也愛她異乎尋常。

漢姆萊特　不，不是這樣接下去的。

波勞涅士　那麽，接下去是怎樣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好啊，

“像命運的安排，上帝明白，”

然後你知道，

“於是有一天，事實上常常如此這般，”——

敬神的曲子第一節裏還有許多；你看，打斷我話頭的來了。(演員四五人同上)歡迎啊，大師們；歡迎你們全班。我眞高興看見你們康健如常。歡迎啊，好朋友們。啊，我的老朋友！怎麽，這一會不見就長出一嘴毛來了；你可是到丹麥來同我比鬍子的？怎麽樣，我的小貴婦小情人！聖母在上，你夫人比我上次看見你的時候又高了一個鞋跟了。禱告上帝，不要叫你的嗓子變成個啞板，像一塊不能流通的硬幣似的。大師們，全都歡迎。我們愛看戲還是像法國養鷹的人似的，無論什麽都是沒命地追：馬上就來一段：來吧，叫我們先領略領略你們的韻味；來，來一段熱情奔放的台詞。

演員一　哪一段，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我聽見你有一次向我唸過一段，但是從來沒有演過；或是，如果演過，至多也不過一次；因爲，我記得，這個戲，大多數的人都不能欣賞；對於一般人它是奇珍異味：但是——我認爲，還有在這方面比我的眼光更高明的人們也認爲——那却是個異常優美的劇本，分幕精當，編寫得又樸實又技巧。我記得，有人說在那詩行裏並沒有特製的香料使它濃得受不了，在句子裏也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令人指摘說作者犯了矯揉造作的毛病；它祇是一種老老實實的手法，健康而可愛，比所謂精緻細膩要好得多。其中有一段我特別喜歡：是埃尼斯向狄多講故事的那一段；尤其是當中他講到普利安被殺的那一部分。如果你還能記得，就從那一行開始吧；讓我想想看，讓我想想看：

"那粗獷的披魯斯，似希坎尼安的猛獸，"——

不是這樣的：是從披魯斯開頭的。

"那粗獷的披魯斯，他黑亮的臂膀，
同他的心思一般漆黑，當他蜷臥在
那陰森可怕的馬腹底下，像烏黑的夜，
這時在他可怖的與漆黑的臉上，塗抹了
一層更陰森的花面：從頭頂到脚底
他現在渾身是血；駭人地滴流着
無數人的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的血，
同那燒焦了的街道一齊烘烤成了血餅，
爲了它們的主人被殺又增加了一層
殘忍與萬劫不復的昏光：在暴怒與烈火之中

煎熬，現在爲了周身凝結的血塊而臃腫起來了，
他的眼睛赤紅得像寶石，這地獄裏的拔魯斯
到處在尋找老頭子普利安。”
這樣，你接下去。

波勞渟士　天哪，我的大人，眞唸得好，聲調輕重都好，眞是好。

演員一　　　　　　“馬上就找到了他
正在砍着希臘人而落了空；他的古劍，
不聽他手臂的操縱，落下了便抬不起來，
反抗他的舞弄：雙方的實力懸殊，
拔魯斯對着普利安舉刀便砍；在暴怒之中一擊落空；
但是在他無情的鋼刀呼的一聲當中
那嚇呆了的老頭子便一跤跌在地上。那時，無知的伊林姆宮殿，
也像是覺得了這一擊的震動，它熊熊燃燒的屋頂
也一下子整個地崩潰，那駭人的巨響
怔住了拔魯斯的聽覺：因爲，你看！他的鋼刀
正待砍落在那年高的普利安的
白色的頭頂上時，却似膠住在半天空：
這樣，一個滿身彩繪的暴君，拔魯斯立在那裏，
像是他自己的意志同欲望之間的第三者，
茫茫無從。
但是，似我們常見的那樣，當風雨欲來，
天空裏的一剎那沉寂，烏雲滯定，
狂風也無語，下面的大地

與死亡一樣肅靜，而立刻那駭人的驚雷
就震裂了靈空，似這樣披魯斯在一頓之後
那遏不住的復仇的心思又使他動手；
即使賽克勞普的鐵錘落在那
戰神瑪爾斯的爲了永恆鑄煉的甲盾上，
也比不上披魯斯的血淋淋的鋼鋒
現在砍在普利安的身上那般狠重。
滚開，滚開，你這娼婦，司命的女神！你所有的神，
開一次大會，褫奪了她的權力吧，
把她紡車上的輪軸一起折斷，
再把那輪轂從天上丢下來吧
讓它滚到魔鬼的所在！"

波勞涅士　太長了。

漢姆萊特　它快要理髮了，跟你的鬍子一樣。請你，再說下去：他是專門聽小曲子或是講男女私情故事的，不然他就睡着了：說下去：說說希古巴。

演員一　"但是誰，啊，誰看見那蒙面的女王——"

漢姆萊特　"蒙面的女王？"

波勞涅士　這個好；"蒙面的女王"才有意思。

演員一　"赤着脚來回奔跑，好像要用她汪流的鹹淚
來澆熄四周的火燄；頭上本來戴着后冠的，
現在却披着一塊慘淡的破布；在她的細腰周圍
同她那豐滿的臀部前後，纏着一條毛毯
是她在驚惶失措之中把它順手拾來，代替着長袍：
誰看見這副情景，都會用毒汁浸透舌尖

大聲喊叫着反叛，抗議命運之神的這種處分：
卽使天上的諸神這時望見了她，
當她親眼看着披魯斯惡毒地作弄着
用他的鋼刀一塊一塊地砍剁她丈夫的肢體，
她這一聲慘絕人寰的呼嗥，
除非人間的事全不能感動天上的神，
否則都會使老天的炎炎火眼流淚不止，
叫天神們都要心酸。”

波勞涅士　看，他的顏色都變了，眼眶裏全是淚水。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漢姆萊特　很好；等一會我再請你說完。我的好大人。能不能請你好好地去招待這些演員？你聽見沒有，你要好好地款待他們，因爲他們乃是這個時代的綜合而簡練的歷史記錄者：你要寧願在死後被人寫一篇壞碑文，也不要在你活在人世上的時候叫他們把你罵一通啊。

波勞涅士　我的大人，我一定按照他們的身份去招待他們。

漢姆萊特　上帝鑑證，老頭子，要比那個好得多：按照每個人的身份去招待他，是該挨頓鞭子的。你要按照你的尊榮同地位去招待他們；他們越是不配，你才越顯慷慨大方。領他們去吧。

波勞涅士　來吧，各位。

漢姆萊特　跟他去吧，朋友們：我們明天就來一齣。

〔波勞涅士及演員等全下，留下演員一。

請你聽我說一句話，老朋友；你會演龔察果的暗殺那齣戲嗎？

演員一　會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們明天晚上就演它。如果爲了需要，我給你寫個十幾行台詞插在裏面，你能不能背熟？

演員一　能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很好。跟那位大人去吧；你注意不能開他的玩笑。(演員一下)我的兩位好朋友，少陪了，晚上再見：眞歡迎你們到埃爾辛諾爾來。

羅森克蘭玆　是，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好吧，就這樣了，上帝祝福你們！

〔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同下。

現在祇剩下我一個了。

唉，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無賴同愚蠢的奴才！
多麽了不起，剛才這個演戲的，
祇是在虛構當中，在一度熱情的幻想裏，
就能夠如此逼使他的心靈配合他的想像
而且爲了這個緣故，叫他的面色全都改變；
淚滿眼眶，臉上全是痛苦，
聲音破顫，他的全身上下都配合着
他所想像的形狀？而一切並不爲了什麽！
爲了希古巴！
希古巴與他何親，他又與希古巴何舊，
致令他爲她落淚？假使他能有
像我所有的這種動機與悲憤的引子，
他又該怎樣？他一定會把全台都汪滿了淚，
把所有的人的耳鼓都用駭人的言語震破，

叫有罪的全都發瘋,叫無辜的也全都失措,
叫無知的人昏惑迷亂,眞的會叫所有人的
眼睛同耳朵全都喪失了作用。
但是我,
一個昏昏沉沉的不堪造就的奴才,摸摸索索,
成天的白日作夢,痲木遲鈍,不知怎樣行動,
一句話都說不出;說不出,爲了一個國王都說不出,
人家把他的全部財產與最可貴的生命
却一脚踩個稀爛。我是個懦夫嗎?
有誰叫我做混蛋?把我的腦袋打開?
拔掉我的鬍子,把它吹在我的臉上?
擰我的鼻子?堵住我的嘴,說我撒謊,
堵住我不許我還嘴?誰來這樣對待我?
哈!
老天爺,我都祇好順受:因爲不能不這樣
我一定是長着鴿子的肝,完全缺少痛恨
壓迫與欺凌的胆量,若不然,老早就該
用這奴才的臭肉:血腥的,淫邪的混蛋的臭肉,
餵肥了天上的兀鷹!
不知疚慚的,陰險奸詐的,荒淫無度的,毫無人性的混
蛋!
啊,報仇!
看,我簡直是頭驢!這個倒眞勇敢,
我這個人,是一個被人家謀害了生身之父的兒子,
天堂與地獄全都催促着要我報仇,

可是我，却像一個老娼婦，用空談發洩我的苦悶，
像一個潑婦似的，祇會一個勁兒的詛咒罵街，
簡直成了個長舌婦！
該死的！算了吧！動一動，我的腦筋！嗯，我聽說
犯過罪的懷鬼胎的人們，坐着看戲，
曾經被那戲上的巧合情節
觸到了那心坎裏私事，因而立刻就
洩露了他罪惡的眞情；
因爲謀害人命的事，雖然自己不講，却會
由最奇妙的機構將它洩露。我要使這些演戲的
在我叔叔的面前演一段摹做我父親
被謀殺時候的情節：我要觀察他的神色；
我要觸到他的要害：祇要他有一點反應，
我就知道該怎樣行事了。我所看見的那個陰魂
也許是一個魔鬼：而魔鬼都有力量
裝出一副討人歡喜的模樣；是啊，也許正是
由於我的軟弱同我的悲傷，
因爲對於這種人它是最有力量的了，
它存心要糟蹋我，叫我萬劫不復。我應該
有個比這個更可信的證據：我要全仗這一齣戲
來叫國王的良心自投羅網。

〔下。

第 三 幕

第一場　宮裏的一間大室

〔國王，王后，波勞涅士，歐菲麗婀，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國王　你們怎麼就不能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

試探出來他爲什麼裝出這一種錯亂的模樣，

他的日子本來過得好好的，很平靜，

怎會一下子就來了如此反常而危險的瘋狂？

羅森克蘭玆　他倒是承認他自己覺得精神不安，

但是爲了什麼緣故他却不肯吐露。

基爾敦司登　而且我們發現他還不大肯受人試探；

當我們企圖引誘他把他的眞實情況

說一點出來的時候，他祇是用一種巧妙的瘋話，

推得遠遠的。

王后　　　　　　　他接待你們很好嗎？

羅森克蘭玆　很有高貴人物的風度。

基爾敦司登　但是看得出來態度很勉強。

羅森克蘭玆　不大發問，但是對於我們的問題

却是很痛快地答覆。

王后　　　　　　　　　　　　你們可曾引逗他
　　做什麽消遣嗎？
羅森克蘭兹　夫人，事情很湊巧，我們在路上
　　趕過了一些演戲的人：我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
　　他聽見了之後，好像很有一些
　　高興的樣子：他們已經來到這宮廷的外面，
　　而且，據我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吩咐今天晚上
　　在他面前演出。
波勞涅士　　　　　　這事一點不假：
　　而且他還請我邀請你們兩位王上
　　去觀賞一齣。
國王　我衷心接受；我很滿意
　　聽說他有這種心向。
　　好先生們，你們再推他一下，
　　叫他的心情再多接近這些娛樂。
羅森克蘭兹　遵命，我的大人。

〔羅森克蘭兹及基爾敦司登同下。

國王　　　　　　　　　親愛的葛特魯德，請你也離開一下；
　　因爲我們已經在暗地裏差人找漢姆萊特到這裏來，
　　希望他，好像是出於意外，在這裏
　　遇到歐菲麗婭：
　　她的父親同我，都是合法的監護人，
　　我們要躲在一旁，在暗中觀察，
　　老實公正地判斷一下他們的會面，
　　然後，根據他的行爲，再來斷定，

究竟是不是他的戀愛
叫他苦痛不堪。

王后 我一定遵命：
至於你呢，歐菲麗婀，我眞希望
你純潔的美麗乃是漢姆萊特發瘋的
可以歡喜的緣由：那樣，我就可以盼望
你的美德能使他恢復了常態，
對於你倆都有光采。

歐菲麗婀 夫人，我也希望如此。

〔王后下。

波勞涅士 歐菲麗婀，你在這裏行走。大人，請，
我們躲起來吧。（對歐菲麗婀）你唸這本書；
你要裝出一種姿態，表示你並不是
呆在這裏無聊。我們這樣幹是該挨駡的，——
眞不知道證實過多少回了——外表上一本正經
行爲上敬畏上帝，而在糖衣的裏面
却藏着一個魔鬼。

國王 （自語） 唉，眞是不錯！
這句話簡直是把我的良心爽辣地抽了一鞭！
我滿口都是最冠冕堂皇的話，但是，
那娼婦的臉，塗抹了漂亮的濃厚胭脂，
也不比我所幹的事顯得更醜啊：
唉，好沉重的負担！

波勞涅士 我聽見他來了：我們躲起來，我的大人。

〔國王及波勞涅士同下。漢姆萊特上。

漢姆萊特　生存還是不生存：就是這個問題：
是在心裏忍受那無情命運的
橫飛逆來的打擊更爲可貴呢，
還是面對着海洋一般的無邊艱難，操起武器，
用反抗來把它們消滅呢。死：睡着啦；
一切都從此完結；如果說睡着了我們就能夠
結束那種心痛，肉體所無法避免的
上千種的隨生命以俱來的挫折，這種毀滅
倒也値得馨香祈求。死：睡着啦；
睡着：也許要作夢：唉，這裏就出了岔子；
因爲在那種死亡的沉睡裏，當我們擺脫了
這種人間的苦難之後，會有些什麽夢呢，
這事一定要費些斟酌：就是這麽一點
才叫那災難如此地長生不已；
因爲倘使一個人能用小小的一把匕首
就把他自己解脫，又有誰肯忍受那時間的
鞭撻與玩弄，壓迫者的横行覇道，
傲慢的人們的凌辱無禮，失戀的痛苦，
法律的拖延，官吏衙門的仗勢欺人，
以及窮人所忍受的，而且被稱爲美德的，
那種拳打脚踢呢？又有誰肯揹着重枷，
在一種疲憊的生活壓迫之下呻吟流汗，
若不是爲了害怕死後的那一點事，
那一片無人發現的境界，從那個國土裏
從來沒有過旅客歸來，還不是這件事費我們疑猜，

叫我們寧願再忍受一些我們已知的災難
也不肯逃到我們所不知道的其他境界？
像這樣，理性就把我們都變成了無用的懦夫，
像這樣，在決斷的本來面目之上
就塗上了一層慘淡的思想的病容，
而品質偉大與當機立斷的雄才大略
便因爲這一種顧慮而走偏了方向，
再不能以行動見稱。你且輕些！
美麗的歐非麗婀！水中的仙女，在你的禱告裏
不要忘記代我所有的罪惡祈求恩典哪。

歐非麗婀 我的好大人，
你大人這些日子怎麽樣？

漢姆萊特 我謙卑地謝謝你：好，好，好。

歐非麗婀 我的大人，我有你的一些紀念物，
我早就想把它們還給你；
請你，現在就收回吧。

漢姆萊特 不，我不能；
我從來沒有給過你什麽。

歐非麗婀 我可敬的大人，你很知道你是給過的；
而且在送我的時候還有許多甜蜜的言語
使那些禮物更顯得珍貴：它們的香味既然散了，
就把它們拿回去吧；因爲對於一個自尊的人
送禮的人既已無情，禮物縱然豐厚也是菲薄了。
喏，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哈，哈！你老實嗎？

歐菲麗婭　什麽?

漢姆萊特　你長得漂亮嗎?

歐菲麗婭　你大人這是什麽意思?

漢姆萊特　這就是如果你又老實又漂亮,你的老實就千萬不要同你的漂亮來往。

歐菲麗婭　我的大人,難道還有比漂亮與老實相結合更好的事嗎?

漢姆萊特　是啊,一點不錯;不過漂亮的魅力馬上就會把老實的品質變成淫蕩,而老實却完全沒有力量把漂亮改變得同它一樣:這句話曾經被人指爲是邪說,而現在事實却已經把它證實了。我曾經有一度愛過你。

歐菲麗婭　是的,我的大人,你也曾叫我如此相信過。

漢姆萊特　你不該相信我的;因爲道德絕不能改變我們的老毛病而讓我們非常喜愛它:我沒有愛過你。

歐菲麗婭　那我就更被你騙得苦了。

漢姆萊特　你趕快進個尼姑修道院吧。你爲什麽要做一個生育罪人的人?我這個人算是相當老實;但是我還可以指控我自己許多罪行,但願我的媽媽當年根本就沒有生我。我很驕傲,有仇必報,雄心勃勃;但是我的威風都在嘴上,既沒有把它們付諸實行的思想,又沒有幻想的能力叫它們成形,又沒有時間使它們變成行動。像我這種人在天地之間爬行有些什麽用? 我們都是些無知的蠢物;誰也不要相信我們。你還是到個尼姑庵去吧。你的父親在哪裏?

歐菲麗婭　在家裏,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把門關起來，不要放他出來，叫他除了在他自己的家裏之外不要到別處去做儍瓜。再會。

歐菲麗婀　啊，親愛的天哪，救救他吧！

漢姆萊特　如果你要結婚，我就給你一個惡咒做你的婚禮：即使你堅貞似冰，純白如雪，你還是免不了受人誹謗，趕快進個尼姑庵吧，快去：再見。不然，如果你一定要結婚，你就嫁給一個儍子；因爲聰明人很知道你會把他們變成個什麼樣的怪物。進尼姑庵，去；而且還要趕快。再會。

歐菲麗婀　啊天上的神力啊，叫他明白過來吧！

漢姆萊特　我還聽人說你們化裝打扮，很清楚：上帝給你們一張臉，可是你們自己又畫上一張：你們忸怩做態，你們嗲聲嗲氣，你們扭來扭去，你們給上帝的造物亂加小名字，拿你們的放蕩當做你們的無知。算了，我再不要說它了：它都把我氣瘋了。我說，從此以後再不要有結婚的勾當：那些已經結了婚的，除了一對，都還可以活下去；別的人就維持老樣子吧。進尼姑庵，去。（下）

歐菲麗婀　啊，這裏毀掉了一個多麼高貴的心胸！

重臣的，軍人的，學者的，眼神，辭令與武藝：
這美好的國土的希望與鮮花，
式樣的模範與舉止的典型
一切觀摩者的對象，徹底地毀掉了！
而我呢，女人裏面最不幸而可憐的一個，
我從前聽過他美妙同音樂一樣的山盟海誓
而現在却親眼看見那可貴的充滿自信的理性

同裂碎了的銀鈴一樣，破敗與沙啞；
那無可比擬的儀表與正當英年的風度
也被瘋狂破壞了：唉，我眞苦惱無邊，
多麼不幸，親近過他的當年，又看見了他的今天！

〔國王及波勞涅士又上。

國王 戀愛！他的心思不是朝着那個方向；
而且他所說的話，雖然有一點不大連貫，
却也不像是瘋狂。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些事
叫他苦思深慮地想個不停，
這個令我担心有朝一日露出來眞象
其中定有危險的成份：爲了避免這個，
我已經迅速地下了決心
如此地決定：——他立刻就給我到英格蘭去，
去催討那沒有給我送來的貢禮：
也許海洋與地方的變換
風物的不同就會驅散
那停滯在他心上作怪的東西；
是他的頭腦一個勁地思索一件事
才使他如此地改變了常態。你看怎麽樣？

波勞涅士 那樣也好：但是我還是以爲
他苦惱的根源與來歷
就是因爲失戀。怎樣，歐菲麗婀！
你不必告訴我們漢姆萊特大人說些什麽；
我們都聽見了。我的大人，隨你怎樣作吧；
不過，如果你認爲妥當的話，可以在看完戲的時候，

讓他的母后一個人盤問他一下
讓他說說他的苦悶：叫她同他坦白地講；
同時我可以，如你同意，躲在方便的地方
偷聽個明白。如果她還問不清楚，
再送他到英格蘭去，或是把他監禁在
你大人的英斷所認爲適宜的場所。

國王 就是這樣：
重要人物的瘋狂絕不能不加意提防。

〔同下。

第二場　宮裏的一間大廳

〔漢姆萊特及演員數人同上。

漢姆萊特 請你像我剛才唸給你聽的那樣，用舌尖清楚地吐字：如果你滿口地咀嚼，像你們許多演員那樣，我就寧願叫街上報告新聞的人來唸我的詩句了。也不要把你的手胡亂舞動，像這樣；應當一切自在：因爲在你感情的洪流與風暴當中，或是，我說，即使是熱情高漲到了天空，你也一定要保有而且要產生一種節制，令它一切都很自然。啊，我眞是從心裏發怒，當我聽見一個粗劣不堪的頭戴假髮的傢伙，把熱情表演得碎成片斷，拚命的喊叫，把那些站在台前看戲的人們的耳鼓都震破了，這些人，至多，也祇配演個莫名其妙的啞劇或是亂吵一頓：這種人演兇神的時候比兇神還兇；演希洛特的時候比希洛特還像希洛特，眞該挨頓鞭子；求求你，千萬不

要這樣。

演員一 我向你大人担保。

漢姆萊特 但是也不能太軟弱無力，你應該多動點腦筋決定怎麼做：台詞要同表情相合，表情也要跟台詞相稱；你要特別注意這一點，就是不要越過自然的界限：因爲無論把什麼表演過火，都是違背了表演的原則，它的目的與實質從古到今都是在自然的面前舉起一面鏡子；或是表現出德行的特徵，或是諷刺它的偶像，整個的時代與時間的實質就是他的形象與動力。這個，無論是演得過火或是太瘟，雖然那些沒有修養的觀衆也許會笑，可是眞正內行的却祇有說不出的苦了；這麼一個人的評價，你們應該看得比整個劇院的觀衆還要重要。啊，我曾見過一些演員演戲，而且還聽見有人讚美，還捧得不得了，我並不是不敬上帝，但是我也祇好說這些演員說話同走路簡直不像個基督徒，豈止如此，連一個異教徒，就是一個起碼的人都沒有像他們那樣大叫大跳的，我都以爲是什麼老天爺的笨匠創造了人，沒有造好，把人造得如此討厭的樣子。

演員一 我希望在我們當中這種毛病已經改進許多了，大人。

漢姆萊特 啊，完全改掉。叫你們那些演小丑的除了寫下的台詞以外，不要隨便亂加別的：因爲他們當中有一種人自己喜歡笑話，而且也叫一些無知無識的觀客跟着鬨笑，全不管那時候在戲裏有些什麼重要的情節正待開展：這簡直是作惡，這樣幹的丑角祇不過表示他最可憐

的企圖討好而已。去吧，你們就去準備。

〔演員等同下。波勞涅士，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怎麼樣，我的大人！國王來看這一齣小戲嗎？

波勞涅士 王后也來，馬上就來了。

漢姆萊特 叫演員們加緊準備。（波勞涅士下）

能不能請你們兩位也去幫着催他們一下？

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 是，我的大人。

〔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下。

漢姆萊特 喂，喂！赫拉修！

〔赫拉修上。

赫拉修 我在這兒，親愛的大人，聽你吩咐。

漢姆萊特 赫拉修，你是在我所有交談過的人裏面

最正直的一位人物。

赫拉修 啊，我親愛的大人，——

漢姆萊特 不，不要以爲我奉承你，

因爲，奉承你又能給我什麼好處，

你除了爲人正直，勉強足衣足食之外，

又沒有別的收益？奉承窮人幹什麼？

用不着，還是叫如飴之舌去舔吮富貴吧，

到那發財緊跟着諂媚的地方去彎屈

那靈活的膝蓋骨吧。你聽見了嗎？

我的心靈在取捨之間既然能夠自己作主，

而且又能夠辨別人類的善惡，她現在就

爲她自己選中了你：因爲你曾是那樣的

一個人，受着一切痛苦，然而包涵無怨；

你這個人，在命運的打擊與恩賜之下
永遠保持着平衡與冷靜：這種人眞有天福，
他們的感情與理智調和得如此均勻
他們絕不是命運之神手裏的笛子
隨意由它吹弄。你告訴我有誰
不是感情的奴隸，我就一定把他安放
在我心的中央，不僅如此，在我心中央的中央，
像我對你這樣。這種事談得太多了。
今晚要在國王的面前演一齣戲；
其中有一場會很像我所告訴過你的
關於我父親去世時候的情景。
我請你，當你看見那一場上演時，
你就用你心靈當中的最高的批判能力
密切地觀察我的叔叔：如果他隱祕的罪惡
在唸到某一段台詞的時候沒有暴露，
那麼我們所遇見的便是個萬劫不復的鬼，
而我的想像也就同烏爾卝的鐵店
一般污黑。你全神貫注地盯住他？
至於我，我的眼睛要緊緊地扣住他的臉，
然後我們再把兩人的意見
結合起來判斷他的反應。

赫拉修　　　　好，我的大人：
如果他能在演戲的時候有任何一點舉動
逃脫了我的偵查，我情願負賠償的責任。

漢姆萊特　他們來看戲了：我要做出閑散的樣子．

你去揀個座位。

〔丹麥進行曲。一陣號鼓。國王，王后，波勞涅士，歐菲麗婀，羅森克蘭玆，基爾敦司登，及其他大臣多人隨侍，衛士多人拿着火把，同上。

國王　我的姪兒漢姆萊特日子過得好嗎？

漢姆萊特　好極了，眞是的；我吃的是一盤變色龍：完全靠喝西北風，都被空頭的許願塞飽了：你養隻雞都不能這樣。

國王　你這種答法我不明白，漢姆萊特；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漢姆萊特　沒有，反正現在也不是我說的。（對波勞涅士）我的大人，聽說你在大學裏的時候也演過一次戲？

波勞涅士　是啊，我的大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演員呢。

漢姆萊特　你演的什麼角色？

波勞涅士　我演的是尤利斯愷撒：我在議事廳裏被人謀害了；是布魯特斯殺我的。

漢姆萊特　他眞有點野蠻，竟然在那裏殺掉這麼大的一條笨牛。演員們都準備好了嗎？

羅森克蘭玆　是，我的大人；他們正在等你吩咐呢。

王后　你過來，我親愛的漢姆萊特，坐在我身邊。

漢姆萊特　不，好媽媽；這邊的吸引力更大些。

波勞涅士　（對國王）嗯，哼！你聽見了嗎？

漢姆萊特　小姐，我躺在你的懷裏好嗎？

〔臥在歐菲麗婀的脚前。

歐菲麗婀　不要，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的意思，把頭枕在你的腿上？

歐菲麗婀　好吧，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你是不是想我的意思是指的那不能說的事？

歐菲麗婀　我沒有想什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想想睡在女人家的身上倒也不錯呢。

歐菲麗婀　什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沒有什麽。

歐菲麗婀　你今天很開心，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誰，我嗎？

歐菲麗婀　是啊，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啊我的天，你眞是唯一會開玩笑的人。一個人除了開心之外還能幹什麽別的事？因爲，你看，我的媽媽多麽開心，而我的爸爸死了才不過兩個鐘頭。

歐菲麗婀　不，已經有四個月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許多時候啦？好吧，叫魔鬼去穿黑戴孝吧，我可要去穿一件貂袍了。我的天！死掉都兩個月了，還沒有忘掉？那樣，大人物就有希望了，他們的大名可以在死後半年之久還有人記得：但是，聖母在上，他還是該造一座禮拜堂才行，若不然，他是有要被人家遺忘的危險，同繫在身上的假馬一樣，它的說明就是，“因爲，啊，因爲，啊，假馬用完就丟開了。”

〔一陣木笛。啞劇上場。

一個國王同一個王后同上，很親暱的模樣；王后摟抱國王，國王也把她擁在懷裏。她跪下，向他表示堅決的樣子。他扶她起來，把頭偎在她的肩上：他臥在一片花地上：

她看見他睡熟之後，輕輕走開。這時進來一個人，摘下他的王冠，吻王冠，把毒藥倒在國王的耳朵裏，下場。王后又上；發現國王已經死了，作悲痛狀。下毒的人，同其他兩三個啞演員，又上場，也裝出陪她悲慟的樣子。屍體抬下去。下毒的人拿出禮物來向王后求婚：她起初裝出不情願的樣子，推辭了一會，但是終於接受了他的求婚。

〔同下。

歐菲麗婀　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是啊，這叫做陰謀陷害；這叫做惡作劇。

歐菲麗婀　也許這個啞劇是表示正戲的主題的。

〔唸開場白的人上。

漢姆萊特　這個人會告訴我們的：演戲的人不會保守祕密；他們遲早都會說出來的。

歐菲麗婀　他會告訴我們這個戲是什麼用意嗎？

漢姆萊特　會的，隨便什麼把戲他都會說的：祇要你不要怕羞，表演給他們看，他也就會毫不怕羞地告訴你這是個什麼勾當。

歐菲麗婀　你又淘氣，你又淘氣：我要看戲了。

開場白　為了我們的悲劇，為了我們，

我們在這裏俯身求你們開恩

求你們耐心地觀賞。

漢姆萊特　這是一段開場白，還是戒指上鐫的一句格言？

歐菲麗婀　的確是太短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同女人的恩情一樣。

〔兩演員上。一個扮國王，一個扮王后。

劇中國王　自從恩愛將我倆的心，海門把我們兩個人，
用最聖潔的山盟海誓，緊緊地結爲一體，
太陽神的天車已經圍繞這海神的無邊汪洋
與地神的隆起大地足足奔馳過三十周了，
而三百六十個月亮也用它攝取得來的淸光
圍繞着這個世界照過了十二個三十回。

劇中王后　但願在恩愛結束以前，我們還能夠
爲太陽與月亮的行程數出來這樣多的回數！
但是，我的心好苦，你近來如此多病，
如此抑鬱寡歡，同你從前這個人大不相同，
叫我眞是替你担心。但是，我雖然担心
我的大人，你却絕對不該因此就有所不安：
因爲女人家的顧慮同愛情總是一起消長；
不是一無所有，便是走向極端。
至於我的愛有多少，事實早已證明，
正因爲我愛你深重，我的顧慮才同樣地深：
恩愛越重，最小的懷疑都變成了焦憂；
小的焦憂增大之後，偉大的愛就油然而生。

劇中國王　我說，心愛的，我必將離開你，而且即在不久；
我的生命的活力行將失去它們的功能：
而你就將一個人生存在這美麗的人間，
受人尊敬與親愛；而且也許，你還要有
一位同樣恩愛的夫君——

劇中王后　啊，不要說下去了！
有那種恩愛就等於在我的胸中出現了叛徒：

我如侍奉二夫，就叫我萬劫不復！
哪一個若是再嫁，她就一定謀害過親夫。

漢姆萊特　（旁白）好苦，好苦。

劇中王后　　想要第二次結婚的動機，乃是
下賤的貪財的心理，而不是爲了愛情：
當那第二個丈夫在床上同我接吻的時候，
我等於把我的前夫再一次害死。

劇中國王　　我完全相信你說的都是你心裏的話；
但是我們却常常破壞我們自己所決定的事。
所謂念頭衹是記憶的奴才，
它因衝動而生，根底却虛軟得可憐：
它像未熟的果子，現在高掛在枝柯，
但是等到熟透，不用搖撼，也自然墜落。
最常見的事乃是我們自己忘記
實行我們自己許下的心願：
在感情衝動的時候我們打算幹的，
等到熱情過了，想幹的也就忘了。
無論是悲傷還是歡喜，發揮到極端
都是一面發洩一面就毀滅了自己：
歡樂到了盡頭，就要變成悲哀；
喜變悲，悲變喜，關鍵就在於小小的意外。
這世界既不是永恆不變，我們的恩愛
隨着世態的炎涼移轉也就不足爲奇。
因爲這個問題還留待着我們解決，
究竟是愛情改變時運，還是時運改變愛情，

大人物垮台，你就看見他的黨羽鳥獸四散；
窮人得意的時候，仇人都變成了朋友：
迄今爲止，還都是恩愛隨着時運轉移；
因爲不感缺乏的人就永遠不缺少朋友，
而貧困的人在向一個虛僞的朋友
求助的時候，他馬上就變成了他的仇人。
但是，把我開頭說的話再總說一遍，
我們的打算同時運是如此地背道而馳，
我們的打算永遠沒有辦法實現；
我們的想法是自己的，但是結果却無從掌握：
現在你以爲你自己絕不嫁二夫，
但是等你的第一個丈夫死了，那想法也就完了。

劇中王后　叫土地不給我糧食，蒼天不給我光亮！
叫我在白天得不到歡欣，晚上得不到睡眠！
把我的安慰同希望全都變成絕望！
叫我的天地就局限於牢監的淒涼所在！
凡是我所懇切希望成功的事都叫它變成爲
歡顏碰上了就滿臉青白的敗喪的反面！
如果我一旦作了寡婦，再行嫁人，
便叫這噩運今後永遠跟着我無休止的掙扎！

漢姆萊特　她背了誓可怎麽辦！

劇中國王　這誓起得好重。親愛的，離開我一會；
我的精神有些困倦，我很想睡一下
來打發這倦人的日子。

〔入睡。

劇中王后　　　　　　　　　　　　睡眠輕撫你的腦；

在我們倆之間，永遠不要遭逢災難！

〔下。

漢姆萊特　夫人，你覺得這齣戲怎麼樣？

王后　我覺得，那個女人說得太堅決了。

漢姆萊特　嗯，不過她說了就算數的。

國王　你聽見過全部劇情嗎？有沒有不敬的地方？

漢姆萊特　沒有，沒有，他們不過是演着玩的，下毒藥也是假的；一點也沒有不敬的地方。

國王　這齣戲叫什麼名字？

漢姆萊特　叫"老鼠籠"。是的，怎麼回事？譬喻的說法。這齣戲演的是維也納地方的一件謀殺案：公爵的名字叫龔查果；他的妻子叫巴普蒂斯達：你馬上就看到了；這是一齣表演壞人的戲：不過那又有什麼關係？你王上同我們這些沒有幹過虧心事的人們看看也不會放在心上：有鬼胎的人自然會受不了，我們反正是乾乾淨淨的。（陸西阿諾斯上）

這個人叫陸西阿諾斯，是國王的姪兒。

歐菲麗婭　你簡直同說劇情的人一樣負責，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祇要我看見傀儡戲裏的調情，我都能說得出你同你情人之間的心情。

歐菲麗婭　你又調皮，我的大人，你又調皮了。

漢姆萊特　叫我不調皮，就得叫你痛一陣才行。

歐菲麗婭　越說越不像話了。

漢姆萊特　嫁了丈夫總免不了這個。來吧，殺人的兇手；該死

的，放下你那該死的嘴臉，動手吧。來：破嗓子的烏鴉都在叫着要報仇了。

陸西阿諾斯 心眼漆黑，手脚靈活，藥性猛烈，時機正好；

一切都是鬼使神差，沒有人看見；

你惡毒的猛藥，採自夜半的野草，

用過赫刻特的電火三遍，三次加毒，

你天然的魔力同陰慘可怕的本質，

馬上給我攫住活潑的生命。

〔把毒藥倒在睡眠者的耳朵裏。

漢姆萊特 他在花園裏把他毒害了是爲了謀他的產業。他的名字叫貢查果：這個故事至今還在流傳，是用頭等漂亮的意大利文記下來的：你接下去就可以看見這個兇手怎樣又把貢查果的妻子弄到了手。

歐菲麗婀 國王站起來了。

漢姆萊特 怎麽，被空槍嚇跑了！

王后 我的王上，你怎麽了？

波勞涅士 把戲停了。

國王 給我點亮，走！

波勞涅士 火把，火把，火把！

〔除漢姆萊特及赫拉修外，均下。

漢姆萊特 好啊，叫受傷的鹿去哭吧，

沒有傷的就高興的玩吧；

因爲有些人能熟睡，有些就得失眠啊：

世界上的事本就是這樣的啊。

你看我這一手，先生，再加上一撮羽毛——如果從此我

的時運就變得不濟——在我的軟鞋上再來兩朵普勞凡斯的玫瑰，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名伶當中佔一席之地，先生？

赫拉修　半份。

漢姆萊特　　一個整份，我啊。

因爲你得知道，啊親愛的達蒙，

這一片被剝了尊嚴的王土

本來是約芙大神的地方；而現在

統治着的却是一個，一個王八蛋啊。

赫拉修　你的詩連韻都沒有了。

漢姆萊特　啊好赫拉修，那個鬼的話簡直能値一千鎊。你看見了沒有？

赫拉修　很淸楚，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當談到下毒的時候？

赫拉修　我一直全神貫注地看着他。

漢姆萊特　啊，哈！來啊，來點音樂！來，吹笛子的。

因爲如果國王不喜歡看喜劇，

那麼，也許，他就是不喜歡了，上帝。

來啊，來點音樂聽聽！

〔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基爾敦司登　我的好大人，請允許我同你說一句話。

漢姆萊特　大人，講一本歷史都行。

基爾敦司登　王上，大人，——

漢姆萊特　唉，大人，他怎麼的了？

基爾敦司登　他回到內宮之後大發雷霆。

漢姆萊特　喝醉了嗎，大人？

基爾敦司登　不是，我的大人，是氣的。

漢姆萊特　你把這件事告訴給他的醫生會顯得你的聰明更要豐富些；因爲，叫我去使他清醒過來也許祇有叫他的氣更大的。

基爾敦司登　我的好大人，請你把你所說的話稍微限制一下，不要東拉西扯地專談我題外的話。

漢姆萊特　我無不遵命，大人：你吩咐吧。

基爾敦司登　你的母親，王后大人，在精神極爲苦惱之中，特地差我來見你。

漢姆萊特　不勝歡迎之至。

基爾敦司登　不是這樣，我的好大人，這種客套有點不大對題。如果你準備好好地回答我，我就說出你母親叫我說的話來：不然的話，就祇好請你原諒，我也就祇好回去覆命了。

漢姆萊特　大人，我不能。

基爾敦司登　什麽，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給你一個好好的回答；我的腦筋有病：不過，大人，凡是我能夠回答的，你都可以吩咐；或是，照你說的，我的母親：所以，不必再多說了，言歸正傳吧：我的母親，你說，——

羅森克蘭玆　那麽她是這樣說的；你的行爲叫她極爲驚訝和不懂。

漢姆萊特　啊了不起的兒子，竟能夠叫他的媽媽如此驚訝！不過在她不懂的後面就沒有下文了嗎？說吧。

羅森克蘭玆　她想在你睡覺之前，同你在她的寢室裏說幾句話。

漢姆萊特　我一定遵命，即使她做了我十次的媽媽。你同我還有什麼別的買賣嗎？

羅森克蘭玆　我的大人，你從前曾經待我很不錯的。

漢姆萊特　現在還是這樣，憑着這些扒手同小偸起誓。

羅森克蘭玆　我的好大人，你到底是為了什麼害病的？如果你有什麼憂心的事都不肯告訴給你的朋友，你眞是在故意打算犧牲你的自由呢。

漢姆萊特　大人，我沒有陞官。

羅森克蘭玆　那怎麼會可能，國王自己都親口說要你承繼丹麥的王位？

漢姆萊特　是啊，大人，但是"當燕草叢生的時候"，——這句格言都臭了。（演員數人拿笛子上）

啊，笛子來了！拿一個給我看看。過來跟你講一句話：——你為什麼忙來忙去的要想治我的病，好像你們打算逼我落網似的？

基爾敦司登　啊，我的大人，如果我的工作有過於斗胆的地方，乃是因為我的友愛是太不顧小節了。

漢姆萊特　我不大明白這句話。你來把這笛子吹一下好嗎？

基爾敦司登　我的大人，我不會。

漢姆萊特　吹吹吧。

基爾敦司登　眞的，我不會。

漢姆萊特　無論如何也吹一下。

基爾敦司登　我一點也不會吹它，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這個事跟撒謊一樣容易:你用的手指頭撳住這幾個出氣孔，然後用嘴吹，它就會發生極動聽的音樂來。你看,這就是氣孔。

基爾敦司登　不過我是沒有法子叫它發出什麼和諧的聲音來的;我沒有學過玩弄這種玩意的本事。

漢姆萊特　那麼，你倆現在聽好，你們是把我當做一個什麼無用的東西!你們打算玩弄我;你們好像知道我的出氣孔似的;你們打算偵探出來我心裏的祕密;你們打算從我最低音吹到我的最高音：在這一個小小的管子裏就有不少妙樂，極好聽的聲音；可是你們却無法使它說話。老天爺,你們可是以爲我比這笛子還容易擺弄嗎?你們隨便把我叫做個什麼傢伙吧，你們雖然能夠叫我感覺到討厭,但是你們可不能玩弄我。(波勞湼士又上)上帝保佑你,大人!

波勞湼士　我的大人,王后要同你談話,馬上。

漢姆萊特　你看見那塊雲彩了嗎,就要變成個駱駝了?

波勞湼士　老天爺,果眞像個駱駝。

漢姆萊特　我看倒像個鼬鼠。

波勞湼士　後背果然像個鼬鼠。

漢姆萊特　還是像個鯨魚?

波勞湼士　眞像個鯨魚。

漢姆萊特　我過一會就到我母親那裏來。

他們簡直愚弄我到了頂點。我過一會就來。

波勞湼士　我先去回報。

〔波勞湼士下。

漢姆萊特　“過一會”說說是容易的。請你們走吧，朋友們，

（除漢姆萊特外均下）

現在正是半夜裏妖巫施展法術的時候，

墓地的墳穴都張大了口，地獄也在

向這人間濆吐着陰毒：現在我都能夠喝人血，

幹那種殘忍無情的勾當，叫白天看見了

都要發抖。慢些！現在是到我母親那兒去。

我的心哪，不要迷失你的天性；絕不容許

尼羅暴君的那種良心淩害了這堅定的意志：

我要冷酷無情，但却是不能毀滅人性：

我的話要句句賽似鋼刀，真的却不能使用；

就叫我的言語與真心在這件事上虛僞一下吧；

不論我用言語把她責備到個什麼程度，

但是，我的心哪，你答應，却萬不許有差錯！

〔下。

第三場　宮裏的一間房子

〔國王，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國王　我不喜歡他，而且叫他的瘋癲放任自流

對我的安全也很不妥當。所以你們就去準備。

我立刻就差遣你們去執行一件任務，

他將隨同你們到英格蘭去：

根據我這國家的情況，絕對不能容忍

由於他的瘋癲而時時刻刻在我的身邊

滋長的這種危險。

基爾敦司登　　　　　我們就去準備：

為了使那無數無盡的依賴你王上

生存與衣食的人們安全起見

這種顧慮乃是最純正而且合乎天意的。

羅森克蘭兹　任何一個人的生命都需要

用他心思的全部力量與防備

來保護它不受侵擾；但是對於那

無數人的生命都依靠他的幸福為生的人

就更該如此了。做國王的死了

並不是一個人的死，而是同深坑下陷似的

把周圍的事物全帶下去了：它是一個巨輪，

被安放在崇高的山嶺的頂點，

在它那巨大的輪軸上面裝置與連繫着

成千上萬的小零件；這個大輪子，當它滾下來時，

每一個小物件，細小的無足輕重的事物，

都陪葬着那轟轟的崩潰。沒有一次

國王嘆一口氣，不跟着一大片嘆息。

國王　我請你們，立刻去準備這忽促的旅行，

因為我一定要給這種威脅加上一副枷鎖，

它現在是太放縱自由了。

羅森克蘭兹及基爾敦司登　　　我們一定快辦。

〔羅森克蘭兹及基爾敦司登同下。波勞涅士上。

波勞涅士　我的大人，他正在到他母親的房裏去：

我要去躲在那厚幕的背後

探聽他們的談話；我担保她一定能逼問出他的眞象：
同時，似你說過的，說的眞是有學問，
應該在他的母親之外，再有一個人
偸聽他們的交談，因爲母子的天性
自然會有些袒私。再會吧，我的大人：
在你上床以前我再來看你，
報告你我所知道的一切。

國王 謝謝你，我親愛的大人。（波勞涅士下）

唉，我罪孽的臭氣四溢，而且上衝雲霄；
我犯下了開天闢地以來最老的罪——
謀害親兄。禱告，我不能，
雖然我的要求同決心一樣迫切：
我的決心雖大但是罪惡却是更深；
就像一個人動手做兩件事似的，
我站着遲疑，不知道從哪裏下手，
而把兩件全誤了。如果在慈悲的天上
竟沒有足夠的甘霖，可以把這厚粘着
親兄的鮮血的萬惡的手洗得雪白，
那又怎麽辦？若不是爲了面對犯罪的行爲
憐憫又有什麽益處？
除了這兩種力量，禱告又有什麽力量，
一種是在墮落之前預先祈求恩免，另一種是
在墮落之後求天饒恕？這樣我就向天仰望吧；
我的犯罪是過去的事。但是，唉，哪一種禱告

才能夠幫我忙呢?"饒恕我的血腥謀殺嗎?"
那個沒有用,我既然還保留着
因謀殺而得來的果實,
我的王位,我自己的野心同我的王后,
一個保留着犯罪的果實的人還能得到饒恕嗎?
在這世界的朽腐的潮流裏
鍍了金的罪惡的手可以把天理推在一旁,
而且我們時常看見那萬惡的財富
收買了法律:但是在天上却不如此;
在那裏沒有蒙混,在那裏無論什麼行爲
都是赤裸裸的,而我們自己就要被逼迫
爲了我們所犯過的罪惡老老實實地
親自作證。那又怎樣?還有什麼?
還是盡力設法懺悔吧:有什麼不可能的呢?
但是一個人連懺悔都不可能又怎麼辦呢?
唉,可憐透頂的地步!唉,心裏黑得同死亡一樣!
唉膠粘的靈魂啊,你越是掙扎,企圖解脫,
你越是粘得緊啊!救命啊,天使!試試看!
跪下來,倔強的膝蓋,還有,牽滿了鋼絲的心,
你要同剛生下來的嬰兒的筋骨一樣柔軟才行!
一切也許都會變好的。

〔退後,跪下。漢姆萊特上。

漢姆萊特 現在我可以馬上行事,現在他正在禱告;
現在我就下手:這樣他就升了天堂:
這樣我的仇就報了。這個要仔細算一算:

一個混蛋殺了我的父親；爲了這個，
我，他唯一的兒子，就把這個混蛋送到
天堂上去。
哼，這是花錢僱人幹的事，不是報仇，
他骯髒卑鄙地要了我爸爸的命，一肚子葷腥，
正當他的罪惡旺盛，似五月的鮮花一般豐滿；
他到天上算個什麽賬，除了老天誰知道？
不過在我的揣測與推想之中
這一份担子對於他一定不輕：現在我若是
在他正在清洗他的靈魂，當他正在準備妥當
正好可以升天的時候殺了他，我也能算報了仇嗎？
不能。
收起來吧，鋼刀，你去找一個更可怕的機會吧：
當他酩酊大醉昏沉入睡的時候，或是當他狂怒，
或是當他在床上宣淫作樂的時候；
當他正在賭博，滿口髒話，或是當他
正要幹一種一點也沒有可能得救的勾當的時候；
在那時幹掉他，叫他的兩脚朝天，
叫他的靈魂同它要去的地獄一樣烏黑
一樣地萬劫不復。我的母親還等在內室：
這次饒了你祇不過延長你的幾個倒霉的日子。

〔下。

國王　（起立）我的言語已經升天，我的思想還在地上：
沒有思想的言語永遠不能上達天堂。

〔下。

第四場　王后的寢室裏

〔王后及波勞渻士同上。

波勞渻士　他立刻就來了。你記住逼着問他：

告訴他說他的胡鬧太不像樣子，

說你大人一再庇護他，不知道替他

受了多少埋怨。我就躲在這裏。

我請你，同他坦白地談。

漢姆萊特　（幕後）　　　　　　媽媽，媽媽，媽媽！

王后　我向你保證；你放心，快藏起來，我聽見他來了。

〔波勞渻士躲在幔帳後面。漢姆萊特上。

漢姆特萊　我說，媽媽，有什麽事？

王后　漢姆萊特，你太得罪你的爸爸了。

漢姆特萊　媽媽，你太得罪我的爸爸了。

王后　你來，你來，你答話的嘴太放肆了。

漢姆特萊　去吧，去吧，你問話的嘴也太毒辣了。

王后　怎麽，怎麽回事，漢姆萊特！

漢姆特萊　　　　　　　　　　　　　你說怎麽回事？

王后　你不認識我嗎？

漢姆萊特　　　　　　　　沒有，憑十字架，絕沒有：

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兄弟的老婆；

而且——但願不是這樣——你還是我的媽媽。

王后　用不着談了，我還是找個會說話的人來對你講。

漢姆萊特　來，來，你給我坐下；你不許動；

你不許走，等我給你舉起一面鏡子來
叫你看看你的心臟內腑。

王后　你要幹什麽？你是不是要謀害我？
救命，救命，啊！

波勞湼士　（幕後）不得了啦！救命，救命，救命！

漢姆萊特　（拔劍）怎麽回事！有老鼠？送掉你的狗命，一錢不値的，該死的！

〔向幔帳直刺進去。

波勞湼士　（幕後）啊呀，要了我的命啦！

〔倒地。死去。

王后　我的天，你幹了什麽事？

漢姆萊特　嗯，我不知道：是國王嗎？

王后　啊，這是件多麽殘忍同血腥的事！

漢姆萊特　血腥的事！好媽媽，像殺了一位國王
再嫁給他的兄弟差不多一樣壞的事呢。

王后　像殺了一位國王！

漢姆萊特　是啊，夫人，是我說的。（撩起幔帳，看見是波勞湼士）
你這倒霉的，魯莽的，好管閑事的蠢人，再見吧！
我還以爲是你的上司呢：你就認命吧；
你現在總該知道了無事瞎忙也是危險的。
不用一個勁兒地搓你的手：不要說話！你坐下，
還是讓我來搓你的心吧：我就要這樣做，
祇要它還是一種有感受能力的東西做的；
祇要那該死的習慣還沒有把它變硬，

還沒有把它變得毫不受官感的影響。

王后　我究竟幹過什麽事，你竟敢如此叫囂，

對我如此粗魯無禮的大放厥詞？

漢姆萊特　　　　　　　　　　　　這件事

都能把美麗變成汚黑，叫純潔蒙羞，

把德行叫做假冒爲善，從天眞的恩愛的

前額上摘下一朵嬌豔的玫瑰

安上一個毒瘤；把婚姻的誓語

變得同賭徒的咒語一般虛僞：唉，這件事

就像是從婚姻的行爲裏取出了

它的精髓，把可親可愛的宗教變成了

一大串狂想的囈語：靑天的顏面會發燒；

是啊，這一個堅定與結實的大地，

都會蹙起痛苦的面容，似乎到了天地末日，

想到這件事就作嘔。

王后　　　　　　　　　　我的天，到底是什麽事，

說個題目就這樣轟轟隆隆地同打雷一樣？

漢姆萊特　你看這裏，這張小照，再看這個，

這是兩個兄弟的一對畫像。

你看在這一個容顏上表現着多少美儀；

希波隆的捲髮，簡直是太陽神的像貌，

他的眼同戰神一樣，威風凛凛；

那一表人才同傳信之神穆克利似的

剛剛降落在上吻着靑天的山頂，

這才是一種匀稱，一種身架，

好像是天上的每一位大神都已經同意
給這世界上一個人類當中的典型：
這是你從前的丈夫。你再看，這是什麼：
這是你現在的男人；像是一顆有病的麥穗，
毒害着他健康的哥哥。你有眼睛嗎？
你怎會離開這一片美好的山坡上的牧場，
而到這卑濕的沼地上來把你自己養肥呢？哈！你有眼睛
　　嗎？
你不能說這是爲了愛，因爲到了你這種年紀，
熱情的高潮已經衰退，它早已經低微，
已經聽從理性的支配：而從這個跨到了那個
又是種什麼理性呢？知覺你一定是有的，
若不然你就不可能行動：但是這個知覺一定是
麻痹透頂：因爲瘋狂也不能錯到這種程度，
知覺不論荒唐到了什麼狂妄的境界
也不會不在這樣顯而易見的差別之間
保留一些鑑別的能力。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魔鬼
在這一種瞎摸亂碰的把戲裏把你迷住？
有眼睛而沒有感覺，有感覺而沒有眼力，
有耳朵却沒有手或眼睛，聞都聞不到一點味兒，
若不然，祇要有一種官覺，甚至害一點病
都不會錯亂到這個地步。
啊眞不害羞！你的羞恥在哪裏？叛逆的地獄啊，
如果你能在老太婆的乾骨頭裏都能夠攪起
狂熱的慾燄，眞是該在年輕人的熱情裏把德行變成蠟

在她自己的慾火裏熔化吧：既然冰冷的寒霜
都會熊熊地燒起，理性都會把意志變成烏龜，
那麽在令人難挨的慾火一發難收的時候，
你也就不必說它可恥了。

王后　　　　　　　　　　啊漢姆萊特，不要再說了：
你叫我簡直看透了我的魂靈，
在那裏我看見了斑斑的汚黑的點子
它的顏色無論如何也褪不掉了。

漢姆萊特　　　　　　　　　　　不行，你還住在
一張油垢的床榻的惡臭撲鼻的汗臭當中，
浸透了腐爛，靠身在骯髒無比的猪圈上
談情說愛，賣弄風騷，——

王后　　　　　　　　　　啊，不要再向我說了；
這些話像是一把接一把的鋼刀戳進我的耳朵；
不要說了，親愛的漢姆萊特！

漢姆萊特　　　　　　　　　　一個兇手，一個混蛋！
這一個奴才，還趕不上你前夫的十分之一的
二十分之一；是國王當中的小醜；
是一個盜竊帝國同王權的扒兒手，
從架子上偷去那無價的寶冠
乘人不備就放在口袋裏！

王后　　　　　　　　　　不要再說了！

漢姆萊特　一個鶉衣百結襤褸不堪的破國王——（陰魂上）
上帝啊，你天上的保衞者，請張開你們的
羽翼在我的頭上飛翔吧！你威武的人物有什麽吩咐？

王后　啊呀，他瘋了！

漢姆萊特　你可是特地來責備你這疲塌無用的兒子，

他一個勁地浪費着時間與熱情，放鬆了

執行你嚴峻的命令，那個重要的任務？

啊，你說！

陰魂　不要忘記：這一次來看你

祇不過是來磨厲你行將鈍笨的意志。

但是，你看，驚慌正籠罩着你的母親，

啊，你去到她與她鬥爭的靈魂之間排解一下：

在最荏弱的人們身上，想像的作用最大：

你去跟她談談，漢姆萊特。

漢姆萊特　　　　　　　　　　　　你怎麼樣了，夫人？

王后　嚇死我了，你是怎麼回事，

你睜大着眼睛望着空虛

同那空洞無物的空氣說個不停？

你的魂靈好像脫框而出，你的目光張狂顧望。

而且，像熟睡的兵士們從夢中驚醒，

你本來躺着的頭髮，忽然像有生命滋長，

一根根都立起來了。啊我最親愛的兒子，

請在你心神失常的狂熱與火燄上面

澆下陰涼的忍耐吧。你看什麼？

漢姆萊特　看他，看他！你看他的眼光多麼慘悽！

把他的情況同痛苦結合在一起，對頑石控訴，

頑石都會深表同情。你不要再望我，

唯恐你用這種令人憐憫的行爲改變了

我嚴峻的決心：那樣，我所必需執行的

就會缺乏眞實的特色；也許用眼淚代替了鮮血。

王后　你跟誰講這些話？

漢姆萊特　　　　　　　　你在那兒沒有看見什麽？

王后　什麽也沒有；但是我什麽都看得淸淸楚楚的。

漢姆萊特　你也沒有聽見什麽？

王后　　　　　　　　　　　　沒有，就是我們的談話。

漢姆萊特　怎麽，你往那兒看！看，他多麽輕輕地走開了！

我的父親，就穿着他生前的服裝！

你看，他在走，就是現在，走出門去了！

〔陰魂下。

王后　這全是你頭腦的憑空揑造：

對於這種無憑無據的虛構，狂想

正是非常高明。

漢姆萊特　　　　　狂想！

我的脈搏，同你的一樣，有着匀和的節奏，

發出一樣健康的聲音：我剛才所說的

並不是瘋狂：你領我去做一次試驗，

我可以把一切的話重說一遍，而瘋狂

却要混雜錯亂。母親，爲了愛好羞恥，

不要在你的心靈塗抹那動聽的膏油，

以爲不是你的錯誤而是我的瘋狂在發言：

那樣衹會在生瘡的地方長一層皮，蓋一層膜，

而同時猖獗放肆的腐爛，毀敗着裏面的一切，

却在暗中潰爛。你自己向蒼天懺悔吧；

痛悔已往的一切，避免那未來的，
不要在莠草上再施撒肥料，
叫它們長得更加茂盛。請原諒我的這種好心，
因爲在這種倒霉時代的癡肥庸俗當中
好心還不得不向罪惡請求原諒，
是啊，躬身到地來請求准許對它做點好事。

王后　啊漢姆萊特，你簡直都把我的心劈成了兩半。

漢姆萊特　好啊，把那壞的一半扔掉，
留下另一半去過一種更乾淨的日子吧。
晚安了：但是你不要到我叔叔床上去；
即使你沒有，你也該裝點有道德的模樣。
習慣那個怪物，本是人性的魔鬼，
侵吞着一切感覺，但是對於這件事却還是個天使：
就是它對於美好與善良的行爲它也一樣照顧
同樣地給它一件外衣或是一襲袍罩
穿起來一樣襯身。今天晚上克制一下，
對於下一次的節制也就能產生一種
容易的感覺；再下一次就更容易；
因爲習慣差不多都可以改變天性的烙印，
甚至可以控制魔鬼，或是用驚人的力量
把它摔出去。再一次，晚安了：
等你什麼時候渴望祝福的時候，
我再來求你祝福。至於這位大人，（指着波勞涅士）
我眞後悔：但是天意既然如此，
用這個來刑罰我，用我來刑罰他，

我也就祇好做它的行刑的工具了。
我先去處理他，而且我定當爲我的殺他
甘受處分。這樣，再一次，晚安了。
爲了與人爲善，我必需殘忍毫無保留：
壞的事這樣開端，更壞的還在後頭。
最後一句話，好夫人。

王后　　　　　　　　　　叫我怎麼呢？

漢姆萊特　無論如何，絕不要幹這個，我吩咐你：
絕不要讓那昏醉的國王引誘你到他的床上；
淫邪地捏一下你的臉，叫你一聲小寶貝；
就讓他，爲了一兩個骯髒油膩的親嘴，
或是用他萬劫不復的手指頭摩摩你的脖子，
就叫你把這一切眞像全都洩露，
說我基本上並沒有瘋，
祇不過是裝瘋。其實就讓他知道也沒有什麼：
因爲除了一位王后，美麗，清醒又聰明，
誰又能把如此重要的事，瞞住一個癩蝦蟆，
臭蝙蝠，野雄貓？誰又能這樣做？
不能，雖然有常識，知道應該保守祕密，
也還是到屋頂上去打開籃子的蓋
把鳥都放了吧，像那著名的猴子似的，
爲了證明幾個結論就在籃子裏頭爬，
把你自己的頸骨摔斷吧。

王后　你儘管放心，假使言語是由於呼吸形成的，
呼吸是由於生命，我再也沒有那種生命

敢說出你對我說過的話。

漢姆萊特　我一定要去英格蘭了；你知道嗎？

王后　　　　　　　　　　　　　　　　　　　　　啊呀，

我倒忘了：是這樣談妥的。

漢姆萊特　還有些密封的書信：由我的兩位同學，

我信任他們會同信任有牙的毒蛇一樣，

担任送信的差使；他們一定要替我打掃道路，

叫我去當傻瓜。叫它去幹吧；

叫鑽地道的被他自己埋的炸藥轟到半天空

倒也是件好玩的事：這事倒也不易對付

不過我一定要鑽得比他更深一碼，

把他們炸到月亮上去：哼，有兩個名手

針鋒相對地勾心鬥角倒也是眞過癮。

這個人要害我去打鋪蓋了：

我且把這個臭屍首拖到隔鄰房間去。

母親，晚安了。眞的，這位大臣

現在才是眞的最安靜，最能保密，最爲莊嚴可愛，

而在他活着的時候却是個饒舌討厭的大蠢才。

來吧，先生，同你一起走向一個歸宿吧。

晚安了，母親。

〔先後下；漢姆萊特拖着波勞涅士。

第四幕

第一場　城堡裏的一室

〔國王，王后，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國王　在這些嘆息，這些深深的嘆息裏定有緣故：
你一定要說說：我應該瞭解它們。
你的兒子在哪裏？

王后　請離開我們一會，給我們些方便。（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下）
啊，我親愛的丈夫，今天晚上可嚇死我了！

國王　什麽事，葛特魯德？漢姆萊特怎麽了？

王后　瘋得同怒海與狂風一般，它們拚死搏鬥
都要搶着佔上風：在他無法無天的一陣子當中，
聽見了幔帳後面有一點動靜，
他就抽出了鋼刀，喊道"老鼠，老鼠！"
就在這一種無名虛構的緊張狀態中殺死了
那躱着的善良的老頭子。

國王　　　　　　　　　　啊好狠心的事！
假使我在那裏，我也定會遭到他的毒手：

他的放肆簡直對於所有的人都充滿了危機，
對於你，你本人，對於我，對於每一個人。
啊呀，這一件殺人的事可該怎麼辦？
這責任一定會落在我的身上，我的預見
本來應該把這發瘋的年青人監禁起來，
加以管束，不令他近人：但是我太溺愛了他，
我竟沒有考慮接受最妥當的辦法，
而祇是，像一個身患惡疾的人，
爲了不讓它暴露，竟讓它毒害了
生命的精髓。他到哪兒去了？

王后　正把他殺害的屍首拖着走了：
對於這件事，他雖然瘋癲，却像是
摻雜在一堆下等金屬裏的純金似的
閃鑠着亮光；他爲了這件事掉下了淚。

國王　唉，葛特魯德，你來！
不等那陽光照上了山峯，我就要
把他送到船上運走：這一件犯罪的事
我定當，使用我的一切威權與辦法，
爲他掩飾而且加以饒恕。喂，基爾敦司登！（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又上）
兩位朋友，你們去再找幾個助手：
漢姆萊特在發瘋的時候殺死了波勞湼士，
而且已經把他從他母親的寢室裏拖到別處去了：
你們去把他找出來；好好地說，然後把屍首
抬到禮拜堂裏去。我請你們，趕快去做。（羅森克蘭玆及基

爾敦司登同下)

來吧，葛特魯德，我們去召集我們最有見識的朋友；
告訴他們知道，我打算幹些什麼事，
而且什麼事已經不幸地發生……
人們的流言在這世界的各處流傳
就像是大砲瞄準了紅心，發射着
它那殺人的砲彈，但願它不要射中我的名字
而射中那不可能受傷的空間：啊，你來！
我的靈魂裏充滿了噪雜與悲哀。

〔下。

第二場　宮裏另一室

〔漢姆萊特上。

漢姆萊特　藏好啦。

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　漢姆萊特！漢姆萊特大人！

漢姆萊特　慢點，什麼聲音？誰在叫漢姆萊特？
啊，他們來了。

〔羅森克蘭玆及基爾敦司登上。

羅森克蘭玆　我的大人，你把屍首怎麼處理了？

漢姆萊特　拌和在土裏了，它們本來是一家。

羅森克蘭玆　告訴我們放在哪裏，我們好去把它拿來
送到禮拜堂裏去。

漢姆萊特　你們不要信它。

羅森克蘭玆　信什麼？

漢姆萊特　認為我會聽從你們的意見，而不聽我自己的。而且，叫一個混飯的人來問我！叫一個國王的兒子怎樣回答呢？

羅森克蘭兹　你拿我當一個混飯的人嗎，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是啊，先生；混到了國王的恩寵，他的賞賜，他的威勢。但是這種小官僚侍候國王的本領還是到最後對國王最有用處：他養活這一批人，同猴子似的，把吃的東西先含在嘴巴邊上；最先放在嘴裏，可是留在最後吃：當他需要你們所撿到的什麼的時候，他祇要把你們拎起來抖落一下，混飯的啊，你們的口袋就又空了。

羅森克蘭兹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好得很：老實話傻子是聽不懂的。

羅森克蘭兹　我的大人，你一定要告訴我們屍首在哪裏，而且還要跟我們去見國王。

漢姆萊特　屍首同國王在一起，但是國王却不同屍首在一起。

國王這個東西——

基爾敦司登　東西，我的國王？

漢姆萊特　什麼都不是的東西：領我去見他。狐狸你藏起來。大家去追吧。

〔同下。

第三場　宮裏的另一室裏

〔國王上，侍從數人。

國王　我已經打發人去找他，而且去找那屍首。
叫這個人任意橫行眞是好不危險！
不過我却不能用嚴厲的法律來制裁他：
那一羣胡涂的老百姓都喜歡他，
他們的愛憎不憑思想的判斷，單憑眼睛；
凡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祇看見犯人所受的刑罰，
而從來不考慮他的罪有多麼大。我一定要故示鎮定，
一定得叫別人看起來，這樣突然派他出國
是煞費躊躇：病症旣然已經危急
便祇有用猛烈的辦法才能夠救治，
不然就毫無用處。(羅森克蘭玆上)
怎麼樣！有什麼結果嗎？

羅森克蘭玆　屍首被他藏在哪裏，我們無論如何
也逼問不出來，我的大人。

國王　那麼他現在哪兒？

羅森克蘭玆　在門外，我的大人；有人看住他，等你傳喚。

國王　把他帶進來。

羅森克蘭玆　喂，基爾敦司登！把我們大人帶進來。

〔漢姆萊特及基爾敦司登同上。

國王　我問你，漢姆萊特，波勞涅士在哪裏？

漢姆萊特　在吃晚飯。

國王　吃晚飯！在哪兒？

漢姆萊特　不是在他吃飯的地方，而是在他被吃的地方：正有一大羣精通政治的蛆蟲在拚命地吃他。以吃飯而論，你的這種蛆蟲才是至高無上的帝王：我們養肥一切其他的生物，其目的是爲了養肥我們自己，而我們養肥了自己却爲了餵大蛆：你們這種胖國王同你們這種瘦叫化子祇不過是同擺在一張桌子上的兩道不同的菜罷了：結果就是這個。

國王　可憐，可憐！

漢姆萊特　一個人釣魚用的蟲子也許就吃過一個國王的肉，而他吃的那條魚也許就吃過那個蟲。

國王　你說這個是什麽意思？

漢姆萊特　沒有什麽，祇不過是告訴你一個做國王的也會到一個叫化子的肚腸裏去巡遊一番的。

國王　波勞涅士在哪裏？

漢姆萊特　在天上：打發人到那裏去找：若是你的使臣在那裏找他不到，你就親自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找。可是，說實話，你若是在這個月裏還找不到他，等你上樓梯到前廳裏去的時候，你就要聞到他的氣味了。

國王　快到那兒去找。(對幾個侍從說)

漢姆萊特　他會等的，不用忙。

〔侍從數人同下。

國王　漢姆萊特，這件事，爲了你個人的安全，
這個我異常地關切，正像是我深深地惋惜
你所幹的事一樣，我必需火急地

叫你離開這裏：所以你趕快去預備：
船隻已經備妥，風向也有心相助，
送你的人也在等候，一切事都為了
去英格蘭。

漢姆萊特 去英格蘭？

國王 是啊，漢姆萊特。

漢姆萊特 好。

國王 當然是好的，如果你知道我的用意。

漢姆萊特 我遇到一位天使，他說他知道你的用意。不過，來吧；就去英格蘭！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國王 還有你親愛的爸爸呢，漢姆萊特。

漢姆萊特 我的媽媽：爸爸跟媽媽是夫妻；
結髮夫妻，本是一體，說媽媽就行了。
來吧，去英格蘭！

〔下。

國王 緊緊地跟在他後面；設法叫他快點上船；
不要延遲；我要叫他在今天晚上就離開這裏：
快去吧！現在可以算是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
所有其他的都靠着這一件：請你們，趕快去吧。（羅森克蘭茲及基爾敦司登同下）
我說，英格蘭王，祇要你不輕視我的恩典——
既然我偉大的威力能夠叫你知道好歹，
我丹麥的寶劍到現在還叫你的傷痕
紅腫未消，而你從心裏發出的畏敬
還叫你不斷納貢——你就該不敢冷淡地

把我的意旨拋在一旁；這個已充分說明，
我的信裏句句都指着那一個方向，
立刻把漢姆萊特處死。照辦吧，英格蘭王；
因爲他在我的血裏橫行無阻像寒熱似的，
你必需替我治好病：不等到大功告成
有多大喜事，我也是無心歡騰。

〔下。

第四場　丹麥平原上

〔芳丁布拉斯，一隊長及兵士多人，列隊同上。

芳丁布拉斯　隊長，你去代我向丹麥王致敬；
告訴他說他旣然已經同意，我芳丁布拉斯，
就期待他履行諾言，准許我在他的國境上，
安全通過。你知道在哪裏同我再見。
如果他陛下對我有什麼要求，
我可以當面去見他表明我的恭敬。
把這些話告訴他。

隊長　　　　　　遵命，我的大人。

芳丁布拉斯　悄悄地前進吧。

〔芳丁布拉斯及兵士們同下。漢姆萊特，羅森克蘭茲，基爾敦司登及其他人等同上。

漢姆萊特　請問你先生，這是誰的隊伍？

隊長　他們是挪威王的，先生。

漢姆萊特　去幹什麼的，先生，我請問你？

隊長　爲征討波蘭的一塊地方。

漢姆萊特　誰率領着他們，先生？

隊長　老挪威王的姪兒，芳丁布拉斯。

漢姆萊特　是去進攻波蘭的本土嗎，先生，

還是什麼疆界上的小地方？

隊長　說老實話，一點也不誇張，

我們是去攻佔一小塊土地，

除了一個地名，毫無一點實利。

給我五個"德克特"，五個，我都不高興種它。

若是把它拿去出賣，無論挪威還是波蘭，

都賣不到更多的價錢。

漢姆萊特　那麽，波蘭人也就絕不會守它了。

隊長　不，他們已經在那裏設防了。

漢姆萊特　兩千條性命，兩萬個"德克特"都不見得

能夠解決這草芥一般的問題：

這乃是財富太多太平太久的流毒，

在裏面生了瘡，在外面還看不出

他是爲什麽死的。我誠心地謝謝你，先生。

隊長　上帝保佑你，先生。

羅森克蘭玆　　　　　　走嗎，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馬上就來。你先走一步。（除漢姆萊特外，均下）

怎麽一切的環境都在責備着我

刺激着我遲鈍的復仇心念！人是個什麽東西，

若是在他活着的時候主要的長處與價值

祇是吃飯同睡覺？一個畜牲，如此而已。

你看，他給了我們這樣博大的智力，
能夠瞻前又能夠顧後，他絕不是
給我們這種能力與神一樣的理智
叫它被擱置不用而發霉。現在，不管它
是禽獸似的無知，還是某種懦怯的猶疑
把這件事想得過於仔細，——
這種想法，分成四份，祇有一份是智慧
其他三份全是懦怯，——我眞不明白
我爲什麽還活着說"要幹這件事，"
旣然我有理由，有意志，有力量，又有辦法，
去幹這件事。同這大地一樣確實的事在提醒着我：
你看這支軍隊，人數如此衆多，軍容甚盛，
由一位年輕而嬌生慣養的王子所率領，
他的精神，被神聖的雄心所鼓舞
對那不可知的前途揶揄輕視，
把一切屬於人間的與未必有保障的
完全暴露給命運，即使爲了一只蛋殼，
都甘冒生命的危險。眞正的偉大
並不是爲了不重要的緣故爭吵不休，
而是在名譽受到損害時，爲了一根草
都要大大地吵它一頓。那麽我又怎樣，
我的父親被人謀害，母親被人玷汚，
我的感情與理智全都受了激動，
而我却昏睡不醒，而這時，多麽可恥，
我却親眼看見足足有兩萬人馬上要死，

他們的死却是爲了一種空想，一種虛榮，
他們把墳墓看成軟榻，他們爲了一塊土地作戰，
它的大小數目完全不能說明這件事情的利益，
而它的面積都不夠建造墓地來埋葬
所有戰死的人們。唉，從今以後，
我就不是人，如果我還沒有血腥的念頭！

〔下。

第五場　埃爾辛諾爾宮中的一室

〔王后，赫拉修及一貴紳同上。

王后　我不想同她談話。

貴紳　她苦苦地哀求，眞是毫無辦法：
她的情形必需予以同情。

王后　她要幹什麼？

貴紳　她不住地談她的父親，說她聽見
這世界有許多騙人的事，一面咳，一面搥胸，
看見草都忌妬地亂踢；說起話來吞吞吐吐的
祇有一半的意思可懂：她的話沒有意義，
但是那種殘缺不全的說法的確也能感動
聽的人去盡力聯想；他們若是努力一下，
也能夠按照他們的意思把字句補綴起來；
這個，再加上她說的時候的擠眼，點頭與手勢，
也能夠使一個人承認其中必有道理，
雖然不很明確，但是一定非常悲哀。

赫拉修　最好還是有人跟她談談，因爲她也許會

在不懷善意的人們的心裏散佈不良的猜疑。

王后　叫她進來吧。（貴紳下）

（自語）罪惡的本質就是這樣，對我不安的心

一點無關的事都好像預兆着有大禍臨頭：

罪惡如此充滿着拙笨的猜疑，

越是怕被人洩漏，越是洩漏了自己。

〔貴紳又上，後隨歐菲麗婭。

歐菲麗婭　丹麥的美麗的女王在哪裏？

王后　你怎樣，歐菲麗婭！

歐菲麗婭　（唱）

我怎麼能從別人那裏

知道你眞心的愛呢？

憑着他的烏龜帽子同手杖

還有他的拖鞋。

王后　啊呀，美麗的姑娘，這首歌是什麼意思？

歐菲麗婭　你也問？好啊，請你，慢慢地聽。（唱）

他已經死了完了，夫人哪，

他已經死了完了；

在他的頭上有一叢青草

在他的脚跟有一塊石頭。

唦，唦！

王后　　不要，不過，歐菲麗婭，——

歐菲麗婭　　請你，聽。（唱）

他屍首上的布同山上的雪一樣白，——

〔國王上。

王后　啊呀，你看她，我的大人。

歐菲麗婀　（唱）

　　點綴着美麗的鮮花；

　宅被送到墳墓上去，沾潤着

　　眞情人的淚雨啊。

國王　你怎樣了，美麗的姑娘？

歐菲麗婀　好啊，上帝保佑你！人家說猫頭鷹是麵包師傅的女兒。上帝啊，我們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麽，可是不知道將來是什麽。但願上帝陪着你！

國王　是想她的父親想瘋了。

歐菲麗婀　我請你，不要再談這件事了；祇是在人家問你這是什麽意思的時候，你就這樣說：（唱）

　明天是聖梵倫坦的情人節，

　　都在早晨早早地起來，

　而我這個姑娘要到你的窗口，

　　做你的情人啊。

　然後他就起來，穿上他的衣裳，

　　打開了寢室的門；

　他把這姑娘接進去，但是啊

　　在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個姑娘了。

國王　美麗的歐菲麗婀！

歐菲麗婀　是啊，啦，不用駡人，我說完就是了。（唱）

　憑着耶穌，憑着聖慈悲的神，

啊呀，算了吧，說什麼廉恥！
年輕的人碰到這個一定幹的；
憑着雞巴，是他們的錯。
她就說啦，在你放倒我之前，
你答應要娶我的啊。
他回答說：
憑着那個太陽，我本是那樣想的，
如果你不是先上我的床的。

國王 她這樣有多久了？

歐菲麗婀 我希望一切都會變好。我們一定要忍耐：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祇能哭，想到他們把他埋在冰冷的土裏頭。我的哥哥一定要知道這件事的：現在我謝謝你們的好意見。來啊，我的馬車！晚安了，夫人們；晚安了，親愛的夫人們；晚安啦，晚安啦。

〔下。

國王 緊跟着她；我請你，好好地看着她。（赫拉修下）
唉，這乃是深深憂痛的毒；這完全是
起源於她父親的死。唉，葛特魯德，葛特魯德，
在悲哀來臨的時候，它們不是隻身來做偵探的，
而是成羣結隊衝鋒的！首先，她的父親被殺：
接着，你的兒子又走了；而他乃是最粗暴地
促成他被正當送走的人：而人民却糊涂了，
爲了善良的波勞涅士的暴卒滿腦子滿嘴都是
不明白同不健康的想法與傳說：我們的做法也欠考慮，
偷偷摸摸的就把他埋了；可憐的歐非麗婀

弄得她的人同她正確的判斷力分了家，
沒有這個，我們都不過是影子，是畜牲：
最後，同這些都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她的哥哥又從法蘭西偷偷地回來了，
他的不瞭解正在滋長，疑團正在擴大，
同時他又不缺少好事之徒不斷地告訴他
有關於他父親暴卒的有毒的流言；
而到了緊要關頭，缺乏具體內容，
就會在衆人傳聞之中把無稽的事
牽強附會在我的身上。啊我親愛的葛特魯德，
這個，像是一架火砲，在我身上許多處
都打出雖然浮面但却致命的傷來了。

〔幕後一片吵鬧聲。

王后 啊呀，這是什麼聲音？

國王 我的瑞士兵在哪裏？叫他們去守住大門。（另一貴紳上）
出了什麼事？

貴紳 上帝保佑，我的大人：
浸過了堤岸的汪洋大海，
浸吞着平坦原野的洶湧來頭，
都比不上年輕的萊阿提士，率領着一羣暴徒
壓迫着你官兵的聲威。亂民們稱他爲王，
同時，好像這世界從今天才開始似的，
忘記了有什麼古代，不知道什麼叫傳統，
也不管什麼文字法律的內容與意義，
他們祇是喊"我們選舉；叫萊阿提士做國王！"

帽子，所有的手與喊聲都高入雲天，
"叫萊阿提士做國王，萊阿提士做國王！"

王后 他們在這錯誤的道路上喊得多麼高興！
好啊，眞是造了反，你們這一羣忘恩負義的丹麥狗！

〔幕後喧嘩聲。

國王 大門撞破了。

〔萊阿提士上，全副武裝；丹麥人民後隨。

萊阿提士 這個國王在哪兒？先生們，你們都站在外面。

丹麥人民 不，讓我們進來。

萊阿提士 我請你們，答應我的要求。

丹麥人民 好吧，好吧。

〔退到門外。

萊阿提士 謝謝你們：把住門。啊你這萬惡的國王，
把我的父親還我！

王后 有話慢慢講，好萊阿提士。

萊阿提士 我若是有一滴安靜的血，它都會說我是個私生子；
說我的爸爸是烏龜；就在這兒，在我純潔的
母親的貞潔無疵的額頭上，烙下一個
娼婦的印子。

國王 到底是什麼緣故，萊阿提士，
叫你的這種造反行爲顯得如此名正言順？
你放開他，葛特魯德；不要替我担心：
做國王的自有神靈庇護，
造反的人至多祇能張望一下他想幹的事

而絕對無法執行他的意志。告訴我，萊阿提士，
你為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你放開他，葛特魯德。
你說啊，小伙子。

萊阿提士　我的爸爸在哪兒？

國王　　　　　　　　　　死啦。

王后　　　　　　　　　　　　　　可不是他害的。

國王　你先叫他問完。

萊阿提士　他怎麼死的？我可不能讓人騙我：
什麼忠心，活見鬼！起的誓，到最黑暗的地獄去吧！
什麼良心，什麼和美，都滾到最深的深淵裏去吧！
我向永劫挑戰：我就是堅持這一點，
什麼天堂與地獄我都不管，
愛怎樣就怎樣；我就是要徹底又徹底地
替我的父親報仇。

國王　　　　　　　　　　誰又來攔阻你？

萊阿提士　祇要我下了決心，全世界都攔不住：
至於我的辦法，我可以控制得非常巧妙，
用一點力氣就可以收效無窮。

國王　　　　　　　　　　　　　　好萊阿提士，
如果你打算知道你親愛的老父在喪命時候的
確實情形，你可是在復仇的決意上
寫下了這個，不管三七二十一，你要不分敵友，
不管得失，都要一律把他們殺死？

萊阿提士　除了他的仇人，與別人無涉。

國王　　　　　　　　　　那麼，你可要知道他的仇人是誰？

萊阿提士　對於他的好朋友，我要這樣張開我的兩臂，

同時，像是那種自我犧牲的塘鵝似的，

我要用我的鮮血來將他們供養。

國王　　　　　　　　　　　　　好啊，你這樣說

才像是一個好孩子，像一位眞正的上等人。

對於你老父的死，我可以說是絲毫無罪，

而且還是眞的最最悲傷，這一種心跡

可以坦坦白白地拿出來由你裁判，

同白日照着你的眼睛一樣。

丹麥人民（幕後）　　　　　　　放她進去。

萊阿提士　怎麽回事？這是什麽聲音？（歐菲麗婀又上）

啊烈火，你熬乾我的腦子吧！濃縮七倍的鹹淚，

你把我的眼睛燒掉，完全毀掉它的視覺！

我的天，你的發瘋一定要付重大的代價，

叫那天秤壓得不能翻身。唉五月的鮮花！

親愛的姑娘，溫柔的妹妹，美麗的歐菲麗婀！

啊蒼天哪！怎麽可能，一個年輕姑娘的理智

竟也會同老年人的風燭殘年一樣短促呢？

天性的愛是無微不至的，因爲如此

所以它也就將它自己最寶貴的一份

送給它所愛的對象了。

歐菲麗婀　（唱）

　　他們把他露着臉抬在屍架上；

　　嘿啃啃呢，啃呢，嘿啃呢：

　　在他的墓穴裏洒下了無數的淚滴，——

再會了，我的鴿子！

萊阿提士　卽使你還保有着理智，催促我去報仇，

也不能使我這樣感動。

歐菲麗婭（唱）

你一定要唱放啊放，

如果你叫他放啊放。

啊，一面紡紗一面唱該多麼好！就是那個騙人的管家的，把他東家的小姐拐走了。

萊阿提士　這一種囈語比事實還要含意深刻。

歐菲麗婭　這個迷迭香，是爲了叫你記住我的：求求你，親愛的，你要把我記住：還有些三色堇，是爲了刻骨的相思啊。

萊阿提士　是瘋狂的教訓；相思與記憶全都配襯。

歐菲麗婭　這個茴香是給你的，還有樓斗花：這個芸香也是給你的：這一點留給我：我們可以把叫做星期日的懺情草。啊，你戴着芸香應該有一種不同的神氣。這個是延命菊：我本來打算給你一點紫羅蘭，但是它們在我爸爸死的時候都枯萎了。聽人家說他這樣下場是很好的，——（唱）

因爲親愛的好羅賓就是我全部的歡情了。

萊阿提士　相思與苦惱，熱情，與地獄的本身，

她都把它們變成了恩愛與美麗。

歐菲麗婭（唱）

可是他就一去不復返了嗎？

可是他就一去不復返了嗎？

不啊，不，他死了，
到你的死床上去了，
他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的鬍子白似雪，
他的頭髮蒼如蔴：
他死了，他死了，
我們就丟開了悲傷：
有上帝保佑着他的靈魂！
在所有的基督徒裏，我求求上帝，上帝保佑你吧。

〔下。

萊阿提士　上帝啊，你看見了這個嗎？

國王　萊阿提士，我一定要分担你的痛苦，
不然你便是否認了我的權利。你祇要到外面，
隨便去選擇幾位你的最有才能的朋友，
邀請他們來聽聽並且做你我之間的裁判人：
若是他們能發現無論在直接與間接方面
我與這件事有關，我就交出我的王國，
把我的王冠，我的性命，以及一切屬於我的，
全交給你，由你處理；但是假若不能，
就要請你以容忍的態度來對待我，
同時我還要盡我的一切力量與你的心思合作，
叫它有適當的滿足。

萊阿提士　就這麼辦；
他究竟是怎麼死的，胡裏胡塗地埋掉，
沒有紀念，寶刀，對他的屍首也不加榮飾，

沒有隆重的儀式又沒有正式的排場，

這一切從天上到地上都喊着需要解釋，

我必需把它們問個明白。

國王 你一定可以如願以償；

是誰犯的罪，就叫那斧頭落在誰的頭上。

我請你，跟我來。

〔同下。

第六場　宮裏的另一室

〔赫拉修及一僕從上。

赫拉修 要見我談話的是些什麼人？

僕從 是海船上的一些人，先生：他們說有信給你。

赫拉修 叫他們進來。（僕從下）

我簡直不知道除了漢姆萊特大人，

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會寫信給我。

〔水手數人同上。

水手一 上帝祝福你，先生。

赫拉修 請他也祝福你們。

水手一 會的，先生，祇要他高興。這裏有一封信給你，先生；這是到英格蘭去的那位大使寫給你的；祇要你的名字叫赫拉修，聽人家說你是的。

赫拉修 （朗讀）

"赫拉修，等你看完了這封信之後，你再設法叫這幾個人去見國王：他們身上還有給他的信。我

們在海上航行還不到兩天，就有一幫很兇猛的海盜追上了我們。我們的船速度太慢，迫不得已就抵抗了一下，在混亂當中，我跳到了他們的船上：這時他們放開了我們的船；我就一個人變成了他們的俘虜。但是他們對我很像是俠盜行徑：不過他們也知道爲什麽要這樣做；我要好好地酬勞他們一番。把我的幾封信快點叫國王看到；然後你就該像逃命似的快到我這裏來。我有話要同你個人講，叫你聽了之後都會目瞪口呆；但是它們對於事實的本質還是太不足道。這幾個老實人會領你到我的地方來。羅森克蘭茲同基爾敦司登繼續航行到英格蘭去了：關於他們，我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再見。

你知道他是屬於你的，漢姆萊特”

來，我就來設法使你們送到這幾封信；
你們趕快去辦，以便你們再回來領我
去見那差你們來送信的人。

〔同下。

第七場　宮裏的另一室

〔國王及萊阿提士同上。

國王　現在你的心應該認定我是無辜的了，
你還應當把我看成是你心上的朋友，
你既然已經聽見，又表示了同情，

那殺害你高貴的父親的人
原是想要我的命的。

萊阿提士　　　　　　看起來很可能是這樣：
但是，你說，你為什麼不設法防範這些行為，
它們在本質上既然如此嚴重如此有罪，
既然為了你的安全，你的智慧，其他一切，
你基本上已經予以注意。

國王　　　　　　　　唉，是為了兩個特殊的理由，
它們對於你，也許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分量，
但是對於我却強而有力。他的母親，王后，
幾乎不看見他就活不了命；至於我本人——
不知它究竟是我的美德還是我的災星——
她對於我的生命與魂靈又如此地密不可分，
簡直像天上的行星在它的軌道上運轉一樣，
我也祇能按照她的規律生存。至於另一個理由，
為什麼我還不能把這件事交給公開的裁奪，
就是因為一般的人民對於他簡直是愛戴深厚；
他們，都用愛戴的眼光來看他的過失，
就會像那把木頭變成了石頭的泉水一般，
把他的暴虐變成恩情；這樣我的羽箭
就在這樣狂吹的風裏會顯得箭桿太輕，
射不到我所瞄準的地方
反而被吹回到我發射的地方來了。

萊阿提士　像這樣我損失了一位高貴的父親，
一個妹妹也被逼成瘋癲，

她的品質，如果讚美當年是可以的話，
可以說是無論在哪方面她的完美都能
蓋過整個一代的人物：但是我的仇是一定要報的。

國王　你不要爲了這個睡不着覺：你怎麽可以
以爲我是塊無能與蠢笨的廢料
以爲我能讓別人危險地揪我的鬍子
而認爲是好玩的事。不久你自會明瞭：
我愛你的父親，我也愛我自己；
而這個我希望，會叫你自己去尋思的——

（一個信差拿着信上。

怎麽回事！有什麽消息？

信差　　　　　　　　漢姆萊特的信，我的大人：
這一封是給你陛下的；這一封是給王后的。

國王　漢姆萊特的信！誰送來的？

信差　聽說是幾個水手，我的大人；我沒有見到：
是克勞丟交給我的；是他從他們手裏
接下來的。

國王　　　　萊阿提士，你來聽聽看。
去吧。（信差下）（朗讀）

"崇高而有威力的，請你知道我是光着身到達了你的國土上的。我求你恩准我明天來晉見你的聖顏，屆時，我當先求你饒恕，再向你報告我這突然而更希奇的歸來的緣故。

漢姆萊特"

這是什麽意思？是不是别的人也都回來了？

還是什麽人弄錯了，還是什麽别的？

萊阿提士 你認識他的筆跡嗎？

國王 這是漢姆萊特寫的字，"光着身"！

底下還有一個字，他寫着"一個人"。

你能提點意見嗎？

萊阿提士 我簡直不懂，我的大人。不過叫他來吧，

我的心裏本來不大自在，現在馬上就熱起來了，

我至少還能活着，指着他的臉告訴他說，

"你看你幹的事。"

國王 如果這樣，萊阿提士，——

至於怎麽才能夠這樣？爲什麽又不能這樣？——

你能聽我的安排嗎？

萊阿提士 能，我的大人；

祇要你不把我安排得過分，叫我息事寧人。

國王 我是爲了使你心安。若是他現在回來，

走到了半路縮回來了，而且他打算

不再去了，我就準備引誘他

走進一個我現在已經想得成熟了的圈套裏去，

在那種情況之下，他除了倒霉就别無生路：

而他雖然死了，還不能叫别人捕風捉影；

就是他的母親都不能不原諒這一件事

而説它眞是意外。

萊阿提士 我的大人，我聽你安排就是了，

可是你的計劃一定要設法叫我去做那個

執行的工具。

國王　　　　　　正是這樣。

自從你出國遠行,人們常常談論到你,

而且是當着漢姆萊特的面,他們說

你有一種本領輝煌無比;你所有其他的

長處加在一起都沒有這一項能夠

引起他的忌妬,而在我看來

這個却是最起碼的。

萊阿提士　　　　　　　是什麽本領,我的大人?

國王　等於是青年人帽子上的一條緞帶,

但是也有需要;因爲青年人宜於

穿戴鮮明的與飄洒的服裝,正如同

上了年紀的人穿上貂褂同長袍來表示

健朗與尊嚴一樣。兩個月以前,

有一位從諾曼地來的高貴人物:——

我曾親眼見過,而且還同法國人打過仗,

他們的馬上功夫的確不錯:可是這位英雄人物

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簡直在馬鞍上生了根,

他駕馭他的那匹馬做出了種種的動作

就好像他同那匹勇猛的坐騎合成一體似的

人獸都不分了:他遠遠地超出了我的想像

以至於叫我想盡了種種姿勢與花樣,

都還趕不上他的成就。

萊阿提士　　　　　　　他是個諾曼人嗎?

國王　是個諾曼人。

萊阿提士　我拿性命打賭,是拉蒙。

國王　　　　　　　　　　　　　　　　正是他。

萊阿提士　我跟他很熟:他眞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全國的精華。

國王　他提到你時很是謙虛,

而且把你大大地誇獎了一番,

讚美你劍術的技巧多麽高強,

尤其是誇奬你玩弄短刀的本領,

他大聲地講,如果能夠有人同你抗衡,

眞是個不能錯過的精采場面:他發誓說

他們國內的劍客若是碰上了你,簡直要

進退失據,目瞪口呆,手足不知所措了。先生,

他的這種說法不禁引得漢姆萊特妬火中燒

叫他惶惶不可終日,就是盼望乞求

你早日突然歸來,好向他玩上兩手。

現在,根據這種情況——

萊阿提士　　　　　　　　　　　　這種情況又怎樣,我的大人?

國王　萊阿提士,你愛不愛你的爸爸?

還是你僅僅是一個痛苦人物的畫像,

祇有一張臉而沒有心?

萊阿提士　　　　　　　　　　　你問這個幹什麽?

國王　不是說我以爲你不愛你的爸爸,

祇不過是我知道愛是隨着時間消長的,

而且我親眼看見過,由事實得到證明

時間會使它的火光與熱度減退。

在愛的火燄中心就存在着

一種燈芯或是燭芯會使它的光亮減低；
還沒有過一樣東西永遠都維持着同樣好的品質，
因爲所謂好的品質，重複了許多遍，
就在那重複當中自然消滅。我們要做的事
在要做的時候就該做：因爲這個"要"是會變的
而且它減退與拖延的可能與別人的閑話，
別人的干涉，及不可逆料的意外一樣多，
然後這個"該"就會像紈袴子弟的嘆氣一樣
舒服却又心疼。現在，一針見血吧：
漢姆萊特回來了：你打算怎麼辦，
才能夠不僅僅空談，還能夠名符其實地
證明你是你爸爸的兒子呢？

萊阿提士 到禮拜堂裏都砍下他的頭來。

國王 眞的，倒祇有在這兒殺人才能夠符合上帝的意旨；
要報仇就要不擇手段。不過，好萊阿提士，
請你這麼辦，你去呆在你家裏不要出來。
漢姆萊特回來之後叫他知道你已經歸來：
我打發幾個人去稱讚你的優點，
比那法國人加給你聲名上的光榮
還要加倍地亮；結果叫你們來一次比賽
兩邊都下一個大注：他這個人，向來隨便，
最是大方，從來不會想到暗算的事，
他絕不會細察兵器，這樣你就可以
從容自在地或者稍微使些手段，挑一把
鋒利的劍，接着在練習的時候就給他一下子

爲你的父親取得他的性命。

萊阿提士　　　　　　　　　　我一定照辦；

爲了這個目的我還可以在刀上塗一點油。

我從一個江湖郎中的手裏買過一種油

它的毒性非常猛烈，祇要把刀尖在裏面沾一下，

祇要它一見血，不管有什麽難得的靈藥，

用什麽吸收過太陰精英的原料所配製的

仙方，都不能夠挽救這個被劃傷過的

人的性命：我就把我的刀尖

在這個毒藥裏沾一下，這樣，卽使我把他輕傷，

也一定叫他送命。

國王　　　　　　　　這件事讓我再來斟酌一下；

再來考慮在時間與辦法上究竟怎樣安排

才能最適合於我們的要求：若是這一手會失敗，

或是因爲我們的行動拙劣要洩露機密，

那麽最好還是不要輕於嘗試：所以

這個計劃還要有個後手或是副本，若是

這個在實行時出了毛病，也還可以補救。慢點！讓我想

我要在你的武藝上狠狠的下一筆賭注：

有了：

在你們比武的時候，你們一定又熱又渴——

爲了那個目的，你們的搏鬥一定更爲激烈——

因此他就會要東西喝，我要爲了這個

替他預備好一杯美酒；這個祇要他呷一口，

如果他意外僥倖地逃掉了你的毒劍，

我們的目的在這裏也還可以達到。但是你聽,什麽聲音?

〔王后上。

怎麽回事,親愛的王后?

王后 眞是一個緊接着一個,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你的妹妹淹死了,萊阿提士。

萊阿提士 淹死了!啊,在哪兒?

王后 在一條小河上斜生着一棵楊柳,

它蒼白的細葉倒映在那亮晶的流水裏;

她到了那個地方,頭上戴着一個想不出的花環,

有毛茛,蕁蔴,雛菊同長紫草,

這種草,放蕩的牧羊人另有一種不好聽的名字,

但是我們無情的老處女却管它叫做死人的手指頭:

在那裏,她爬上去要把她的草冠

掛在上面,但是一根不懷好意的樹枝斷了;

一下子,她的雜草編成的花環同她本人

都跌落在嗚咽的流水裏。她的衣裳張開

同鮫人似的,把她在水面上浮起了一會;

這時候,她口裏唱一段一段的古老的曲子,

像是一個不瞭解自己危險處境的人似的,

或是像一個天生就是生存在那種環境的

生物一般:但是過不了許多時候,

她的衣裳吸滿了水,

就把這可憐的人兒從曼妙的歌聲裏

拖進汚泥的死亡中去了。

萊阿提士 啊呀,她就這樣淹死了!

王后 淹死了，淹死了。

萊阿提士 可憐的歐菲麗婀，你飲的水已經太多了，

所以我就噙住我的熱淚：但是

這永遠是我們的弱點；天性自有它的常軌，

叫羞恥隨便去怎麽說吧：等這些眼淚流完，

兒女之情也就算終了。再見吧，我的大人：

我本來有一段烈火似的言語，正要熊熊地燒起，

但是這一段愚情却把它澆熄了。

〔下。

國王 我們跟他去，葛特魯德·

我費了多大力氣才使他的忿怒平息下去！

現在我眞担心這一來又要叫他發作了；

所以我們快跟他去。

〔同下。

第五幕

第一場　墓地

〔兩個小丑，持鐵鏟等物同上。

丑一　她這個人自己想辦法上天堂，也能用基督徒的葬禮嗎？

丑二　我跟你說過她是用的；所以你就趕快去挖她的墳吧：驗屍的已經驗完了，決定她可以用基督教的儀式。

丑一　那怎麼行，除非她是爲了自衞才投水的？

丑二　怎麼不行，決定就是決定。

丑一　一定要是個"自衞行爲"；別的就不行。因爲關鍵在這裏：如果我自動地把自己淹死，這就構成了一種行爲：而一種行爲共有三個步驟；就是，動，做，成：所以她是自殺的。

丑二　不對，你來聽我說，挖坑的好人。

丑一　還是讓我先說。這兒是一片水；好：這兒站着一個人；好：如果這個人跑到水那邊去把自己淹死了，那麼就不管他承認不承認，是他自己去的；你記住這句話；但是如果是水跑到他那邊去把他淹死了，他就不是自己投

水的：所以他就沒有縮短他的性命，沒有犯自殺的罪。

丑二　可是這個也是法律嗎？

丑一　是啊，一點不錯，正是法律；這是驗屍官的檢驗法。

丑二　你可是要知道這件事的眞象嗎？ 如果這個人不是貴紳人家的女兒，她就用不成基督敎的儀式了。

丑一　哼，這樣你才算說對了：其實說起來也眞可憐，這種貴紳人家爲了上吊或是尋死方便，都得比別的基督徒更多要一點面子。來吧，我的鏟子。再沒有比花園師傅，挖溝的同挖墳的歷史更悠久的大戶人家了：他們都是幹的亞當的行業。

丑二　他也是個大戶人家？

丑一　他是開天闢地第一個受封的㊀。

丑二　誰說的，他沒有受過封。

丑一　怎麽，你是個不信敎的嗎？你的聖經是怎麽唸的？聖經裏說亞當挖土：他若是沒有胳臂㊁，他會挖土嗎？我再來問你一個問題：你若是回答得不得要領，你就快去懺悔——

丑二　說吧：

丑一　哪一種人造的東西，比石匠，船匠或是木匠造的還要堅實？

丑二　造斷頭台的；因爲他這件東西比一千個人的壽命還要長久。

㊀原文是Bore arms。

㊁原文是 Without arms。

丑一　我很愛你的聰明，不騙你：斷頭台的確不錯；但是它怎麽會不錯呢？因爲它是專門對於那些幹壞事的人行好事的：你看，你幹了多麽大的一件壞事，你竟敢說斷頭台比教堂還要堅實；所以，還是叫斷頭台來對你行點好事吧。你再想想，猜一下。

丑二　"哪一種人造的東西比石匠，船匠或是木匠造的還要堅實？"

丑一　是啊，告訴我，說個明白。

丑二　馬利亞，我想着了。

丑一　你說。

丑二　老天爺，我又想不出來了。

〔漢姆萊特及赫拉修同上，站在遠處。

丑一　不要再一個勁兒地苦絞你的腦子了，因爲你這頭笨驢無論怎麽用鞭子抽也是跑不快的，等下次再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你就說"是挖墳的"：他造的房子可以一直住到天地的末日。去，你到岳甘酒鋪去一下；給我拿一大碗酒來。

〔丑二下。

〔丑一一面挖墳，一面唱；

在年輕的時候，我戀愛，我戀愛，
　我眞是快樂眞開懷，
結了婚，啊，那時候，我眞美，
　啊，我覺得，沒有一樣的事情那樣美。

漢姆萊特　這個傢伙幹這一行就沒有一點心肝，一面挖墳還一面唱？

赫拉修　慣了，在他看起來也就稀鬆平常了。

漢姆萊特　眞是這樣：不大勞動的手摸起來也就更柔軟些。

丑一　（唱）

但是老年啊，來了偷偷地，
　一把就把我抓在它手裏，
它把我不知不覺地送進了土，
　就好像從來沒有過我一樣。

〔扔上了一個骷髏頭。

漢姆萊特　這個骷髏頭從前也有過舌頭，也會唱：你看這混小子一下子就把它摜在地上，好像它是那第一個殺人的該隱的下巴骨頭似的！這也許還是個政客的腦袋呢，這笨小子一把就把它拿過來了：這個人從前也許都欺騙過上帝，是不是？

赫拉修　也許是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也許它是朝廷裏一個寵臣的頭，他也會說"早晨好，親愛的大人！你好嗎，親愛的大人？"這也許是我的某一位大人的頭，他稱讚過另一位大人的馬，而心裏却是想向他討這匹馬；是不是？

赫拉修　是啊，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當然，正會這樣：而現在却是屍蛆夫人的寶貨了：臉上的肉都不見了，叫這個看墳的拿個鏟子隨便地敲：祇要我們有能力明白這種道理，這種改變也眞有意思。這種骨頭現在怎麽連一個錢都不值了，祇能夠被人家當做玩意兒抛去的？想到這個連我的骨頭都在隱隱地作痛了。

丑一　（唱）

刨一刨，再鏟一鏟，
--一塊屍布還沒有爛：
哼唷，我來挖一個爛泥洞
給這個老客最中用。

〔又扔上一個骷髏頭。

漢姆萊特　又來了一個：這個是不是也許是個律師的頭？他的雄辯到哪兒去了，他的曲解，他的案件，他的地租法，還有他的手腕？他爲什麼現在竟肯情願忍受這一個粗漢子用骯髒的鐵鏟隨便敲他的頭，而不控告他的毆人罪呢？哼！這個傢伙也許在他生前還是個大規模的土地購買人，他拿着合同，拿着地契，動不動就要罰款，他要雙重担保，還要賠償損失；現在把他的漂亮的骷髏頭裏填滿了黃泥土，可就是他的罰款，賠償的賠償嗎？他的担保，雙重担保，怎麼除了一塊像兩張文書大的土地之外，就什麼都不再替他管了呢？他收買土地的地契連一口箱子都裝不下；而怎麼這產權的所有人竟什麼都沒有了呢，哈？

赫拉修　什麼都沒有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地契是不是用羊皮做的？

赫拉修　是啊，我的大人，也有牛皮的。

漢姆萊特　想依靠這種玩意兒來保證的，其實也不過是牛羊而已。我來問這個傢伙幾句話。這是誰的墳啊，漢子？

丑一　我的，大人。（唱）

哼唷，我來挖爛泥洞

給這個老客最中用。

漢姆萊特　我想倒也眞是你的，因爲是你在它裏頭。

丑一　你不在它裏頭，大人，所以不是你的：至於我，我雖然將來不呆在裏頭，它可是我的。

漢姆萊特　你怎麽不呆在裏頭，你旣在它裏頭又承認它是你的：可是爲了死人用的，又不是爲了活人用的；所以你除了呆在裏頭之外還是在扯謊。

丑一　這個謊倒是會扯，大人；這個謊是個活的，馬上就從我這裏跑到你那兒去了。

漢姆萊特　這個東西你是替什麽人挖的？

丑一　不是替什麽人挖的；大人。

漢姆萊特　那麽是替什麽女人挖的嗎？

丑一　也不是，也不是。

漢姆萊特　那麽又是把什麽人埋在裏頭？

丑一　這個人從前是個女人，大人；但是，上帝保佑，她現在已經死了。

漢姆萊特　這個傻瓜眞是絕透！我們說話眞得引經據典，不然可就把我們問倒了。上帝在上，赫拉修，這三年來我一直注意；這年頭眞是越來越精明強幹，鄉下人簡直都趕上城裏做官的人了，把他們脚跟上的凍瘡都踢痛了。你幹這挖墳的營生有多少時候了？

丑一　一年算到頭，一天也不空，我起頭幹這一行的日子，正是我們老王漢姆萊特打敗芳丁布拉斯的那天。

漢姆萊特　那又是多少時候？

丑一　你連這個也不知道？隨便什麽傻瓜都知道：就是小漢

姆萊特出世的那天；他這個人瘋了，被送到英格蘭去了。

漢姆萊特　是啊，眞個的，爲什麽把他送到英格蘭去呢？

丑一　爲什麽，是因爲他瘋了啊：到那裏他就會好的；不然，卽使他不好，在那裏也沒有多大關係。

漢姆萊特　爲什麽？

丑一　在那個地方人家看不出他是個瘋子；那裏的人都同他差不多。

漢姆萊特　他怎麽會變瘋的？

丑一　很希奇，聽人家說。

漢姆萊特　怎麽"希奇"法？

丑一　是啊，就是一下子把腦筋丟啦。

漢姆萊特　在什麽地方丟的？

丑一　當然嘍，就是在丹麥：我在這兒當看墳的，從小到大，已經足足三十年了。

漢姆萊特　一個人埋在土裏，要到多少年才爛？

丑一　說眞個的，若不是他還沒有死就已經爛了的話——我們現在有許多不中用的屍首，連個下葬禮都支持不到頭——他可以保留個八九年：皮匠可以支持九年。

漢姆萊特　他爲什麽比別人要長久些？

丑一　當然嘍，大人，因爲他幹的那行買賣，所以他的皮要比別人的厚得多，耐水得多；水這個東西是它媽的死屍的死對頭。你看這個骷髏頭，它在土裏已經有二十三年了。

漢姆萊特　這是誰的？

丑一　這是一個他媽的瘋子的：你猜它是誰的？

漢姆萊特　不知道，我不知道。

丑一　這個瘋小子簡直都該害一場瘟病！有一次他把一大杯紅酒倒在我的頭上。這個頭乃是約立克的骷髏頭，大人，就是從前國王的小丑。

漢姆萊特　這個？

丑一　就是這個。

漢姆萊特　讓我看看。（拿過骷髏）啊呀，可憐的約立克！我認識他，赫拉修；這個傢伙眞是天才俊逸，笑話無窮：他把我背在身上足足夠一千次；而現在叫我看着多麽面貌可憎！看着它我都要嘔出來了。這裏從前還有兩片嘴唇我也不知道親過多少次。你的笑話都到哪兒去了？你的蹦跳呢？你的歌呢？你的叫人意想不到的噱頭，常常叫一桌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一個都沒有了，都不能來嘲笑自己的這種醜樣子嗎？一個勁兒地拉長着臉嗎？現在請你到咱們夫人的臥室裏去吧，告訴她，就是她的粉搽得一吋厚，將來她也還是這副模樣；叫她去看着好笑吧。我請你，赫拉修，告訴我一件事。

赫拉修　什麽事，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你想那亞歷山大大帝在土裏是不是也是這副模樣？

赫拉修　當然也是。

漢姆萊特　也是這種氣味？呸！

〔嗅一下，拋骷髏。

赫拉修　當然也是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到得頭來，我們會變成多麽無聊的東西，赫拉修！我們的想像力爲什麽不能探索亞歷山大大帝屍骨的下落，而最後發現它原來已經在堵一個桶的窟窿呢？

赫拉修　若是這樣看法，那也就未免看得過分了。

漢姆萊特　不，一點也不過分；你祇要老老實實地那麽想，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譬如說：亞歷山大死了，亞歷山大埋了，亞歷山大變了土；土和了泥；我們用泥捏了一個桶塞子；爲什麽不可以把用他捏成的那個塞子拿去堵啤酒桶呢？

皇儀威嚴的愷撒，死了變成泥，
也許在堵一個窟窿把風避：
啊，這一塊泥，當年叫全世界的人發抖，
今天却在擋着冬天的風補一塊破牆頭！

但是住聲！不要說話！快站在一邊：國王來了。

〔僧侶數人，儀仗多人；歐菲麗婀的屍首被抬上，後隨萊阿提士及其他送葬的人；國王，王后，及其侍從，及其他人等繼續上場。

還有王后，許多貴臣：他們送的是誰？
怎麽這麽儀仗不全？這個表示
被他們送葬的人是用了無情的手
毀滅了自己的生命的：但也一定不是個普通的人。
我們且躲開一會，先注意看看。

〔與赫拉修退在一旁。

萊阿提士　還有什麽儀式嗎？

漢姆萊特　這是萊阿提士，一位很高尚的青年人：看。

萊阿提士　還有什麼儀式嗎？

僧一　我們已經盡我們一切所能的

儘量充實她的儀式了：她的死因是不明的；

所以，若不是那強有力的命令影響了教律，

她就該受不到聖禮就被埋在土裏

一直到天地的末日；她得不到慈悲的祈禱，

只有殘瓦，碎石與磚頭扔在她的身上：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准她戴上處女的花冠，

准她有處女的撒花禮節，有鐘聲與儀式

伴送她去長眠。

萊阿提士　怎麼，什麼別的都不能舉行？

僧一　　　　　　　　　　　　　　　　　不能舉行別的了：

我們若是對她也像對那些在和平當中安逝的

人們一樣，唱一首安魂詩，祝她安息，我們就會

糟蹋那種對於死者的禮節了。

萊阿提士　　　　　　　　　　　　　　把她放在土裏：

但願從她那美麗而純潔的肉體當中

開出鮮豔的花朵！我告訴你，刻薄而吝嗇的僧人。

當我的妹妹成爲持掌天事的天使的時候。

你還在地獄裏嗥叫呢。

漢姆萊特　　　　　　　　　　　什麼，是美麗的歐菲麗婭！

王后　（撒花）芳香的鮮花撒給芳香的人：永別了！

我本來希望你能成爲我漢姆萊特的妻子；

我本來打算親手裝飾你成婚的新床的，親愛的姑娘，

沒想到竟來在你的墳墓上撒花了。

萊阿提士　　　　　　　　　　啊，說不盡的毒恨

叫它狠狠又狠狠地落在那個該死的頭上，
他那個萬惡的罪行奪去了你的
最玲瓏的才智！且把泥慢點堆下，
先讓我把她再一次擁抱在我的懷裏。

〔跳進墳墓。

你們用泥土把死的同活的一起埋了吧，
你們要不住地往上堆，把這個平地
變成一座高山，要比那古老畢隆之巔同蔚藍的
奧林匹斯高峯還要崇峻。

漢姆萊特　（走向前）他是誰，他把悲哀說得那麼動人
那麼沉痛？他訴苦的言語
叫天上的游星聽了都會躊躇不前
像聽故事入迷的人們一樣。我就在這兒，
丹麥人漢姆萊特。

〔跳進墳墓。

萊阿提士　叫你的魂靈去見鬼！

〔用力揪住。

漢姆萊特　　　　　　　　　　你這禱告可不靈。

我請你，把你的手指從我的喉嚨上拿開；
因爲我雖然並不魯莽也不喜歡發怒，
但是在我的身上現在可有些危險的成分，
你若是聰明就該具有戒心。放開你的手！

國王　把他們兩個拉開。

王后　　　　　　　　　　漢姆萊特，漢姆萊特！

全體 兩位大人，——

赫拉修 我的好大人，冷靜一點。

〔侍從們將兩人拉開，都跳出了墳墓。

漢姆萊特 好麼，我可以爲了這個題目同他打

一直打到我的眼皮都抬不起來的時候。

王后 啊，我的兒子，什麼題目？

漢姆萊特 我愛歐菲麗婭：四萬個哥哥，

把他們的愛加在一起，都趕不上

我所有的那樣多。你能替她幹什麼？

國王 啊，他瘋了，萊阿提士。

王后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讓他一點。

漢姆萊特 該死的，告訴我你能替她幹什麼？

你能哭？你能打架？你能絕食？你能把自己撕爛？

你能喝一碗濃醋？吞一條鱷魚？

我都能。你可是到這裏來哇哇地叫？

故意跳到她的墳裏去丟我的臉？

跟她一塊把你自己活埋，我也辦得到：

還有，若是叨嘮什麼山，就叫他們

把千百萬畝的土地都壓在我們身上，

叫我們的墳頭一直碰到那火紅的太陽，

叫奧薩山變成一個小泡泡！還有，你要信口開河，

我的本領比你一點也不差。

王后 這完全是瘋話：

他這個瘋病一會兒像這樣支配着他；

過一會兒，他就又會像那溫馴的雌鴿似的，

當她那金黄色的一對鷂鴿已經孵出的時候，
他立刻就匍伏着不作聲了。

漢姆萊特 你聽我說，大人；

你這樣對付我究竟是爲了什麼理由？
我一直愛你：但是這也沒有關係；
不管赫克列斯大神有多少天大的本領，
貓總是要咪咪地叫，狗也是要汪汪地咬的。

〔下。

國王 我請你，好赫拉修，你去當心他。（赫拉修下）
（對萊阿提士）你記住咱們昨天晚上談的話，忍耐一會
我立刻就去動手佈置這件事。
好葛特魯德，叫個人去看好你的兒子。
這個墳上要有一座永遠紀念的墓碑：
不久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時的安靜，
在那時以前，我的工作還得耐心地進行。

〔同下。

第二場 宮中的大廳裏

〔漢姆萊特及赫拉修同上。

漢姆萊特 這件事已經講了許多，先生：現在你再聽另一件；
你把這種情形都記住了？

赫拉修 記住了，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先生，那時候在我的心裏有一種鬥爭
叫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我躺在那裏的心情

比死囚們的造反念頭還要亂。魯莽地幹一下，
魯莽有時候也有魯莽的好處，我們應該承認，
在我們的深謀遠慮行不通的時候，冒失一下
有時候對我們也大有好處；我們應當明白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主持我們的方向，
不管我們怎樣的琢磨盤算。

赫拉修 這倒也不假。

漢姆萊特 我起來走出了艙，
把航海的衣裳裹在身上，在黑暗當中
我摸索着找到了他們的艙房；達到了目的，
我搜了他們的公文袋，立刻就悄悄地
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的胆子更大了，
因爲不放心也就顧不了禮節，我拆開了
他們的國王大命；我在這兒發現，赫拉修，——
啊好一個下賤的國王！—— 一道明明白白的使命，
裝飾着許多各種各樣的理由，
還關心着丹麥王與英格蘭王的健康，
其中，嚇！說我活在世上有多少危險要做多少怪，
所以叫他在見信之後，不可稍有停留，
不可以，甚至連磨利斧頭的時間都不必有，——
立刻就把我的腦袋砍掉。

赫拉修 可能的嗎？

漢姆萊特 命令就在這裏：你有空的時候再仔細看。
不過，你現在可打算聽聽我是怎樣進行的嗎？

赫拉修 請你講。

漢姆萊特　我既然似這樣被陰謀詭計所包圍，——
在我還來不及在腦中做準備的工作，
它就開始了活動，——我馬上就坐下；
起草了一道新使命；寫得極爲工整：
我從前曾有過一種想法，同我們的政治家似的，
以爲字跡工整是下等人幹的事，而且我還曾努力
把這一套本事忘掉；但是，先生，現在
它却替我幹了一件好事：你可要知道
我寫了些什麽內容嗎？

赫拉修　　　　　　要的，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我寫下了國王的懇切的要求，
既然英格蘭王是他忠實的進貢的藩屬，
既然他們之間的友愛如棕櫚一般的密厚，
既然和平仍然佩戴着它茂盛的花環
在他們的友好之間仍起着連繫的作用，
以及許多其他如此重要的"既然"，
所以，就請他在看見了這封書信的內容之後，
不必再事遲延，不論多少，
馬上就把這兩個送信的人處死，
懺悔的時間都不許有。

赫拉修　　　　　　這封信怎麽蓋印的呢？

漢姆萊特　是啊，就是這件事也都可以說是自有天意。
在我的口袋裏還藏着我父親的一枚印記，
這本來是丹麥王璽的模型：
把我所寫的按照原信一模一樣地摺起；

寫上了姓名;蓋上了印;就把它安放在原處,
這個偷換誰也不知道。然後,第二天,
就是那場海戰;至於後來的一切經過
你已經知道了。

赫拉修 這樣基爾敦司登同羅森克蘭茲就去送死了。

漢姆萊特 當然,朋友,誰叫他們愛上這件差使;
他們並不能使我的良心有愧;他們倒霉
祇是他們自作聰明的自然結果:
在兩個強大的敵手之間,一刀一槍地
認眞幹起來的時候,一個小人物要去插身其間
那才叫做危險。

赫拉修 眞的,這算是個什麼國王!

漢姆萊特 你想想看,我現在是不是該這樣——
他這人殺了我的父王,姦淫了我的母親;
強擠進來,把我的希望同我的承繼之權隔斷;
還要遠遠地放一根長綫去陷害我的性命,
而且還用這種毒計——用這一隻手要了他的命,
於良心又有何愧?如果還是放任
我們天性中的這種惡毒再去爲非做歹,
豈不是該詛咒的事?

赫拉修 這件事在那裏的下場如何,
他不久一定可以從英王那裏得到消息。

漢姆萊特 不會很久的:但是這當中的時間却是屬於我的;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眞是朝露一般。
但是我非常難過,好赫拉修,

我對萊阿提士太沒有禮貌；

因爲，根據我心裏的痛苦，我完全能夠

瞭解他的心情：我要找他去陪個禮：

不過，眞的，他那種悲哀的狂妄勁兒，

却叫我不禁大怒起來。

赫拉修 輕些！是誰來了？

〔奧司力克上。

奧司力克 非常歡迎你大人回到丹麥來。

漢姆萊特 我非常感謝你，大人。你可認識這隻水蚱蜢？

赫拉修 不認識，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那你的情況就有福氣多了，因爲認識了他簡直就像生了瘡。他有許多土地，而且都很肥；還是叫個畜牲去做畜牲的主人吧，他餵牲口的槽子都搬到國王的廚房裏來了：這是一隻八哥，但是我剛才說過，他的骯髒土地可是不少。

奧司力克 親愛的大人，如果你大人有空，我有點事要替他陛下向你傳達。

漢姆萊特 我一定接受，大人，用我全部精神的勤快勁兒。把你的帽子派個正經的用場吧；它是爲了戴在頭上的。

奧司力克 我多謝你大人，天氣很熱。

漢姆萊特 不，我不騙你，很冷；吹的是北風。

奧司力克 是的，大人，相當的冷。

漢姆萊特 不過我以爲倒是有點悶， 有點熱， 也許是我的臉——

奧司力克 對極啦，我的大人；眞是悶熱極啦，一點不錯——

我也說不出來是怎麼回事。不過，我的大人，他陛下吩咐我來告訴你說他在你的身上押下了一筆大賭注：大人，就是這件事——

漢姆萊特 我請求，不要忘記——

〔漢姆萊特教他戴上帽子。

奧司力克 不用，我的好大人；眞的，我這樣自在些。大人，在我們宮裏新近來了一位萊阿提士；請相信我的話，他是一位絕無僅有的上等人物，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優點，待人溫和，儀表非凡：眞是不錯，把他說得再親切一些，他乃是上等人物當中的招牌與封面脚色，因爲你可以在他身上發現一個上等人物所當具備的一切條件。

漢姆萊特 大人，他的優點不會因爲你就受到損失；雖然，我知道，把他這個人一條條地敍述都會叫人們的數字觀念混亂，而且因爲他的優點接踵而來，數的人總要應接不暇的。不過，爲了稱讚確鑿起見，我認爲他乃是一位具有偉大條件的人物。他有非常可貴與難得的品質，如果把他據實形容，同他一樣的祇有他鏡子裏頭的人，誰若是想摹倣他，誰也祇不過是他的影子罷了。

奧司力克 你大人談起他來眞是絲毫不假。

漢姆萊特 什麼意思，大人？我們爲什麼用我們那種粗魯的言語來糟蹋這位上等人物呢？

奧司力克 大人？

赫拉修 這個意思沒有方法用另外一種話來說嗎？你會用的，大人，一定會的。

漢姆萊特 提到這位先生究竟是什麼用意？

奧司力克　關於萊阿提士嗎？

赫拉修　他的口袋已經空了；所有準備好的漂亮話都說完了。

漢姆萊特　是他，大人。

奧司力克　我知道你不是不知道——

漢姆萊特　我但願你知道，大人；但是，說眞的，就是你知道，也不會對我有多少好處。怎麽樣，大人？

奧司力克　你不是不知道萊阿提士有多麽大的優點——

漢姆萊特　我不敢承認這個，就是怕同他比優點；不過，要淸楚地知道一個人，還是要先瞭解他自己。

奧司力克　我的意思，大人，是指他的兵器；若不是那些人故意地毀謗他，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全世無敵的。

漢姆萊特　他用什麽兵器？

奧司力克　劍同匕首。

漢姆萊特　這是他的兩種兵器：但是，又怎樣。

奧司力克　大人，國王同他賭下了六匹巴巴利的駿馬：對於這個，據我知道，他也賭下了六把法國造的寶劍同短刀，配件一應俱全，譬如皮帶，帶鈎等等；其中有三副架子，眞是不含胡，想想都夠瞧的了，同那些劍柄非常配襯，精雕細刻，眞正是花樣翻新。

漢姆萊特　你說的架子是什麽？

赫拉修　我知道你在完事之前就得先翻一下註解的。

奧司力克　架子，大人，就是帶鈎啊。

漢姆萊特　你用的這個詞兒，若是我能在身邊架上一尊大砲，就更妥貼了：我但願到了那時候還是帶鈎。不過，你

說吧：六匹巴巴利的駿馬對六把法國造的寶刀，配件俱全，還有三副花樣翻新的架子；這眞是法國人同丹麥人打的賭。這是爲了什麽"賭下的"像你說的？

奧司力克 大人，國王賭下了這個的時候，大人，他說你若是同他交手十二個回合，他絕不能勝你三個回合：而他呢却在十二個回合裏賭贏九個；這件事，若是你大人肯答應的話，馬上就可以試行。

漢姆萊特 我若是說個"不"，又怎樣？

奧司力克 我想就是說，我的大人，你本人去同他較量一下。

漢姆萊特 大人，我要在這大廳裏散步：若是他陛下高興，這本來就是我活動血脈的時間；就把兵器拿來，若是那位上等人物願意，國王的主意也沒有改變，那麽我就盡我所能的替他贏來這個賭注；如果不能，我也沒有什麽別的，衹是丟個臉，挨上幾下子。

奧司力克 我能就這樣去替你回報嗎？

漢姆萊特 就這樣，大人，再隨便照你的天性加上些什麽花巧都行。

奧司力克 我向你大人表示我的忠誠。

漢姆萊特 不客氣，不客氣。（奧司力克下）他自己說他忠誠倒是很對；絕沒有別的人肯替他幹這種事。

赫拉修 這個野鴨子這回才算頂着殼子跑了。

漢姆萊特 他在吃奶之前都要先向奶頭作個揖。他們這種人——在這種亂七八糟的年頭，這種人眞是多得數不盡——衹是學會了流行的一種皮毛，見了面完全是一套外表；這一種浮華而不實的本領，就叫他們在這最矯

揉造作，自以爲高明的人羣當中浮上沉下；你祇要把它們拿來試吹一下，那泡泡就全都破了。

〔貴紳一人上。

貴紳　我的大人，他陛下叫小奧司力克來問候你，他去回話說你在大廳裏候他：他特地再打發我來請問，你是願意立刻同萊阿提士玩兩下呢，還是要再過一個時候。

漢姆萊特　我的話是說了就算的；祇看國王怎樣吩咐：如果他認爲妥當，我也沒有意見；現在也好，將來也可以，祇要我還同現在一樣能夠走動。

貴紳　國王，王后同許多別的人都在走過來了。

漢姆萊特　好得很。

貴紳　王后希望你在同萊阿提士交手之前，要用和氣相待。

漢姆萊特　她給我的意見很好。

〔貴紳下。

赫拉修　你這個比賽要輸的，我的大人。

漢姆萊特　我想倒也不見得；自從他去法蘭西以後，我一直不停地在練習；我可以在次數上得勝。可是你眞不知道我這心裏有多麽難過：但是也不去管它了。

赫拉修　可是，我的好大人，——

漢姆萊特　這是一件蠢事；不過這一種患得患失的念頭也許會叫女人家的心思不定。

赫拉修　如果你心裏不喜歡什麽，還是照着它辦才是，我可以去攔住他們，不叫他們到這兒來，我可以說你不舒服。

漢姆萊特　用不着；我要決心反抗預兆：一隻麻雀要死都是

冥冥之中自有天數。如果該是現在，就不會是未來；如果不是未來，那麽就是現在；如果不是現在，它遲早也還是要來的：什麽時候都是一樣；既然一個人死了什麽都帶不走，早一點晚一點又有什麽關係？就這樣吧。

〔國王，王后，萊阿提士，大臣多人，奥司力克及侍從多人拿着劍等上。擺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幾大杯酒。

國王 來，漢姆萊特，來，你握住我給你的這隻手。

〔國王將萊阿提士的手交給漢姆萊特握住。

漢姆萊特 請你原諒我，大人：我對你不起；
你既是位高尚的人物，就請你原諒吧。
這裏在場的人都知道，
你也一定聽見人說過，我是怎樣地
被一種痛苦所折磨。凡是我的行爲
粗暴地傷害了你的孝心、榮譽同意見的
地方，我都在這裏鄭重地宣佈是由於瘋狂。
傷害萊阿提士的是漢姆萊特嗎？絕不是漢姆萊特：
如果漢姆萊特在迷失了本性的時候，
在他自己也什麽都不知道的時候對不起了萊阿提士，
那麽就不能算是漢姆萊特幹的，漢姆萊特也否認它。
那麽又是誰幹的呢？是他的瘋狂：倘是如此，
漢姆萊特也是被侮辱了的一部分；
他的瘋狂才是可憐的漢姆萊特的死敵。
大人，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
請容許我鄭重否認，請在你最大方的思想裏
也開脫我的罪過，我絕無意於誠心作惡，

我衹是從房背後射了一支箭
誤傷了我的兄弟。

萊阿提士　在孝心方面我已經滿意，
它的動機，在這件事情上，本當最激動我
前去報仇：但是在我的名譽攸關方面
我暫且不置可否，我還不能接受和解，
我還要等着有幾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出來
聽取我的申訴並且要有這樣和解的先例，
使我的名譽完整無缺。不過在那時以前
我就先把你的友誼當做友誼來接受
而絕不把它輕視。

漢姆萊特　我毫無保留地擁抱它，
而且我要坦白地同你兄弟一般地贏這個賭注。
把傢伙給我們拿來。來吧。

萊阿提士　來，給我一把。

漢姆萊特　我來當你的配襯，萊阿提士：在我的拙劣當中，
你的技藝，會像漆黑的夜空裏面的一顆亮星，
眞的會閃出火來的。

萊阿提士　你開我的玩笑了，大人。

漢姆萊特　絕不是，我舉手起誓。

國王　把傢伙給他們，小奧司力克。漢姆萊特姪兒，
你知道下的什麽賭注嗎？

漢姆萊特　很淸楚，我的大人；
你大人是把注子押在實力太差的這一邊了。

國王　我不担這個心思；你們兩個的本領我都見過：

不過他旣然技高一着，所以我們也就先讓了分。

萊阿提士 這一把太重了；再給我一把試試看。

漢姆萊特 這一把對我很稱手，這些傢伙的長短都一樣嗎？

〔準備鬥劍。

奧司力克 是的，我的大人。

國王 替我在那桌子上斟幾大杯酒。

如果第一下或第二下就是漢姆萊特的彩，

或是在第三個回合上他就能夠回敬，

就叫城頭上的大砲一齊成排開放；

我國王要爲了漢姆萊特更好的身手而開懷暢飲；

他同時還要在這杯裏放下一顆明珠，

比那丹麥的四代君王在他們王冠上所鑲的

還要珍貴。把杯子都拿來給我；

把小鼓敲起來傳信給號角，

號角再傳信給外面的砲手，

大砲傳給天，天再傳給地，

說"現在國王爲漢姆萊特乾杯了！"來吧，開始；

喂你們，裁判員，眼睛睜大些。

漢姆萊特 先請，大人。

萊阿提士 你請，我的大人。

〔動手。

漢姆萊特 一下。

萊阿提士 沒有。

漢姆萊特 裁判員，

奧司力克 是一下，很清楚的一下。

萊阿提士　　　　　　　　　好；再來。

國王　慢點；拿酒來。漢姆萊特，這顆珠子賞給你。

祝你健康。

〔號角聲，大砲聲在幕後齊鳴。

給他也來一杯。

漢姆萊特　我先來完這一回合；在邊上先放一會。

你請。（又動手）又一下；你說怎麼樣？

萊阿提士　碰了一下，碰了一下，我承認。

國王　咱們的兒子要贏了。

王后　　　　　　　　　　他太胖，氣都喘不過來了。

來，漢姆萊特，拿我的手帕去，擦擦頭上的汗：

王后也爲了你的好運喝上一杯，漢姆萊特。

漢姆萊特　好夫人！

國王　　　　　　　葛特魯德，你不要喝。

王后　我要喝，我的大人；我請你，答應我。

國王　（自語）這一杯酒有毒；太遲了。

漢姆萊特　我還不敢喝，夫人；等一等。

王后　你過來，讓我替你擦擦汗。

萊阿提士　我的大人，我現在要刺中他了。

國王　　　　　　　　　　　　　　　我想你未必。

萊阿提士　（自語）但是這簡直有點違背我的良心。

漢姆萊特　來吧，第三個回合，萊阿提士：你衹在耍着玩；

我請你，用你最大的本領進攻吧；

我都担心你是拿我當個飯桶呢。

萊阿提士　你說這種話？來吧。

〔又動手。

奧司力克　沒有，兩面都沒有。

萊阿提士　現在給你一下子！

〔萊阿提士刺傷漢姆萊特，接着，在一陣紊亂中，兩人互換了劍，漢姆萊特又刺傷了萊阿提士。

國王　把他們分開；他們認眞動火了。

漢姆萊特　好說，來啊，再來。

〔王后倒在地上。

奧司力克　快看那邊王后，喂！

赫拉修　他們兩邊都流了血。你怎麽樣，我的大人？

奧司力克　怎麽樣了，萊阿提士？

萊阿提士　怎麽，同一隻木雞似的被我自己的陷穽捉住了，
奧司力克，我是罪有應得被我自己的陰謀送了命了。

漢姆萊特　王后怎麽回事？

國王　她看見他們流血就暈倒了。

王后　不是，不是，是酒，酒，——啊我親愛的漢姆萊特，——
那杯酒，那杯酒！我被人下了毒藥了。

〔死去。

漢姆萊特　啊該死的罪惡！嗨！把大門鎖起來：
陰謀暗算的東西！把他找出來。

〔萊阿提士倒在地上。

萊阿提士　就在這裏，漢姆萊特：漢姆萊特，你也沒命了；
全世界上的任何一種靈藥都不能把你救活，
你現在至多也活不到半個鐘頭；
那陰險害人的傢伙就在你的手裏，

兇勢未煞，塗滿着毒：這件汚濁不名譽的事
現在也害了我自己；你看，我倒在這裏，
我不能再站起來了：你的母親是被毒死的：
我不能再說話了：國王，都是國王的壞主意。

漢姆萊特　這把劍尖上也塗了毒！
那麽，毒，你就去發作吧。

〔刺中國王。

全體　造反了！造反了！

國王　啊，朋友們，保護我；我祇是受了一點傷。

漢姆萊特　這個，你亂倫的，陰謀陷害的，罪該萬死的丹麥王，
你把這一半給我喝下去：你的珍珠還在裏頭嗎？
跟我的媽媽去吧。

〔國王死去。

萊阿提士　他這是罪有應得；
這是他自己親手調製的毒藥。
高貴的漢姆萊特，請你也饒恕我吧：
我與我父親的死不能歸罪於你，
而你的也不要歸罪於我啊！

〔死去。

漢姆萊特　老天爺開脫你的這個罪過！我也就跟你來了。
我要死了，赫拉修。可憐的王后，永別了！
你們這些看着這種場面而臉色發白全身發抖的人們，
那些祇是這齣戲的不開口的或是旁觀的人們，
如果我還能夠有時間——死亡之神，這個無情的酷吏，

逮捕起人來眞是毫不客氣——啊,我能告訴你們——
但是算了吧。赫拉修,我要死了;
你還活着;把我同我的緣由正確地
告訴給那些不明眞相的人們。

赫拉修 你不要自欺了:
我不僅是個丹麥人,而且還更是個古羅馬人:
這裏還剩下一點酒。

漢姆萊特 你既然是個男子漢,
把杯子給我:放手;蒼天在上,我一定要。
唉,好赫拉修,假使事情就這樣不清不楚的,
在我死後,我要留下一個多麼不光榮的名聲啊!
如果你曾在過去眞心愛過我,
就請你暫時放棄你升天的幸福,
在這無情的世界裏再痛苦地活一些時候,
傳達我的事蹟。

〔遠遠有步伐行進聲,幕後砲聲。

這是什麼雄壯的聲音?

奧司力克 是年輕的芳丁布拉斯,征服了波蘭歸來,
現在向英國的大使們發放這一排
雄壯的砲聲。

漢姆萊特 唉,我死了,赫拉修;
這有力的毒藥完全控制了我的精神:
我不能活下去聽見英格蘭來的消息了;
但是我敢預言選擇的結果一定落在
芳丁布拉斯的身上:我臨死也投他一票;

你告訴他這些，還有其他的經過，或多或少的，
它們都承你的情了。剩下的就是永遠的緘默了。

〔死去。

赫拉修　一顆高貴的心裂了。安息吧，親愛的王子，
成羣結隊的天使們歌唱着送你去長眠！

〔幕後進軍聲。

鼓聲怎麼到這裏來了？

〔芳丁布拉斯上；英格蘭使臣數人，鼓旗俱全，侍從多人同上。

芳丁布拉斯　這件事在哪裏？

赫拉修　　　　　　　　　你要看的是什麼事？
如果是什麼痛苦或駭人的事，你就不必再找了。

芳丁布拉斯　這一堆屍首眞像開始了大追殺。啊得意的死神，
在你那永恆的陰穴裏行將擺上一桌多麼豐盛的宴席啊，
你出來打一場獵就血淋淋地帶回去了
這許多帝王之尊的人物？

使臣一　　　　　　　　　這情景眞是悽慘；
我們從英格蘭趕來辦的事一步來遲：
接見同聽取我們的人已經兩耳失靈，
我們也無法告訴他說他的命令已經遵行，
羅森克蘭玆同基爾敦司登已經處死。
又有什麼人來酬謝我們呢？

赫拉修　　　　　　　　　就是他有生命
能夠謝謝你們，他也不會這樣說的：

他從來就沒有下過命令把他們處死。
不過既然，你們很巧地碰上了這件流血的事，
你從波蘭的戰場上，你們從英格蘭，
來到了這裏，就請你們下令把這些屍體
都高高的安放在一座平台上由衆人觀看；
然後再由我對那些還不知道眞相的人們
說明這些事情的原委：這樣你們就可以聽到
荒淫縱慾，血腥的與亂倫的行爲，
偶然意外的判斷，不留心的殺人，
用陰謀詭計與人爲的動機所造成的死亡，
同時，到一切結束的時候，又弄錯了目標
反而殺死了策劃的人：這一切
我都能據實報導。

芳丁布拉斯　　　　趕快講給我們聽聽，
把最尊貴的人物全都去召來。
至於我，我將以悲哀的心情接受我的好運：
在你們這個王國裏，我還有些傳統的權利，
現在既然給我機會我就要申請利益了。

赫拉修　關於這個，我也有話要說，
而且出自他的口裏這就更有分量：
但是在這人心惶亂的時候，還是
把這件事馬上辦了；若不然唯恐會造成
更多的錯誤同不幸。

芳丁布拉斯　　　　請四位隊長
抬起漢姆萊特，同軍人一樣，到高台上去；

因爲假使他登基爲王，他很可能
成爲一位聖明的君主：同時，在他經過的時候，
軍人的音樂與戰爭的典禮
要爲他震天地響起。
把屍首都抬起來：這樣一副景像
同戰場倒配襯，擺在這裏眞不像樣。
走吧，吩咐兵士們鳴砲。

〔死亡進行曲。抬着屍首，同下。幕後禮砲齊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九日晚重譯畢；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　　覆校；
一九五三年十月卅一日　　三校。

Willian Shakespeare

Hamlet

根据 The Cambridge Edition Text,
Blackiston Co. 1944 年版本译出

汉姆莱特

〔英〕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08,000
1979 年 7 月新 1 版 197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册
(原新文艺版)

书号：10188·101 定价：0.46 元

封面设计：陈锡奎

书　号：10188·101

定　价：　0.46 元